

古 都

春之花

千重子发现枫树的老干上，紫花地丁含苞吐蕊了。

“哦，今年又开花了。”千重子感到了春的温馨。

在市内这方狭小的庭院里，这棵枫树显得特别大，树干比千重子的身腰还粗。树皮又老又糙，长满青苔，当然同千重子那婀娜的腰枝无可比拟……

枫树的树干，齐千重子腰际的地方，略向右弯，到她头顶上面，愈发弯了过去。而后，枝叶扶疏，遮满庭院。长长的枝梢，沉沉地低垂。

在树干曲屈处的稍下方，似乎有两个小洼，紫花地丁就长在两个洼眼里。而且，逢春必开。自千重子记事时起，树上便有这两株紫花地丁了。

上面一株，下面一株，相距一尺来远。正当妙龄的千重子常常寻思：

“上面的紫花地丁同下面的紫花地丁，能相逢不？这两枝花彼此是否有知呢？”说紫花地丁“相逢”咧，“有知”咧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

每年春天花开不过三五朵。可是，到了春天，就会在树上的小洼眼里抽芽开花。千重子在廊下凝望，或从树根向上看去，时而为这紫花地丁的“生命力”深自感动，时而又泛起一阵“孤寂之感”。

“长在这么个地方，居然还能活下去……”

到店里来的顾客，赞赏枫树长得美的有之，却几乎无人留意紫花地丁开花。苍劲粗实的树干上，青苔一直长到老高的地方，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格外显得端庄古雅。而寄生其上的紫花地丁，自然不会博得别人的青睐。

然而，蝴蝶有知。紫花地丁开花时，千重子发现双双对对的小白蝴蝶，低掠过庭院，朝枫树干迳直飞近紫花地丁。枫树枝头也正在抽芽，带点儿红，只有一丁点儿大，把翩翩飞舞的白蝴蝶衬映得光鲜夺目。两株紫花地丁的枝叶和花朵，在枫树干新长的青苔上，投下疏淡的影子。

这正是花开微阴，暖风和煦的春日。

直到白蝴蝶一只只飞去，千重子仍坐在廊下凝望枫树干上的紫花地丁。

“今年又在老地方开花，真不容易呀。”她独自喃喃，几乎要脱口说了出来。

紫花地丁的下面，枫树根旁竖了一盏旧的石灯笼。灯笼腿上雕了一座人像。记得有一次，父亲告诉千重子说那是基督。

“不是圣母玛丽亚么？”千重子当时问道。“有座大的和北野神社里供的天神像极了。”

“据说这是基督。”父亲肯定地说：“手里没抱婴儿么。”

“哦，当真……”千重子点了点头。接着又问：“咱家祖上有人信教么？”

“没有。这盏灯大概是设计庭园的师傅，要么是石匠搬来安在这儿的。灯也没什么稀罕。”

这盏基督雕像灯笼，想必是从前禁教时期造的。石头的质地粗糙易脆，上面的浮雕人像，经过几百年的风吹雨打，已经毁损残破，只有头脚和身子依稀看出个形影来。恐怕当初的雕工也很简陋。长袖几乎拖到下摆处。双手似乎合十，手腕那里略微凸出，辨不出是什么形状。印象之间，与菩萨和地藏王是截然不同的。

这盏基督雕像灯笼，不知从前是为了表示信仰，抑或是用来

当作摆饰，标榜异国情调？如今因其古色古香，才搬到千重子家店铺的院子里，摆在那棵老枫树脚下。倘使哪个来客发现了，父亲便说：“那是基督像”。至于店里的顾客，难得有人留心大枫树下的旧灯笼。即或有人注意到，院子里竖上一二盏灯，本是司空见惯的事，谁也不会去看个仔细。

千重子的目光从树上的紫花地丁向下移，看着基督像。千重子上的不是教会学校，但她喜欢英语，常出入教会，读《新旧约全书》。可是，给这盏灯笼供花点烛，却似乎有点不伦不类。灯笼上哪儿都没雕十字架。

基督像上面的紫花地丁，令人联想起圣母玛丽亚的心。于是，千重子从基督雕像灯笼抬起眼睛，又望着紫花地丁。——蓦地，她想起养在旧丹波瓷壶里的金钟儿来。

千重子养金钟儿，比她最初发现紫花地丁在老树上含苞吐蕊要晚得多，也就这四五年的事，在一个高中同学家的客厅里，她听见金钟儿叫个不停，便讨了几只回来。

“养在壶里，多可怜呀！”千重子说。可是那位同学却说总比养在笼子里白白死掉强。据说有些寺庙养了好多，还专门出售金钟儿的子。看来有不少同好者呢。

千重子养的金钟儿如今也多起来了，一共养了两只旧丹波壶。每年不迟不早，准在七月初一前后孵出幼虫，八月中开始鸣叫。

只不过它们出生、鸣叫、产卵、死亡，全在又小又暗的壶里。但是壶里可以传种，也许真比养在笼子里只活短暂的一代强。全然是壶中讨生活，壶中亦别有天地。

千重子也知道，“壶中天地”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故事。说是壶中有琼楼玉宇，珍馐美酒，完全是脱离尘世的化外仙境。是许多神仙传奇故事中的一个。

然而，金钟儿却并非因为厌弃红尘才住进壶里的。它们虽然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身在壶中，却不知所处何地，就那么苟延残喘下去。

顶叫千重子惊讶的，是要不时往壶里放入新的雄虫，否则同是一个壶里的金钟儿，繁衍的幼虫又弱又小。因为一再近亲繁殖的缘故。所以，为了避免这情形，一般养金钟儿的人，彼此经常交换雄虫。

眼下正是春天，不是金钟儿引亢的秋天。可是，千重子从紫花地丁今年又在枫树干的洼眼里开花，联想到壶里的金钟儿，这两件事并不是毫不相干的。

金钟儿是千重子给放进壶里的，而紫花地丁又为什么会长在这样一个局促的地方呢？紫花地丁业已开花，金钟儿想必来年也会繁殖鸣叫的吧？

“难道是自然赐予的生命么……”

千重子将春风拂乱的鬓发掠到耳后。心里一面同紫花地丁和金钟儿相比较：“那么我自己呢……”

在这万物勃兴的春光里，瞧着这小小的紫花地丁的，怕也只有千重子了。

听见店里有动静，大概正在开午饭。

千重子应邀要去赏樱花，也该去梳洗打扮起来了。

昨天，水木真一打电话给千重子，邀她上平安神宫去赏樱花。真一有个同学半个月来，天天在神宫门口查票。真一听他说，眼下正是花事最盛的时节。

“好像派人专门守望在那儿似的，这消息最确实不过了。”说着，真一低声笑了起来。真一低低的笑声，声音很美。

“恐怕他会瞧见我们的。”千重子说。

“他是把门的呀。谁都得从把门的跟前过嘛。”真一又笑了两声。“你若不愿意，咱们就分头进去，到院子里的樱花下碰头好了。那儿的花即使一个人赏，也看不厌的。”

“那么，你就一个人去赏花，岂不更好？”

“好固然好，万一今晚下了大雨，花事凋零，我可不管。”

“那就看落花的风情罢。”

“雨打泥污的落花，难道还有什么风情可言？这就是你所谓的落花……”

“你真坏！”

“到底谁坏……”

千重子换上一件不显眼的和服，走出家门。

平安神宫以“时代祭”而著称，明治二十八年（1895年），为纪念一千多年前桓武天皇奠都京都修建的，所以殿堂不显得陈旧。据说大门和前殿是仿当年平安京的应天门和太极殿。右有桔树，左有樱花。从1938年起，将迁都东京之前的孝明天皇，也同历代天皇一起在这里祭祀。在神前举行婚礼的人也不在少数。

最美的，莫过于一簇簇红垂樱，装点着神苑。如今真可谓“除了此地樱花，无以代表京洛的春天”。

千重子走进神苑的入口，便见樱花满枝，姹紫嫣红，觉得赏心悦目。“啊，今年又看到京都的春天了。”她伫立着凝视樱花。

然而，真一在哪儿等她呢？难道还没有来不成？千重子打算找到真一后再看花，便从花丛中走下缓坡。

真一正躺在下面的草地上闭目养神，两手交叉枕在头下。

千重子万没想到，真一会躺在那儿。真讨厌。居然躺着等年轻姑娘。倒不是千重子觉得受了羞辱，或者是真一没有礼貌，而是他那么躺着就不顺眼。在千重子的生活里，难得见到睡着的男人，所以有点看不惯。

在大学校园里，大概真一也常和同学一起在草坪上，或支肘侧卧，或仰天而躺，谈笑风生。他此刻的样子，不过是一种习惯姿势罢了。

真一的身旁，坐着四五个老婆婆，摊开提盒，正悠闲自在地谈天说地。想必真一感到她们仁厚和蔼，就坐在一旁，而后才躺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了下去。

这么想着，千重子微微笑了，但是面颊上也跟着飞起一片红晕。她不去惊动真一，只一味站在那里。终于，抬脚从真一身旁走开了……千重子确实从未见过男人的睡相。

真一的学生服穿得整整齐齐，头发梳得光光溜溜。长长的睫毛合在一起，看来依然像个少年。可是，千重子正眼也没瞧他一下。

“千重子！”真一叫住她，站了起来。千重子陡然着恼起来。

“睡在那儿，多不雅观！过路人都看着你呢。”

“我没睡呀。我知道你来了。”

“你真坏。”

“我想，要是不喊你，看你怎样。”

“你看见我，还装睡，是么？”

“我心里在想，进来的这位小姐多幸福啊！不觉感到有些悲哀。而且，还有些头痛……”

“我？我幸福？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头痛么？”

“不，已经不痛了。”

“脸色看着不大好。”

“不，没什么。”

“简直像把宝刀似的。”

真一不大听人说，自己的脸“像把宝刀”。千重子这么说，却还是头一次听到。

每逢别人这么说他，正是一股激情涨满他的胸臆之时。

“放心，宝刀不砍人。而且，这儿又是樱花树下”真一笑着说。

千重子登上缓坡，往回走到回廊的口上。真一也离开草坪，

跟了过来。

“这些花真想全看一遍。”千重子说。

站在回廊西口，望着一簇簇红垂樱，顿时使人感到春意盎然。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春天呀！连纤细低垂的枝头，也开满了嫣红的重瓣樱花。樱花丛中，与其说是花开树上，看起来倒像枝丫托着繁花朵朵。

“这儿的樱花，我最喜欢这棵树上的。”千重子说着，带真一走到回廊另外一个拐弯处。那儿有棵樱花树，格外显得花繁叶茂。真一也站在一旁，望着那棵樱花。

“仔细看上去，颇有些女性的风韵，”真一说。“纤细低垂的枝丫，以及枝丫上的花朵，那么柔媚又那么丰满……”

重瓣樱花，朵朵都红中带紫。

“我从未想到，樱花竟这么富有女性风度。无论是色调，姿态，抑或是娇艳的风韵。”真一又说了一句。

两人离开这棵花树，向池边走去。窄窄的小径旁，摆着坐榻，上面铺着大红毡子。游客坐在那里品尝淡茶。

“千重子！千重子！”有人喊道。

幽阴的树丛里，有座叫“澄心亭”的茶室。真砂子穿着长袖和服，从里面走出来。

“千重子，来帮个忙吧。我都累死了。我正在帮师傅点茶呢。”

“我这一身，只配洗洗茶杯什么的。”千重子说。

“不要紧，洗茶杯也成……反正我端出去。”

“我还有个伴儿呢。”

真砂子这才发现真一，便咬着千重子耳朵问：

“是未婚夫么？”

千重子微微摇了摇头。

“男朋友？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又摇了摇头。

真一转身走开了。

“那么，你们就一起到茶会上来吧……这会儿正有空。”真砂子这么邀请，千重子谢绝了，回头追上真一说：

“是和我一起学茶道的。人很漂亮吧？”

“平平而已。”

“瞧你，不怕人家听见。”

真砂子站在那里目送他们。千重子向她点头致意。

穿出茶室下面的小径，便是池塘。岸边那片菖蒲叶子，绿意迎人，竞相争翠。水面上浮着睡莲的叶子。

池塘的四周，没有樱花。

千重子和真一沿着池塘，向一条林荫小路走去。嫩叶的清香和着湿土的气息，溢满空中。这条林荫路又窄又短。走到尽头，豁然开朗，呈现一片池水，比方才的池塘还大。池边樱花烂漫，映在水中，照人眼明。外国游客对着樱花纷纷拍照。

池对岸的树丛里，马醉木开出朴素淡白的小花。——千重子想起了奈良。遥望对岸松树，虽然谈不上古木参天，却也婆娑多姿。倘若没有樱花，苍翠的松树也足以使人驻足流连的吧？想必不错。眼下，高洁的青松，澄明的池水，把朵朵的红垂樱衬映得格外妩媚，简直令人心醉。

真一走在前面，踩着池中的石步。这叫做“渡水”。一块块石步，圆圆的，仿佛是从牌楼柱子上截下来的。有的地方，千重子须略微撩起和服的下摆。真一扭过头来说：

“真想背你过来呢。”

“你背个试试。算我佩服你。”

这些石步，连老太婆都能踱得过的。

石步旁边，也飘浮着睡莲的叶子。快到对岸时，石旁的水面上映着小松树的倒影。

“这些石步，排列的形状，很有点像抽象派。”真一说。

“日本的庭园，不是全有点像抽象派么？醍醐寺院的杉形藓，大家也都说什么抽象抽象的，听着叫人反感……”

“诚然，那里的杉形藓，确很抽象。醍醐寺里的五重塔，已经修缮完毕，就要举行竣工典礼了。去看看好吗？”

“那五重塔，也会跟新金阁寺一样么？”

“想必也会焕然一新，庄严堂皇吧。尽管塔没烧掉……也是拆掉后，照原样重盖的。竣工典礼正赶上樱花盛开的时候，恐怕会人山人海。”

“要讲赏花，看了这里的红垂樱，别处的就不会再想看了。”

两人说着，走完了最后几块石步。

走完了石步，池边是片松林。再走不多远，便上了“桥殿”。
“桥殿”也者，因为桥的造型像座宫殿，实则名曰泰平阁。两侧的桥栏，有如带矮靠背的长凳，游人可以坐在上面休憩，隔池眺望园景，或者说眺望带池塘的庭园。

坐在桥边的人，吃的吃，喝的喝，只有小孩子在桥心跑来跑去。

“真一，真一，这儿……”千重子先坐了下来，右手给真一占了个座位。

“我站着好了，”真一说。“蹲在千重子小姐脚下也行……”

“不理你。”千重子倏地站起，让真一坐下来。“我去买些鲤鱼鱼饵来。”

千重子买回鱼饵，撒到池里，鲤鱼一群群聚拢来，有的跳出水面。一圈圈的涟漪漾了开来。松阴樱影，摇曳流荡。

剩下的鱼饵，千重子问真一：“给你吧？”真一默不作声。

“头还痛么？”

“不痛。”

两人在桥上坐了很久。真一脸色发青，兀自凝望着水面。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想什么呢？”千重子问。

“哦，想什么？有时也会什么都不想，却觉得挺幸福！”

“在花开红树的春日……”

“不，在幸福的小姐身旁……或许也沾到点幸福？那么温婉可人而又富有朝气。”

“你说我幸福？……”千重子反问了一句。眼里忽然蒙上一层忧郁的阴影。她低垂着头，池水仿佛映上她的眼帘。

千重子站了起来。

“桥对面有棵樱花，我挺喜欢。”

“这里也看得见，是那棵吧？”

那株红垂樱，极其俏丽。尽人皆知，是棵名花。花枝有如弱柳低垂，疏密有致。走在花下，轻风微拂，花瓣飘落在千重子的肩上，脚下。

树下也有点点落花。间或也散在水面上。不过，算来怕只有七八朵的样子……

有的垂枝虽撑以竹竿，但树梢纤纤，仍一味下垂，几乎拂到地面。

繁花如锦，透过隙缝，隔池犹可望见东岸树丛之上嫩叶覆盖的一发青山。

“是东山的余脉吧？”真一问。

“是大文字山，”千重子答。

“哦，是大文字山？怎么看着那么高？”

“恐怕是站在花丛里看的缘故。”然而，千重子自己也是在花丛中的。

两人都有些流连难舍。

那棵樱花四周的地面上，铺满了白色的粗砂。右边，松林高耸，在这座园子里可谓挺拔优雅，接着便是神苑的出口。

走出应天门，千重子说：

“我想去清水寺看看。”

“清水寺？”真一脸上的表情，仿佛是说，去这么个不足道哉的地方。

“我想从清水寺那儿看看京城的黄昏。还想看看西山上落日的霞空。”听千重子一再这么说，真一便也点头同意。

“好，那就去吧。”

“走着去好吗？”

路相当远。他们避开电车路，绕道南禅寺，出知恩院后门，穿过圆山公园，踏上一条羊肠古道，便来到清水寺前面。这时已是春日向晚，暮霭沉沉了。

清水寺的舞台上，游人只剩三四个女学生，她们的面容已经看不甚真切了。

这正是千重子最喜欢的时刻。漆黑的正殿里已点上明灯。千重子停也不停，径直走过正殿的舞台，从阿弥陀佛殿前面走进里院。

里院也有座“舞台”。是筑在悬崖峭壁上的。屋顶葺以桧树皮，檐角轻，舞台小巧玲珑。但这舞台是面西而座的，朝着京城，对着西山。

市里已经灯火点点，夜色微茫。

千重子靠着舞台的栏杆，仰望西天，仿佛忘了同来的真一。真一走到她身旁。

“真一，我是个弃儿。”千重子突兀地说。

“弃儿？”

“嗯，弃儿。”

这“弃儿”二字，究竟意味着什么？难道是别有用意？真一颇感迷惑不解。

“弃儿？”真一喃喃地说。“你怎么胡思乱想自己是个弃儿！你算弃儿，那我更是弃儿了，那种精神上的……也许人人都是弃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儿。一个人降生到世上，就像是被上帝抛到人间一样。”

千重子的侧脸，真一望过去，隐隐约约好像染上一层暮色似的。也许是春宵恼人，她才凄然不乐？

“正因为是上帝之子，所以抛弃在前，拯救在后……”

真一的话，千重子似乎没有听进去，只管俯瞰灯光灿然的京城，对他看都不看一眼。

看到千重子这种莫名的悲哀，真一不觉抬起手来，往她肩上放去。千重子把身子一闪，说道：

“别碰我这个弃儿。”

“明明是上帝之子，却说是弃儿……”真一的声音提高了一点说。

“别说得那么玄……我才不是什么上帝的弃儿，实在是为人间的父母所遗弃的孩子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是个扔在铺子外面格子门前的弃儿。”

“你胡说什么呀！”

“真的。这种事告诉你也没用……”

“从清水寺这儿，望着暮色中广漠的京城，我心里想，自己果真是出生在京城的么？”

“看你说的。简直是发神经……”

“我干嘛要瞎说呢？”

“你难道不是批发商的掌上明珠么？独生女就爱想入非非。”

“当然，他们疼我。如今弃儿不弃儿也没什么要紧，可是

“你说是弃儿，有什么根据么？”

“根据？铺子外面的格子门就是根据。古老的格子门，知道得最清楚。”千重子的声音愈发清朗悦耳。“记得上中学时，母亲把我叫去，告诉我说：‘千重子，你不是我亲生的。我看到一个可爱的婴儿，就抱了乘上车，一溜烟逃回了家。’不过，在什么

地方偷抱的，父亲和母亲有时不留神，说法互有出入。一个说在祇园的夜樱下，一个说在鸭川边上……要是照实说，我是给扔在店门前的弃儿，他们准是觉得我太可怜，才这么说的……”

“哦，那你不知道生身父母是谁么？”

“现在的父母很疼我，我也就无意再去打听生身父母了。也许他们早已成为仇野墓场里的孤魂野鬼了。石冢已经陈旧不堪……”

春日的溶溶暮色，宛如一片淡红的云霞，从西山一路笼罩过去，遮蔽京都的半边天空。

真一简直难以置信，千重子会是一个弃儿，更不消说是偷来的孩子。她家在古老的批发商大街上，到附近一打听就能知道。当然，眼下真一还没打算要去查个明白。他感到迷惘，并想知道的是，千重子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地告诉他这些话。

难道说，约他真一到清水寺来，就是为了说这事的？千重子的声音更加清越明澈了。语调优美，透出刚毅的韵味。看来并非是向真一诉苦。

千重子隐隐约约想必知道，真一在爱她，莫非千重子的告白，是为了叫所爱的人知道自己的身世不成？真一听着又不像。不如说，正相反，言外之意是她压根儿就拒绝他的爱。即便“弃儿”说是千重子编造的也罢……

真一心里寻思，在平安神宫里，他几次说千重子“幸福”，她的话要是用来反驳他，那就好了。真一想拭探一下。

“你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后，感到失望没有？伤心了么？”

“不，一点都不失望，也没伤心。”

“……”

只是我提出要上大学的时候，父亲说：“一个要继承家业的女孩儿，上什么大学！反倒误事。还不如好好学学做生意。”听了父亲的话。我当时才有些……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是前年的事吧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你对父母总百依百顺吗？”

“嗯，百依百顺。”

“婚姻大事也如此？”

“嗯，目前还是这么打算。”千重子毫不犹豫地答道。

“难道就不考虑你自己，不考虑个人的感情么？”真一问。

“考虑得简直过分，为此都苦恼不堪。”

“你想压制自己，扼杀自己的感情么？”

“不，没的话。”

“你尽说谜一样的话。”真一轻轻一笑，声音有些颤抖。他把身子探出栏外，想窥探千重子的脸色。“我要看看这个谜一样的弃儿的尊容。”

“恐怕太暗了。”千重子这才把脸转向真一。目光闪闪。

“怪吓人的……”千重子抬眼望着正殿的屋顶，上面的桧树皮茸得厚厚的，显得又重又暗，逼仄过来，阴森可怖。

尼姑庵与格子门

千重子的父亲佐田太吉郎，三四天前来到嵯峨深处，住进一座尼姑庵里。

庵主已经65岁开外。这座小小的尼姑庵，虽然地处古都，又是名胜，但是庵门隐没在竹林丛中，几乎无人观光，如今颇为萧条冷清。厢房里难得举行什么茶会，也称不上是有名的茶室。庵主常常外出传授插花之道。

佐田太吉郎在尼姑庵租了一间屋子，他这一向的境遇，恐怕也跟这座尼姑庵相似。

佐田好歹开了一间绸缎批发店，座落在京都的市中心。周围的店家大抵都成了股份公司，佐田的铺子形式上也是股份公司。

不用说，太吉郎是老板，一应业务都托付掌柜（现时叫专务董事或常务董事）。店里还保留不少从前老店的规矩。

太吉郎年轻时就有一种名士派头，性情落落寡合。至于把自己染织的作品拿去办个人展览什么的，他丝毫没有这类雄心。即使展出，对时尚来说恐怕也过于新奇，难以售脱。

上代的太吉兵卫并不干预，由着太吉郎自己画去。要画趋附潮流的图案，店内有的是图案设计师，店外也不乏各类画家。可是，太吉郎没有多少天赋，设计也没有多大长进，只好借助麻药的药劲，在绸料上画些怪诞的花鸟图案。等到发现他这样我行我素的时候，才赶紧把他送进医院。

太吉郎这一代当令之后，他设计的花样已经没什么稀罕的了。于是，他感到悲哀，有时独自躲进嵯峨的尼姑庵里，为的是能获得设计方面的灵感。

战后和服的花样有显著变化。他想，当年靠麻药的药劲画出的花样，如今再拿出来，说不定既新鲜又抽象。然而，太吉郎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。

“干脆采用古典图案，也许行得通？”太吉郎有时自言自语地说，眼前不禁浮现出以往各种款式的精品。古代衣料和旧时和服的花样与色调，全在他的脑海里。当然，太吉郎有时也到有名的园林和山野去写生，画些和服图案。

中午时分，女儿千重子来了。

“爸爸，您尝尝森嘉老店的烫豆腐吧。我给您买来了。”

“唔，好极了……有森嘉的烫豆腐可吃，当然高兴，可是千重子来了，我更高兴。索性待到傍晚再回去吧，让爸爸脑子也休息休息。说不定倒能想出个好的图案来……”

当绸缎批发商本无须乎设计图案，再说，这样也耽误做生意。

可是，太吉郎的店里，面向竖着基督雕像灯笼的院子，靠近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客厅的后窗下，摆了一张桌子，有时太吉郎一坐就是半天。桌子后面，两只古色古香的桐木衣柜里，放着中国和日本的古代衣料；衣柜旁边的书箱里，塞满了各国纺织品的图录。

后院的厢房当仓库用，二楼上存放相当多的能乐戏装和武士家妇女穿的礼服，保管得还很完好。南洋各国的印花布也不在少数。

有些衣料是太吉郎的父亲，甚至祖父收集来的，要是举办什么古代衣料展览，别人要太吉郎展出时，他会毫不客气地拒绝说：

“先祖立下的规矩，舍下的东西概不出门。”话说得很生硬。

房子是京都那种老格局，去厕所要经过太吉郎桌旁那条狭窄的走廊。他尽管皱皱眉头，也终于不说什么。一旦店堂那边人声嘈杂，他马上厉声喝道：

“不能静一点吗？”

于是掌柜进来，两手扶着席子说：

“是大阪来的客人。”

“他不买算了，批发店有的是嘛。”

“是从前的老主顾……”

“买衣料得凭眼力。光用嘴巴，岂不等于没长眼睛吗？行家一看就知道好坏。尽管咱们柜上便宜货很多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”

太吉郎从桌下到坐垫下，铺着一条有点来历的外国毛毯。四周挂着南洋名贵的印花布幔帐。这还是千重子想的主意。幔帐挂上，多少可以挡一下铺子里嘈杂的声音。千重子常常换挂幔帐，每当更换之时，父亲心里深感千重子的体贴，并且开始解释，这帐子是爪哇的咧，波斯的咧，某朝某代的咧，什么图案咧，等等。说得很详尽，可是有时千重子听了不甚了了。

“用来做手提袋，太可惜；做点茶用的小绸巾，又太大了。”

要是做腰带，倒可以裁成好几条。”有一次千重子打量着幔帐说。

“去拿把剪刀来。”太吉郎说。

父亲的手果然灵巧，用那把剪刀，竟将印花布幔帐剪成了几幅。

“来，给你做腰带，不错吧？”

千重子一怔，眼睛都湿润了。

“爸爸，这是怎么说的！”

“很好，很好。你要是系上这条腰带，爸爸也许能想出个新图样来。”

千重子到嵯峨的尼姑庵来，就是系了这条腰带。

不用说，女儿系着这条印花布腰带，大吉郎一眼就看见了，但却佯装视而不见。父亲寻思，就印花布的图案来说，一朵朵大花很漂亮，颜色也浓淡有致。但给豆蔻年华的女儿做腰带用，到底好不好呢？

千重子把半月形的食盒放在父亲面前说：

“这就吃么”？您稍候，我先把烫豆腐预备好。”

“……”

千重子趁站起来的当口，回头瞥了一眼门外的竹林。

“已是竹叶枯黄的三月天了。”父亲说。“土墙也倒的倒，塌的塌，光秃秃的，好象我一样。”

千重子听惯父亲这种说道，也不去安慰他，只是重复了一句：“竹子的秋天……”

“来的路上樱花如何了？”父亲轻声问道。

“也落英缤纷了，有的花瓣飘在池子里。山上的绿树中间，还有一二棵没有凋谢，一路上走来，远远望去竟很美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千重子走进里屋，太吉郎听见她切葱削木鱼。一会儿端着煮豆腐的家什“樽源”进来。——这些全来自家里。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她悉心伺候着。

“你也来尝尝，怎么样？”

“暖，好的……”千重子答应着。

父亲打量着女儿，从头到脚，说道：

“太素了。你尽穿我设计的和服了。也许只有千重子一个人肯穿，穿这些店里卖不掉的东西……”

“我喜欢，您就让我穿好了。”

“实在太素了……”

“确实是素了点……”

“年轻姑娘穿素点倒也不坏。”父亲的口气忽然严正起来。

“看见我这么穿，人家都夸说好看呢。”

父亲一声不响。

设计图案，现在成了太吉郎的兴趣和爱好之所在。虽然是批发店，现在也搞些零售，太吉郎画的花样，掌柜还是看老板的面子，才印上二三块。其中一块，一向是千重子自动做来穿的。料子倒很考究。

“不要总穿我设计的，”太吉郎说。“也别尽穿店里的……用不着顾这个情面。”

“情面？”千重子一怔。“我可不是为了顾什么情面。”

“千重子要是穿著漂亮起来，那准是有了意中人了。”父亲高声笑道，脸上却毫无表情。

千重子侍候父亲吃烫豆腐时，自然会看见父亲的大桌子。桌上供印染用的画稿之类一件都没有。

在桌子旁边，只摆着江户产的描金文房四宝盒和两本高野帖临摹本。

千重子想着，父亲住到尼姑庵里来，难道是为了忘记店里的生意么？

“我算是活到老学到老了。”太吉郎自我解嘲般的说道。“不

过，藤原体的假名，线条流利，用于画花样并非无益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说来可叹，手已经发抖了。”

“要是写大一点呢？”

“是写得挺大的……”

“文具盒上的那串旧念珠，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？”

“哦，那个么？我无意中和庵主提了一句，便送给我了。”

“爸爸戴上可以拜佛了。”

“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应该是 mascot 了，有时真恨不得把珠子放嘴里咬碎。”

“哟，那多脏呀。长年的手垢，还不脏吗？”

“脏什么！传了二三代尼姑，一片虔诚，怎么会脏。”

千重子觉得触到了父亲的隐痛，便默不作声，低头收拾吃烫豆腐的家什，搬到厨房去。

“庵主呢？”千重子从里屋出来问。

“已经回来了吧。你有什么打算呢？”

“想去嵯峨走走再回去。这个季节，岚山人太多。我喜欢野野宫，二尊院的幽径，还有仇野这些地方”。

“小小年纪，就喜欢这等处所，日后真叫人不放心。千万别像我似的。”

“女人哪能跟男人一样！”

父亲站在廊檐下，目送千重子出去。

不久，老尼姑回来了，立刻动手打扫院子。

太吉郎在桌前坐着，脑海里浮现出宗达和光琳两位画家画的蕨菜和春天的花草，心里想着刚走的千重子。

在乡间小路上走着，父亲遁迹的尼姑庵便完全给遮蔽在竹林里了。

千重子打算去仇野的念佛寺，便登上古旧的石头台阶，一口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气走到左面悬崖上的那两尊石佛前。听到上面人声嘈杂，她便收住脚步。

几百座倾圮的石冢，全叫无缘佛。这一向，常举行摄影会之类，让一些遍体轻罗薄纱，奇装异服的女人，站在这些低矮的石冢之间拍照。想必今天又在弄这些名堂？

千重子便在石佛这里转身下了石阶，回想刚才父亲的一席话。

即便为了规避岚山的春游客，跑到仇野和野野宫这种地方来，确也不像年轻姑娘的做法。这比穿父亲设计的素色和服更加过份……

“爸爸在尼姑庵里好象什么也没做。”千重子心里感到一阵凄凉。“他嘴里咬着有手垢的旧念珠，心里在想什么呢？”

千重子知道，父亲有时恨不得把念珠咬碎的心情，以前在店里是强压着的。

“咬手指也强过那样……”千重子喃喃说道，摇了摇头。想把心思转到和母亲一起到念佛寺撞钟的往事。

那座钟楼是新建的。母亲身材矮小，无论如何也撞不响。

“妈，您先吸口气。”说着千重子把手掌和母亲的合起来，一起敲钟，钟声轰鸣。

“真的。能传多远呢？”母亲高兴地说。

“您瞧，和尚敲惯了，怎么能与他们一样呢？”千重子笑着说。

千重子心里一面想着这些往事，一面从小路朝野野宫方向走去。这条小路，不久前竖了块牌子，上写：“通向竹林深处”。原先颇为幽阴僻静，现在也豁亮起来了。宫门前的小卖店里，也响起叫卖声。

不过，野野宫依旧不改其简朴幽静。《源氏物语》一书里也写到，官居伊势神宫的斋宫内亲王，以清净无垢之身，在此斋戒

三年，所以，这儿是神宫古迹。牌楼是用带树皮的黑木做的，篱笆低矮，野野宫即以此而知名。

从野野宫往前走，出了荒村野径，地势豁然平阔，便到了岚山一带。

在渡月桥前，两岸花阴相伴，千重子乘上了公共汽车。

“爸爸的事，回去怎么说好呢……尽管妈心如明境……”

明治维新前，中京区的市房，在1788年和1864年那两次大火中，给烧掉了许多。太吉郎家的店房也未能幸免。

因为，尽管这一带的店铺还保留格子门和二楼小木格窗这些京都古风，实际上都还不到一百年。——太吉郎家后面的仓库，据说未遭大火……

太吉郎家的铺面，格局至今原封未动，没去赶时髦，这或许同主人的人品有关，但也可能因为批发生意不大兴隆的缘故。

千重子回来，打开格子门，什么东西都一清二楚。

母亲繁子正坐在父亲一向坐的那张书桌前抽烟。左手支颌，微弯着背，仿佛在看书写字，可是，桌子上什么也没有。

“妈妈，我回家来了。”千重子走到母亲身旁说。

“噢，你回来了，累了吧？”母亲瞿然一惊，回思过来，说道：“你爸他好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千重子在回答之前先说道：

“我给他买了豆腐。”

“是森嘉的么？你爸该高兴了吧？做烫豆腐了？”

千重子点了点头。

“岚山那里如何？”母亲问。

“人多极了……”

“没叫你爸陪你去岚山么？”

“没有。那会儿庵主不在家……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隔了一会儿，千重子才回答说：

“爸爸好像在练毛笔字。”

“练字？”母亲却没有感到惊奇。“练字可以涵养身心。我也想练呢。”

千重子望着母亲白皙端正的面孔，没有发现她内心的波动。

“千重子，”母亲平静地叫她。“千重子，你要是不愿继承这份家业也成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想嫁人就嫁人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听见没有？”

“您为什么这么说？”

“三言两语也说不清，反正妈也过五十了，想到了，随便说说。”

“咱们要是把铺子索性关了呢？”千重子俊美的眼里噙满了泪水。

“你一下子想到哪儿去了……”母亲微微一笑。

“你说把生意歇了，心里真的这么想吗？”

声音低低的，母亲庄容问道。——千重子刚才看到母亲微微一笑，难道看错了？

“这想法是真的吗。”千重子回答。心中觉得一阵悲酸。

“又没生气，别那么哭丧着脸。你说这话的年轻人，和我听这话的上年岁的人，两人之间真不知究竟谁该伤心。”

“妈，您原谅我吧。”

“什么原谅不原谅的……”这回母亲真的微笑了。“妈方才和你说的，也不大合适……”

“我懵懵懂懂的，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。”

“做人——女人也一样，说话不能见风转舵。”

“妈。”

“在嵯峨跟你爸也说这些了么”

“没有，跟爸爸什么都没说……”

“是么？跟你爸可以说说。和他说说吧……他一个男人家，听了面子上要发火，可心里准高兴。”母亲摸着前额又说：“我坐在你爸这张桌子跟前，就是在想他的事来着。”

“妈，那您全知道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母女两人默然有顷，千重子忍不住问：

“是准备晚饭的时候了，我到锦街菜市去看看，买些菜吧？”

“太好了，你就去一趟吧。”

千重子站起身，朝店堂走去，下了地。这块泥地，本来没铺木板，又细又长，一直通向里面。朝店堂的一面墙边，安了几个黝黑的炉灶，那儿是厨房。

这些炉灶如今已经不用了。炉灶改装成煤气灶，地板铺在地上。倘若像原先那样的灰泥地，四处通风，到了十冬腊月，京都的严寒，也是砭人肌骨、让人不能忍受。

不过，炉灶一般都没拆毁。很多人家还都留着。大概是因为信奉司火的灶王爷——灶神的人，非常常见。炉灶的后面，供着镇火的神符，摆着七福神之一——大肚子布袋神。每年二月的头一个午日，去伏见的稻荷神社逛庙会时，都要请回一尊布袋神，直到请回七尊为止。逢到家有丧事，便又从第一尊起，重新再请全。

千重子家的店里七尊都供上了。因为全家只有父母和女儿三口人，最近十年、八年里又没有死过人。

这排灶神的旁边，放着一只白瓷花瓶，隔上二三天，母亲便换一次水，把佛龕擦得干干净净。

千重子提着菜蓝刚出门，前后只差一步路的功夫，见一个年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轻男子走进自家的格子门。

“银行有人来了。”

对方似乎没看到千重子。

千重子觉得，这个年轻的银行职员常来，不必那么担心。但是，她的脚步却颇为沉重。她挨着店前的木格子，一边走，一边用指尖轻轻在木格上一格一格滑过去。

走到木格子尽头，千重子回头看了看店铺，再仰起头来望过去。

她看见二楼小格子窗前那块旧招牌。招牌上面有个小小的檐子。似乎是老字号的标志，也像是一种装饰。

春日和煦，斜阳射在招牌陈旧的金字上，有种凝重之感看上去很凄凉。门外挂的厚布招帘，也已经发白，露出了粗粗的线脚。

“唉，即使是平安神宫里的红垂樱，以我这样的心情看去，恐怕也会是落寞萧索的吧。”千重子加快了脚步。

锦街菜市照例是熙熙攘攘。

回来时，将要靠近店门，看到卖花女站在那里，千重子先打招呼说：

“顺便到我家坐坐吧？”

“哦，谢谢您了。小姐，您回来了？巧极了……”姑娘说。
“您上哪儿去了？”

“去锦街菜市了。”

“辛苦您了。”

“啊，供佛的花……”

“是呀，每次都承您照顾……您瞧，中意么？”

说是花，其实是杨桐。说是杨桐，不过是嫩叶。

每逢初一、十五，卖花女总送些花来。

“今儿个小姐在，实在好极了。”卖花女说。

千重子挑有绿叶的嫩枝，感到满心欢喜。手上拿着杨桐枝。进门便喊：

“妈，我回家来了。”千重子的声音听着很开朗。

千重子又把格子门打开一半，朝街上望了望，见卖花女依旧在那里，便招呼说：

“进来歇会儿再走，喝杯茶。”

“暖，那可谢谢了。您待人总这么和气……”姑娘点头答道，进门递上一束野花。“这点野花，也没什么好看……”

“谢谢，我就喜欢野花，难为你还记得……”千重子打量着山上采来的野花。

走进厨房，灶前有口古井，盖着竹编的盖子。千重子把花束和杨桐枝放在竹盖上。

“我去拿剪刀。对了，杨桐枝的叶子得洗净才行……”

“剪刀我这儿有。”卖花女说着拿剪刀空剪了几下。“府上的灶神总那么干净，我们卖花的可真得谢谢您。”

“妈妈有这个习惯……”

“我以为是小姐您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近来很多人家家，灶君、花瓶和水井，都积满灰尘，脏得很。卖花的见了，心里十分难受。到了府上，就觉得宽心，挺高兴。”

“……”

然而，最关键的，是生意日渐萧条，这情况自然不便跟卖花女说。

母亲仍旧坐在父亲那张桌子前。

千重子把母亲喊到厨房，把买来的菜拿给她看。母亲看女儿从菜篮里一样一样拿出来放好，一面暗自思忖，这孩子也变得俭省起来了。也许是因为父亲住到嵯峨的尼姑庵里不在家的缘故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.....

“我也帮帮你吧。”说着母亲也留在厨房里。“方才来的，是平时那个卖花的么？”

“是呀。”

“你送给爸爸的画册，在嵯峨的尼庵里不在？”母亲问。

“我可没留神.....”

“你爸只带你送他的那些书走的。”

那全是保罗·格雷、马蒂斯、夏加尔这些现代名家的抽象画集。千重子想，这些画也许能唤起新的感受，便给父亲买了来。

“我这店，你爸什么都不画也不要紧。外面染织什么，我们就卖什么也行。可你爸他.....”母亲说道。

“.....”

“但是，千重子，你尽穿图样全是你爸画的衣裳，妈得谢谢你呐。”母亲接着说。

“谢什么呀.....是喜欢才穿的。”

“你爸爸见女儿穿这衣裳，系这腰带，说不定心里会难过。”

“妈，衣裳虽然素一点，但细看之下，就会觉得趣味高雅，有人还夸奖哩。”

千重子想起，这话今天跟父亲也说过。

“女孩子长得俊，有时穿素倒更合适，不过.....”母亲揭开锅盖，用筷子翻了翻菜，往下说道：

“那种花哨的时兴花样，也不知怎的，你爸爸他现在竟画不出来了。”

“.....”

“但是，从前他画的花样倒挺鲜艳，挺别致的.....”

千重子点了点头，然后问：

“妈怎么不穿爸爸画的和服？”

“妈年纪大了.....”

“上年纪，上年纪，您哪有那么大年纪！”

“是上了年纪了……”母亲只说了这么一句。

“那位小宫先生，好像是叫做人才国宝吧，他画的江户小碎花，年轻人穿着倒挺相称，十分醒目。过路人都要回头去瞧瞧。”

“小宫先生本事多大呀，你爸哪能跟人家比。”

“爸爸的精神气质……”

“越说越玄了。”母亲白皙而具有京都风韵的脸为之一动。
“不过，千重子，你爸也说过，他要设计一件又鲜艳又华丽的和服，给你结婚时穿……妈盼这一天好久了……”

“我的婚事？”

千重子神色有些黯然，沉默了半晌。

“妈，您这一生里，什么事最叫你神魂颠倒？”

“以前也许告诉过你，就是跟你爸结婚的时候还有同他一起把你偷回来那次，当时你还是个小宝贝。也就是偷了你，乘车逃回家那会儿。虽然已经时隔二十年，可是至今想起来，心里还怦怦直跳。千重子，你摸摸妈的心口看。”

“妈，我是给人家抛弃的孩子吧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。”母亲用力摇着头说。

“人一辈子里难免会做上一二件坏事。”母亲接着说道：“偷小因，比偷钱偷什么都罪孽深重。没准不如杀人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的生身父母准会伤心得发疯。想到这里，恨不得马上把你送回去。可是，送也送不回去了。除非你想找自己的父母，那就没法子了……真要那样，说不定我这个当妈的就会死的。”

“妈，别这样说了……千重子的母亲，只有您一个，我从小到大，心里一直这么想的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可是这就越发加重我们的罪孽了……我和你爸两个，早打算好了，准备下地狱。下地狱算什么，怎能抵得上眼前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这么可爱的女儿。”

母亲情辞激切，一看已是泪流满面。千重子也泪眼模糊地说：

“妈，告诉我真话。我是弃儿吧？”

“不是，我没这么说过……”母亲又摇了摇头，“你为什么总以为自己是弃儿呢？”

“爸和妈两人会偷孩子，我想不通。”

“方才我不是说过么，人一辈子里难免会神魂颠倒，干上一二件坏事的。”

“那您是在哪儿捡到我的？”

“晚上在祇园的樱花下面。”母亲一口气往下说。“原先也许告诉过你。樱花树下的凳子上，躺着一个可爱的小宝宝，看见我们两人走来，便笑得像朵花儿似的。我禁不住抱了起来，心里猛然揪紧，简直受不住了。贴着她的小脸蛋，看了你爸爸一眼。他说：‘繁子，把这孩子偷走吧。’我一愣。他又说：‘繁子，逃吧，赶紧走。’后来就糊里糊涂抱着走了。记得是在卖山药烧鳕鱼的平野居那儿乘的车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小囡的妈大概刚走开，正趁这时。”

母亲的话未必不合情理。

“这也是命……打那之后，千重子就成了我们的孩子了，说话也有二十个年头了。对你说来，不知算是好事还是坏事。即便是好事，我良心上也过不去，心里总在祈求你原谅。你爸也准是这样想的。”

“是好事，妈，我认为是好事。”千重子双手捂着眼睛。

捡来的孩子也罢，偷来的孩子也罢，在户籍上千重子的的确是佐田家的嫡亲女儿。

第一次听到父母告诉她，说她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，千重子

丝毫也不当真。那时千重子正在念中学，甚至怀疑自己有什么地方不讨父母喜欢，他们才故意这么说的。

恐怕是父母担心邻居会把这事传给千重子听，便先说在头里？要不然是看到千重子孝顺懂事的缘故？

千重子当时的确吃了一惊，但并没怎么伤心。即或后来到了青春期，也没有为这事所烦恼。对太吉郎和繁子，依然孝顺，照旧亲近，这并非她故作洒脱才不介意，多半是天性使然吧。

但是，既然千重子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，那么，她的生身父母总该在一个地方吧。说不定还有兄弟姐妹。

“倒不是想见他们，说不定……”千重子寻思道，“生活会比这儿苦……”

究竟如何，千重子当然不得而知。倒是身居这格子门后的深宅大院，父母的隐忧不觉更让千重子揪心。

在厨房里，千重子捂住眼睛也为的是这个。

“千重子！”母亲扳着女儿的肩头，摇了摇说。“从前的事就别再打听了。人生在世，不知何时何地，说不定会落下一颗珍珠宝贝来。”

“要说珍珠，真是颗大珍珠，要能给妈打个戒指多好……”说着，千重子又麻利地做起活来。

晚饭后归置好，母女俩上了后楼。

临街有小格子窗的楼上，天花板很低，房间比较简陋，伙计们便睡在那里。中间天井旁边有一条廊子直通后楼，从前面店堂里也可走过去。来的大主顾，多半在后楼设宴或留宿。一般的主顾如今则在朝天井的客厅里洽谈生意。客厅与店堂相连，一直通到里面。客厅里，两侧的架上堆满了绸缎。开间又深又阔，便于摊开衣料仔细打量。屋里常年铺着藤席。

后楼的天花板较高，有两间六张席的房间，作父母和千重子的起坐间及卧室。千重子坐在镜台前解开头发，把娟秀的长发梳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理得齐齐正正的。

“妈！”千重子隔着纸拉门喊母亲，复杂的情感从声音里透出来。

和服街

京都作为一个大都会，可谓树木青翠，秀色可人。

且不说修学院离宫和皇宫内的松林，古寺庭园里的树木，即便是木屋町和高濑川畔，以及五条和堀川等地夹岸的垂柳，即使是在闹市，游人也会立即给吸引住的。那是真正的垂柳。绿枝低垂，几欲拂地，十分娇柔。北山峰峦圆浑，连绵起伏，山上的红松也都郁郁葱葱。

特别是现在的春天时节，东山上的嫩叶清翠欲滴。晴空朗日，望得见睿山上的新叶，绿意油油。

树青叶绿，大概是因为城市清洁，而城市清洁，想必是打扫彻底的缘故。走入祇园深处的小巷，尽管房舍低矮，古旧阴暗，道路却干干净净。

专做和服的西阵那一带也如此。小商店鳞次栉比，看起来很寒酸，路面倒也不脏。门窗上的格子很小，没有什么灰尘。植物园里也是这样，地上没有果皮和纸屑。

美军在植物园盖了房屋，当然日本人不准入内，等军队一撤出，便又恢复了原样。

植物园里有条林荫路，西阵的大友宗助很喜欢。路两旁全是樟树。樟树不大，路也不长，他常在这条路上散步。尤其当樟树抽芽的时节……

“那些樟树不知长得怎么样了？”听着织机的轧轧声，心里有时这么想。美军未必会砍掉吧？

宗助在等植物园重新开放的一天。

出了植物园，再到鸭川的堤岸上走走——这是宗助散步时惯

走的路。有时也去眺望北山的风光。大抵都是独自一个人去。

到植物园和鸭川走一转，宗助至多用上一个小时。这样的散步真叫他怀念。这时，他正这么思量着，妻子来招呼他说：“佐田先生来电话了。好像是从嵯峨打来的。”

“佐田先生？从嵯峨打来的？”宗助朝帐房走去。

织锦匠大友宗助和批发商佐田太吉郎两人，宗助小四五岁，除了生意上的交谊外，彼此性情颇相投合。年轻时，他们就是“老交情”了。可是近来，多少有些疏远。

“我是大友，好久不见了……”宗助接电话说。

“啊，大友先生，”太吉郎的声音少有地透着兴奋。

“你上嵯峨了？”宗助问。

“一个人悄悄躲在嵯峨一座冷清的尼姑庵里。”

“那太令人不解了。”宗助的措辞故示客套。“尼姑庵也有各种各样的呢……”

“哪里，这儿是真正的尼姑庵……还剩下一个老庵主。

“那好哇。只有一个庵主，你就可以和年轻姑娘……”

“别信口雌黄。”太吉郎笑着说。“今天有件事想求你。”

“唔，唔。”

“我马上到你府上来，你觉得方便吗？”

“方便，方便，”宗助疑惑地说。“我这儿走不开。机器声，想来你电话里就能听见。”

“对，是机器声。叫人怪想念的。”

“瞧你说的。机器要是停掉，那我怎么办呢。同你到尼姑庵觅静，可大不一样呀。”

半小时之后，佐田太吉郎便乘车到了宗助的店里。目光熠熠，赶紧解开包袱。

“这个想拜托你一下……”说着打开画的图样。

“唔？”宗助望着太吉郎说，“腰带。这在你，真够新颖华丽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的了。哼，是给藏在尼姑庵里的人儿的吧……”

“又来了……”太吉郎笑着说。“是给女儿的。”

“哼，织出来，要不叫令爱大吃一惊才怪。第一，她肯系这条带子么？”

“其实是千重子送了我两三本格雷的大画册。”

“什么格雷格雷的……”

“是个画家，听说是什么抽象派的先驱。他的画被公认为典雅，格调高，带种梦幻色彩。与我这个日本老人的心境倒很相通。在尼姑庵里，我揣摩再三，结果设想出这么个图案来。恐怕完全脱离了日本古代衣料设计的路子。”

“恐怕是这么回事。”

“不知织出来什么样子。想麻烦你给织一下。”太吉郎依然兴冲冲地说。

太吉郎的图样，宗助看了不多久说：

“嗯，不错，色彩也很调合……很好。这么新颖的图案，你还从来没设计过。不过，色调雅致了一点。织起来怕不容易。让我用心织织看吧。也许能表现出令爱的孝心，和为父的慈爱。”

“承你夸奖……近来一谈起来，便是什么 *idea* 啦，*sense* 的。甚至连色彩都要用西洋流行的叫法。”

“也不怎么高明。”

“我顶讨厌话里夹洋文。我们日本，远从贵族王朝时代起，谈到色彩，有说不出的优雅。”

“正是，光是黑色一词，就有种种说法……”宗助点头赞同着说。“虽然如此，今天我还想过，我们腰带纺织业中，也有像伊豆藏店那样的……盖起四层洋楼，俨然是现代工业了。西阵这一带迟早也会变成那个样子。一天能织五百条带子之多，不久连伙计也要参加经营，听说平均年龄才二十几岁。像我们这种手工业家庭作坊，过个二三十年，还不给淘汰以尽？”

“胡说些什么……”

“即使能苟延残喘，唉，也够不上‘国宝’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像你，还能揣摩格雷什么的。”

“叫保罗·格雷。我躲在尼姑庵里日思夜想，也有十天半月了。这带子的花样和颜色，依你看，不十分和谐吧？”太吉郎说。

“哪里，很和谐。而且，也不乏日本的风雅，”宗助忙说道。“不愧是佐田先生的手笔。让我来吧，织出一条漂亮的腰带来。尽快做出板样，再好好织。对了，与其我织，是不是叫秀男来织更好？他是我大儿子，你见过吧？”

“见过。”

“秀男的手艺比我强……”宗助说。

“行啊，随你了。我们虽然是批发店，大多是拿到地方上去销。”

“说到哪里去了。”

“这条带子不是夏天用的，是秋季用品。希望能早些织好。”

“嗯，这我有数。和这条带子相配的和服呢？”

“我先只考虑带子……”

“你们批发店里，尽可拣好的挑……反正这好办，不过，你这是不是给令爱置办嫁妆啦？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，”好像说自己似的，太吉郎红了脸。

都说西阵的手工纺织，难得三代相传。大概手工纺织，全在于工艺娴熟的缘故。父辈是出色的匠人，手艺高超，未必能传给儿子。即或儿子靠父亲的手艺，既不偷懒，又肯下功夫，也不见得能学到手。

这种情形倒也有。孩子到了四五岁，就先叫他学纺线，到了十一二岁，学织机。不久，便可租机子代客加工。所以，子女多，反而能帮大人兴家立业。有的上六七十岁的老婆婆，还能在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家纺线。有些人家，祖母和孙女常相对纺线。

大友宗助家里，他的老妻便一个人在缠织带用的线。低头一直坐在那里，少言寡语，长得比年纪显老。

他们有三个儿子，都在高机上织腰带。家里拥有三台高机算是上好的了，有的人家只有一台，也有从别人那租的。

长子秀男的手艺，正如宗助所说，比老子强，在同行和批发商中间，还小有名气。

“秀男，秀男！”宗助喊了两声，好象没听到。和机械织机不同，这三台手工机器是木头造的，噪音倒不厉害，而宗助的喊声又很响，可是，秀男的织机最靠院子，正在织一条难织的夹腰带，大概太专心了，没有听见父亲的喊声。

“老婆子，你叫秀男过来一下。”宗助对妻子说。

“暖。”妻子掸了掸腿，下了地。一边用拳头捶腰，一边朝秀男的织机走去。

秀男停下机杼，朝这面望着，没有马上站起来。也许是累了，也许是知道有客人，不便伸胳膊伸懒腰。他擦着脸上的汗水，走了过来。

“您来了，这地方很脏，”沉着脸同太吉郎打招呼。工作的劳累，已经在他脸上以及身上都有所显露。

“佐田先生画了一幅腰带的花样，让咱们给织一下。”父亲说。

“是吗？”秀男依旧无精打采的样子。

“这条带子可要紧呐，与其我动手，不如你来织的好。”

“是千重子小姐的带子吧？”秀男这才抬起白皙的面孔，看了佐田一眼。

身为京都人，看到他那么冷淡，父亲宗助不得不打圆场说：

“秀男从一清早干到现在，累了……”

“……”秀男仍旧没作声。

“要不那么专心，干不好活……”倒是太吉郎来安慰他。

“尽管织的是蹩脚的夹腰带，脑子却还得琢磨着，请原谅。”秀男说着，点了点头。

“没什么。做手艺的，不这样不行。”太吉郎点了两下头。

“虽然东西本身不怎么样，人家可认定是我们织的，就更叫人受不了。”说着，秀男又低下头去。

“秀男！”父亲变了声音。“佐田先生的活，和别人的可不一样。这是佐田先生躲进嵯峨的尼姑庵里，画出来的花样，不是为了卖钱的。”

“是吗？哦，在嵯峨的尼姑庵里……”

“你先看看吧。”

“唔。”

秀男语言之间，声势逼人，太吉郎走进大友店的那股劲头，已不复存在。

他把花样摊在秀男面前。

“……”

“你看行吗？”太吉郎怯生生地问。

“……”秀男默默地看着。

“不行吧？”

“……”

见儿子一言不发，宗助不得不发话道：

“秀男！你倒是说话呀！这太没礼貌了。”

“是。”秀男依旧垂着头。“因为我也是手艺人，所以佐田先生的图案，才叫我看的。这毕竟不比平常的活儿，是千重子小姐的腰带吧？”

“不错，”父亲应声点头，觉得秀男有点反常，感到奇怪。

“是不是不行？”太吉郎又钉问一声，语气有点粗厉起来。

“挺好，”秀男平静地说。“我什么坏话也没说。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嘴上没说，你心里……你眼睛在说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什么话！”太吉郎一抬身，给了他一耳光。秀男没有躲闪。

“您尽管打好了，我可压根儿没认为图案不好。”

秀男的面颊也许因为挨了打，反显得容光焕发的。

秀男挨打之后，用双手扶着席子道歉。也没去摸摸发红的半个脸。

“佐田先生，请您原谅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虽然惹您生气，这条带子还是让我来织吧。”

“唔？原本来了就是求你们的。”

太吉郎竭力使心情平静下来。“我还得请你原谅。上了年纪，这才真的不成话。手因打人而生痛……”

“把我的手借给您打就好了。织工的手皮厚。”

他们一起笑了。

但太吉郎心里仍存着一丝芥蒂。

“不记得有多少年没动手打人了……这回，只要你能原谅，就算了。只是我想问问，你看我这条带子的图案时，脸上的表情好不古怪，究竟是什么道理？对我说实话好吗？”

“哦。”秀男的脸色又一沉。“我年纪太轻，只是个做手艺的，说不大清楚。您不是说，这是在嵯峨的尼姑庵里画的么？”

“不错。今天我还得回尼姑庵去。差不多快半个月……”

“不要去了，”秀男坚决地说。“您搬回家吧。”

“家里心静不下来。”

“就拿这条带子说吧，华丽，鲜艳，十分新颖。我感到惊奇，心想，佐田先生究竟是怎么画出来的？于是，再仔细一瞧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猛然看去，觉得很精彩，但是缺少内在的和谐温暖，不知

怎的，略嫌火暴，带点病态……”

太吉郎脸色发白，嘴唇哆嗦着，说不出话来。

“当然，不管尼姑庵有多荒凉，总不至于有狐狸、黄鼠狼什么的，附在佐田先生身上……”

“唔。”太吉郎把画稿拉到自己跟前，凝神审视着。

“嗯……说得有道理。年纪不大，倒很有见地。谢谢你……我再仔细琢磨琢磨，重画一张试试。”太吉郎连忙卷起画稿，揣进怀里。

“用不着重画，这样就很好，织出来效果会不同的。再说画笔和丝线的颜色也……”

“多谢多谢。秀男，这张图样，难道你织成暖色了吗，用以表示对我女儿的爱吗？”太吉郎慌慌张张，便告辞走出大门。

门口便是一条小溪。是地道的京都式的小溪，岸边的草也古风依然。蘸着水面。溪边的白墙大概是大友家的。

太吉郎在怀里把腰带的画稿揉成一团，掏出来扔进小溪里。

繁子突然接到丈夫从嵯峨打来的电话，要她带女儿去御室赏花，正在疑惑之间。她根本没和丈夫赏过花。

“千重子！千重子！”繁子求救似地叫女儿。“你爸来的电话，快来接一下……”

千重子过来，把母亲肩膀搂过来，接过听筒。

“好的，叫妈也来，您就在仁和寺前的茶馆等我们好了。好的，我们尽快赶去……”

千重子放下耳机，看着母亲笑道：

“不就是叫咱们赏花去么，妈，您可真是的。”

“干嘛叫上我呢！”

“御室的樱花，这几天开的正盛……”

千重子催促三心二意的母亲，一起走出店门。母亲仍然满腹狐疑。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樱花开在城里，数御室的有明樱和八重樱开得迟。算是同京都的樱花最后惜别吧。

一进仁和寺的山门，左手的樱花林（或叫樱花园），已是花开满枝，把枝条压得弯弯的。

然而，太吉郎却说：“噯呀，没人能受得了。”

樱花林中的路旁，摆着几张大坐榻，饮酒的、唱歌的，吵吵嚷嚷，乱成一片。有的乡下老婆子高兴得手舞足蹈，男人们喝得酩酊大醉，鼾声如雷，有的甚至从坐榻上滚落到地下。

“太煞风景了。”太吉郎不无惋惜地站在那里。三个人没有朝樱花林走去。说来，御室的樱花，他们早就看得很熟了。

丛林深处，在烧游客扔下的垃圾，烟雾升腾。

“咱们找个清静的地方，好吗，繁子？”太吉郎说。

临走的时候，樱花林对面高高的松树树下，坐榻的旁边有六七个朝鲜妇女，穿着朝鲜衣裙，敲着朝鲜长鼓，正翩翩起舞。倒是她们别具风韵。从绿松丛中望去，还可见山樱一角。

千重子停住脚步，看着朝鲜舞说：

“爸爸，还是地方清静些好，植物园怎么样？”

“哦，也许好些。御室的樱花看过了，也就算送走了春光。”

说着，太吉郎一家出了山门，便上了汽车。

植物园在今年四月份，重新开放。京都站前，新辟一条开往植物园去的电车线路，车来车往，往来不断。

“要是植物园的人也多，就到加茂河边稍微走走吧。”太吉郎对繁子说。

汽车行驶在新绿覆盖的城内。比起新建的房屋来，古色古香的老式房子屋顶上的嫩叶，就显得更加欣欣向荣。

植物园门前是条林荫路，向前走去，土地平阔，豁然开朗。左手便是加茂川的堤岸。

繁子把门票塞到腰带里，一无遮蔽的景致，使人心胸为之廓

然。住在批发店街，只望得见远山一角，更何况繁子难得走到店门外的。

进了植物园，迎面便是喷水池，四周开满了郁金香。

“这里的景致，跟京都的不一样。到底是美国人，在这儿盖上了房子。”繁子说。

“你瞧，那里面好像就是。”太吉郎附和着说。

走近喷水池，春风微拂，飞沫四溅。喷水池的左面，盖了一座很大的圆顶温室，全部是用钢筋和玻璃造的。三人没有进去，只隔着玻璃看了看里面的热带植物。他们逛了一小会儿。路的右侧，高大的喜马拉雅杉已经抽芽，底下的树枝铺展在地面之上。虽然是针叶树，可是那新芽娇柔嫩绿，叫人无从想象出“针”的样子来。喜马拉雅杉与唐松不同，不是落叶植物，倘若也落叶的话，难道也会像梦幻一般发出新芽么？

“我叫大友家的儿子奚落了一顿。”太吉郎没头没脑地说。“手艺比他老子好，尖锐的眼光，一直能看到你心里。”

太吉郎自说自话，繁子和千重子不免有点莫名其妙。

“您见到秀男了？”千重子问。

“听说是个很不错的手艺人。”繁子只说了这么一句。平时太吉郎最不喜欢别人问东问西的。

朝喷水池右面走去，走到尽头，又向左拐，像是儿童游乐场。只听见叽叽喳喳的声音，许多衣物堆在草地上。

太吉郎一家三口顺着树荫向右拐。出乎意外，竟走到郁金香花圃了。花开似锦，千重子惊喜之下，赞叹不已。大朵的鲜花有红，有黄，有白，还有像黑山茶一样的深紫色，开满了一园。

“嗯，新和服上倒可用郁金香做花样，就是有点俗气……”太吉郎感叹地说。

喜马拉雅杉下部刚抽芽的枝丫，全都铺展了，倘若可以比作孔雀开屏的话，那么，五色斑斓、满目芳菲的郁金香又该作何比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较呢？太吉郎凝视着这些花朵。经花色一衬映，天空为之增色，人心为之陶醉。

繁子离开丈夫几步，始终挨着女儿。千重子心里好笑，脸上却没露出来。

“妈，白郁金香花圃前那些人，似乎去相亲。”千重子低声对母亲说。

“嗯，可不是。”

“妈，您别尽瞧人家。”女儿拉了拉母亲的袖子。

郁金香花圃前有个喷水池，池内养着鲤鱼。

太吉郎从椅上站起身来，走近郁金香花圃，细细观赏。他弯下腰，向花丛看去，然后走回母女两人身旁。

“西洋花虽然艳丽，看两眼也就够了。我看还是竹林那里好。”

繁子和千重子都站了起来。

郁金香花圃是块洼地，树木环抱在四周。

“千重子，植物园的格局，像不像西洋庭园？”父亲问女儿道。

“这我也不大清楚，大概有些相似，”千重子答道。接着又说：“为照顾妈妈，咱们再待会儿吧？”

太吉郎不得已又在花圃间徜徉，只听有人喊道：

“是佐田先生吧？……果然是佐田先生！”

“啊，大友先生，秀男也来啦？”太吉郎说。“想不到会在这里……”

“是呀，我就更想不到了……”宗助深深鞠了一躬。

“我喜欢这里的樟树林荫道，尽盼着园子能再开放。这些樟树有五六十年树龄了，我们刚从树荫下慢慢踱过来。”宗助又低头致意说，“日前我儿子真是太失礼了……”

“年轻人嘛，没关系。”

“从嵯峨来的吗？”

“嗯，从嵯峨来的，不这繁子和千重子是从家里……”

宗助这才过去同繁子和千重子寒暄。

“秀男，这些郁金香你觉得怎么样？”太吉郎的问话带点生硬。

“花倒是生意盎然，”秀男唐突地答道。

“生意盎然？嗯，不错，生意盎然。不过，我看得有点发腻。花太密了……”太吉郎说着便转过身去。

花倒是生意盎然。寿命虽短，确实是生意盎然。而且来年还会含苞待放。——正同自然界的万物一样，生机勃勃……

太吉郎觉得仿佛又挨了秀男的讽刺似的。

“我缺乏眼光。衣料上或带子上，我不喜欢画郁金香这类图案，但是，要是一个大画家来画，哪怕画的是郁金香，那幅画恐怕就有了永恒的生命。”太吉郎仍看着一旁说，“古代的衣料，结果就这样。要说古老，没有比我们这座京城还古老的。它的美，是谁也造不出来的，惟有描摹而已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就以活着的树而论，没有比这座京城还古老的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这种议论太深奥，我说不来。每天忙着织布，这类高雅的事，没有想过。”秀男低了低头。“可是，假如说，千重子小姐站在中宫寺和广隆寺的弥勒佛前，真不知小姐有多美呢。”

“千重子要是听见了，该有多高兴。这么比，真是过奖了……可是秀男，我女儿很快就会变老太婆的。你看，人生好比白驹过隙。”太吉郎说。

“正是这个原因，我才说郁金香一片生意盎然。”秀男加重语气说。“花期虽短，不是尽其全部生命在怒放吗？现在是正当其时。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这倒是的。”太吉郎转向秀男。

“我并不存奢望，妄想织出的腰带子孙后代也能系。现在……我只求织好的腰带，别人能够称心，当上一件东西，系上一年半载。”

“好，有志气。”太吉郎点头说。

“毫无办法。我和龙村先生他们不一样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之所以说郁金香花一片生意盎然，反正是因为这样的心情。眼下虽在盛开，有的恐怕也凋落了两三片花瓣了。”

“对。”

“谈到落花，要数樱花落英缤纷，最有雅趣。郁金香就不知怎么样了。”

“花瓣凋零……”太吉郎说。“不过，郁金香过于浓密了，我有些发腻。颜色也过于艳丽，缺少韵致……人老了。”

“走吧。”秀男催促太吉郎说。“送到店里来的腰带纸样郁金香上，没有一株是生意盎然的。看了这里的花，真让人感到醒目。”

太吉郎一行五人，从低洼的郁金香花圃走上石级。

石级的一侧，栽了一排雾岛种的杜鹃花，与其说是一道篱笆，其实更像条长堤，花苞累累。虽然花期未到，细小茂密的嫩叶，把盛开的郁金香衬映得格外娇艳。

上了石级，右面一大片是牡丹园和芍药园。还没开花。也许是新种不久，这里的花圃不大为人所知。

东西，能看到睿山。

植物园内，随处都能望见睿山、东山和北山。芍药园东面的睿山，像是在正面。

“比睿山上也许云霞过于浓重，山显得很低。”宗助对太吉郎说。

“正因这春天的云霞，才显得春山柔媚……”太吉郎望了半晌说。“我说大友先生，看着那云霞，你有没有想到春光将逝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那么浓重，倒叫人……春光即将逝去。”

“可不，”宗助说。“快得很哩。我还没怎么赏过花呢。”

“也没什么稀罕的。”

两人默默走着。不多久，太吉郎开口道：

“大友先生，咱们从你喜欢的那条樟树林阴路走回去吧？”

“哦，那太好了。只要能在那条林阴路上走走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来的时候，就是打那里过来的……”宗助回头冲着千重子说，“小姐也随我们一道走走吧。”

樟树林阴路上，道路两边，枝柯相交。树梢上的新叶，还很嫩，带点红。没有一丝风，有时却在轻轻摇摆。

五个人几乎谁都没有说话，在树阴下，慢慢走着，各想各的。

秀男方才把奈良和京都最美的佛像同女儿比，说千重子更胜一筹，这几句话一直萦绕在太吉郎脑际。秀男对千重子，竟钟情得一至于此么？

“可是……”

倘使千重子嫁给秀男，在作坊中，哪儿是她的立足之地呢？难道像秀男娘，终日缠丝绕线不成？

太吉郎回头看了一眼，千重子只顾听秀男说话，不时地点头。

即使结婚，千重子未必非去大友家。把秀男招赘到家里又何尝不可呢。太吉郎心里这么思忖着。

千重子是独养女儿。嫁出去了，母亲繁子该多难过。

而秀男，是大友家的长子。他父亲说，手艺比他还强。不过大友终究还有老二老三。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再说，太记老店，尽管生意清淡，旧章未改，毕竟是中京的批发商，终非只有三台手工织机的作坊可比。没有一个雇工，只靠一家几口亲自劳作，也是明摆着的事。这从秀男娘朝子的身上，简陋的厨房，也能看得出来。秀男尽管是长子，只要能谈妥，不是照样可以作千重子的上门女婿么？

“你们秀男老成持重”太吉郎向宗助试探道，“年纪轻轻，很有出息。这是真话……”

“过奖了。”宗助无心地道。“干活固然肯用心出力，但一到人前，只会得罪人……真叫人担忧。”

“那很好嘛。从那次起，我总挨他的叱，”太吉郎乐呵呵地说。

“真得请你多包涵了。他就是那么个脾气。”宗助略微低了低头说：“娘老子的话，他要是听不进去，也是理都不理的。”

“那好哇。”太吉郎点头赞同。“今天你怎么只带秀男一个人出来？”

“要是把他弟弟也带来，机器不就该停了么？再说他过于争强好胜，带他出来，在樟树林里走走，或许能陶冶一下性情，变得随和些……”

“这条林阴路真不错。说实话，大友先生，我带繁子和千重子来逛植物园，也是因为秀男的好意，听了他的劝告。”

“唔？”宗助狐疑地盯着太吉郎的面孔。“恐怕是想看看令爱吧？”

“哪里的话。”太吉郎慌忙否认。

宗助回头看去。秀男和千重子稍微落后几步，繁子又落在他们后面。

出了植物园大门，太吉郎向宗助提议：

“就坐我们这辆车回去吧，西阵离这里并不远。这中间，我们要到加茂川河堤上走走，然后才用车……”

见宗助还在犹豫，秀男便说：

“那就承情了。”请父亲上车去。

佐田一家站在路旁望着汽车，宗助在座位上欠一欠身子致意，秀男有没有点头也看不清。

“这孩子，有意思极了。”太吉郎不由得想起打秀男耳光的事，忍着笑说。“千重子，你同秀男倒很谈得来。你一个年轻女孩儿，不好应付吧？”

千重子眉眼含羞地说：“是在樟树林阴路上吧？我只是听他讲。也不知他怎么同我说那么多话？那么起劲……”

“啧，还不是因为喜欢你吗？这还不清楚？他说，中宫寺和广隆寺的弥勒，不如你好看……我听了也愣住了，这个怪小子，倒挺会说的。”

“……”千重子也吃了一惊，连脖子都红了。

“说什么了？”父亲问。

“说他们西阵手工机器的命运来着。”

“命运？咦？”

见父亲沉思起来，女儿便回答说：

“命运，这话说来深奥。唉，命运……”

走出植物园，右面是加茂川的河堤，松树夹岸。太吉郎走在头里，从松树中间走下河畔。河畔是一长溜草地，绿草如茵。流水拍打着堤堰，水声骤然可闻。

草地上，有老人坐着吃饭，也有双双散步的情侣。

对岸，上面是公路，下面是散步的场所。隔着稀疏的樱花树，看得见中间是爱宕山，与西山一脉相连。跟河上游的北山，仿佛离得很近。这一带是风景区。

“有一会儿了吧？”繁子说。

从北大路桥下，可以望见河畔草地上晾着一幅幅友禅绸。

“哦，春天了。”繁子朝四周打量了一下说。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繁子，你看秀男人怎么样？”太吉郎问妻子。

“什么怎么样？”

“给我们做上门女婿……”

“什么？怎么忽然提起这事来？”

“人很靠得住。”

“这倒是。可是，也得先问问千重子的意思。”

“先前千重子说过，父母之命嘛。”太吉郎看着千重子，“对吧？千重子。”

“这可是不能勉强的事。”繁子看着千重子说。

千重子低着头。眼前浮现出水木真一面影。是真一扮成童子的样子。那时，他还小，描着眉，涂着唇，化了妆，一身王朝时代的装束，乘坐在祇园会的彩车上。——当然，那时千重子也很小。

北山杉

远自平安王朝起，恐怕在京都只要提起山，便是指比睿山，讲到祭日，便是指加茂的庙会。

五月十五的葵花祭已经过去了。

1956年以后，葵花祭奉行的仪式中，在敕使的行列里，加进斋王一行。退居斋院之前，先要在加茂川净身，这是复活古老的典仪。斋王要穿12件和服，乘牛车渡河。命妇在前，身着便服，坐在轿上；后随女官童女，杂以伶人奏乐。不仅装束可观，斋王年纪与女大学生相仿，所以，既风雅又透着华贵。

千重子有许多同学，有个姑娘曾被选去扮斋王。千重子和同学们还赶到加茂川河堤上去看热闹。

京都有众多的古庙、神社，大大小小的庙会，几乎无日无之。翻翻皇历，五月里就有好几桩。

为神祭祀献茶，开茶会，野外点茶，总有地方会架上茶釜筒

直多得转不过来。

今年五月，千重子连葵花祭也没去看。一来因为多雨，二来也许小时候各处都领她去看过的缘故。

花固然喜欢，但一看那些嫩嫩的红叶，千重子也是乐意的。高雄一带枫树的嫩叶自不在话下，若王子那里的，她也很喜欢。

人家从宇治寄来一些新茶，千重子沏好后说：

“妈，今年连采茶都忘了去看了。”

“大概还采呢。”母亲说。

“也许。”

那次植物园的樟树刚刚发芽，象花树一样美，大概在那之后不久，千重子的朋友真砂子打来了电话。

“千重子，去不去高雄看嫩枫叶？”她约千重子说：“比看红叶时人少……”

“时间还早吗？”

“那儿比城里冷，我想不会晚。”

“嗯——”千重子沉吟了一下：“当初看过平安神宫的樱花，再去看周山的樱花就好了。大概根本不记得了。那棵古树……看樱花反正过时了，我倒很想去看看北山杉，高雄离那儿不是挺近么？——看见又直又美的北山杉，心里觉得格外痛快。从高雄。再顺道去看杉树好吗？与其看枫叶，我宁愿看北山杉呢。”

反正已经来了，结果千重子和真砂子还是决定到高雄的神护寺，柵尾的西明寺，柵尾的高山寺，观赏枫树的绿叶。

神护寺和高山寺都座落在陡坡上。真砂子倒没什么，已经换了夏装，是一身轻便的西服裙，穿着平跟皮鞋。而千重子穿的是和服，真砂子怕她吃不消，便向她瞟了几眼。可是千重子毫无吃力的样子，问道：

“干嘛尽看着我呀？”

“美极了。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真美呀。”千重子站住，俯视着清泷川说。“我还以为已经是郁郁葱葱的深绿色了呢。凉快极了。”

“我……”真砂子忍住笑说。“千重子，我呀，说的是你哟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上帝怎么生下这么美的人儿呀。”

“别讨嫌。”

“一身淡雅的和服，站在万绿丛中，显得格外俏丽，要是穿著华丽，当然也一样漂亮。”

千重子穿了一件绛紫色的和服。腰带是父亲毫不可惜剪下来的那条印花布。

千重子登上石阶。想起神护寺里有平重盛和源赖朝的画像。安德烈·马尔罗认为可列为世界名画。平重盛那幅，面颊上隐约留下一点红。正想到这里，真砂子便跟她说起这话来。相同的话，真砂子以前也告诉过她几次。

在高山寺，千重子喜欢站在石水院宽阔的廊下，眺望对面的山色。也喜欢高山寺的开山祖师明惠上人在树上坐禅的那幅画。壁龛的侧面挂着轴画《鸟兽嬉戏图》的复制品。两人在廊下还受到清茶款待。

高山寺再往里，真砂子就没进去过。一般游客大抵到此为止。

千重子想起那次随父亲上周山赏花，采了一些又粗又长的笔头菜回家。后来每次到高雄，哪怕一个人也要顺路去一下遍植北山杉的村里——现在，那儿已经划为市区，街名叫北区中川北山町，大约有一百二三十户人家，实际上更应叫村。

“我走路走惯了，咱们走着去吧？”千重子说，“路又这么好。”

在清泷的川边，山势陡峭逼仄。不一会儿，美丽的杉林便已在望。杉树挺拔而齐整，一看便知是经过人工经心修剪的。北山

圆杉木是名贵木材，是这个村子的物产。

也许是到了三点钟休息的时刻，再不然就是割草回来，一群女人从杉山上走下来。

真砂子惊呆了似的，一动不动，盯住其中一个姑娘。

“千重子，那个人真像你。几乎和你没什么两样。”

姑娘穿了件藏青碎白花的窄袖上衣，系着吊袖带子，下面是扎脚裤，围着围裙，手上戴着手套，头上包着手巾。围裙一直围到后腰，两边开衩；只有吊袖带子和扎脚裤下面露出的细带子是红颜色。装束与别的姑娘毫无二致。

这些女孩子的打扮，和卖柴女或卖花女大致一样，只是不是进城卖东西，而是在山里干活罢了。大概也是日本妇女在田里和山间劳动时的穿著。

“真像。你感到奇怪吗？千重子，你仔细瞧瞧。”真砂子唠唠叨叨的。

“是么？”千重子没怎么看。“你太冒失了。”

“不管我多冒失，可她人长得那么美……”

“美是美，但是……”

“就像是你的私生子一样。”

“你瞧，你多冒失呀！”

经千重子一说，真砂子自感言语有失，说话太离谱，忙掩住笑声说：

“虽然人和人有长得像的，可你们俩简直像得吓人。”

那姑娘同女伴们，对千重子她们两人，简直没花心思，便走了过去。

她头上的手巾包得很严。前面的头发略能看到一些，可是脸庞给遮去了一半。哪能像真砂子说的，看得那么清楚，何况又不是对着脸看。

再说，这村子千重子来过几趟，看见男人家先把杉树皮剥个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大概，然后妇女把它用心刮净；也看过她们用凉水或是热水，和上菩提瀑布的砂子，打磨圆杉木的情景。她对这些姑娘的面孔，模模糊糊都有印象。因为这项加工活全在道旁或屋外做。小小的山村，未必有那么多的姑娘。当然也不可能把每个姑娘的面孔一一看得那么仔细。

真砂子目送那群姑娘的后影，略微缓和一下。

“多怪呀。”又说了一句，还侧着头端详了一会千重子的面孔。

“真的很像。”

“哪儿像？”千重子问。

“怎么说呢，也许是我的感觉？难以说清什么地方像。眉眼，鼻子……城里的小姐和山里的姑娘当然不能相提并论，你可别介意。”

“这有什么……”

“千重子，我们在她身后跟着，去她家看看好不好？”真砂子犹自恋恋不舍地说。

紧跟其踪，跑到那姑娘家去看个究竟，不论真砂子性情多么爽朗，毕竟也是说说而已。不过，千重子放慢了脚步，走走停停，要么抬头望望山上的杉树，要么看看堆在家门口的圆杉木。

白白的圆杉木，粗细一样，磨得光光溜溜，很好看。

“像工艺品吧？”千重子说。“盖茶室似乎也用这种木材。甚至还行销到东京和九州那边……”

圆杉木在屋檐下整整齐齐，竖成一排。二楼上也竖了一排。有的人家在二楼竖的圆杉木前晾着衣服。真砂子觉得有些奇怪，便说：

“那家人竟住在木头堆里了。”

“真砂子，你真是个冒失鬼……”千重子笑着说：“挨着圆杉

木，旁边不就是座很像样的房子么？”

“噢，二楼上是晾的衣服……”

“说那姑娘像我，全都是你。”

“那是两码事。”真砂子正正经经地说。“说她像你，你竟那么不自在？”

“一点也不……”千重子说着，眼前倏然现出姑娘的眼睛。在她勤劳健美的身上，那一对漆黑、深邃的眼睛，显得沉郁而忧愁。

“这村里的女人家很能干。”千重子似乎要摆脱什么似的说道。

“女人和男人一样干活，有什么奇怪的。乡下人么，都这样，买菜的啦，卖鱼的啦，全如此……”真砂子轻松地说。“像你这样的千金小姐，才什么都大惊小怪的。”

“你自己才是呢。往后我也要去干活的。”

“哼，我可不愿做工。”真砂子实实在在地说。

“要说做工，说说容易，我真想叫你看看村里姑娘是怎么干活的。”千重子又把目光移向山上的杉树。“估计剪枝已经开始了。”

“剪枝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要叫树木长好，得把不需要的枝杈拿刀砍掉。有时爬梯了，但大都是像猴子似的，从这棵树悠到另一棵树……”

“危险极了！”

“有的人一清早爬上去，到吃中饭时也不下来……”

真砂子跟着抬头仰望山上的杉树。树干挺拔齐整，美到无可言喻。树梢头上，留下一簇簇的叶子，仿佛是装饰在上面的工艺品。

山不高，也不太深。杉树挺立在山巅上，几乎株株都看得很分明。这种杉树可以用来盖茶室，所以，林景好像也有一种茶室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的风貌。

仅是在清泷川的两岸，山势峭拔，形成一道窄长的峡谷。据说雨量多，日照少，宜于培育圆杉木这种名材。当然也可以挡风。可是遇到狂风，幼树还不坚挺，有的便弯曲或变了形。

村落里，家家户户依山傍水，整齐排列。

千重子和真砂子一直走到小村子的尽头，然后又蹙了回来。

有户人家正在打磨圆杉木。把浸在水里的杉树拿上来，女人家使用菩提砂细细研磨。砂子是红褐色的，看着就跟粘土差不多，听说是从菩提瀑布那里取来的。

“那种砂子，要是没有了，怎么办？”真砂子问。

“落了雨，会随瀑布冲下来，在河底沉下。”一个上年纪的女人回答说。真砂子心想，她倒沉得住气。

正像千重子说的，女人家一个个都手脚不停的忙着，圆杉木有半尺多粗。一定是用来做柱子？

——据说磨好后，洗净，晾干，卷上纸，或裹上稻草，就可以运走了。

就连清泷川畔的河滩地上，杉树种得到处都是。

真砂子望着山上一片片的杉林，和竖在屋檐下一株株的圆杉木，不由得联想起京都旧家洁无纤尘的格子门。

村口正好有个国营公共汽车站，叫菩提道。顺路往上去，大概就有瀑布了。

两人在那里乘上回城的公共汽车。半晌无语，真砂子突兀地说：

“女孩子家要是也能长得像杉树那么挺拔该多好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只不过我们得不到那样细心的照顾就是了。”

千重子笑着问道：

“真砂子，你们见过了？”

“嗯，见面了。坐在加茂川边的青草地上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当时木屋町的凉台上顾客愈来愈多，已经点灯了。不过，我们是背朝着他们，所以凉台上的顾客看不出我们是谁。”

“今晚呢？”

“今晚约的是七点半。或明或暗的时刻。”

真砂子交际上的这种自由，使千重子不胜艳羡。

千重子一家三口坐在后客厅里吃晚饭。客厅朝着天井。

“今儿岛村先生送来不少竹叶鱼肉饭卷儿，是瓢正老铺的货色，晚上我只烧了个汤，你别太强求了。”母亲对父亲说。

“是吗？”

父亲最喜欢吃家鲫鱼做的竹叶饭卷儿。

“关键的是掌勺人回来晚了……”母亲在说千重子。“她又去看北山杉了，跟真砂子一起去的……”

“嗯。”

伊万里窑出品的碟子里，盛着竹叶鱼肉饭卷，剥开包成三角形的竹叶，米饭卷上便有一片薄薄的家鲫鱼片。汤里放了豆腐皮，还加了点香菇。

与外面格子门象极了，太吉郎的铺子还保留着京式批发老店的旧规矩。不过现在也改成股份公司，掌柜和伙计都称为职员，也大抵是早来晚走。只有从近江来的两三个小伙计还住在临街有密格子窗的二楼上。所以，吃晚饭时，后屋静极了。

“千重子，你爱上北山杉的村里去，是这样吗？”母亲问。“为什么？”

“那儿的杉树又直又好看，我想，人的心地要能长成那样该多好！”

“那，你不就是那样吗？”母亲说。

“不，我心里不舒服，又乖僻……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不错。”父亲插进来说。“不论多么直爽的人，也会有杂七杂八的念头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而且那没什么关系。孩子长得像北山杉那样固然可爱，但往往不可得。即便有，说不定什么时候会遇上灾祸不幸，树弯曲了，长大了自然会好，我是这么认为……你就看看咱们小院里的那棵老枫树吧。”

“对千重子这样好的孩子，还挑剔些什么！”母亲有些动气了。

“知道，知道。千重子是个好姑娘……”

千重子眼睛望着天井，沉默了一会儿说：

“要像那棵枫树一样坚韧，而我……”说着语带悲音。“就如同生在枫树干上坑洼里的紫花地丁那样。哦，紫花地丁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谢了。”

“真的……到明年春天准还开。”母亲说。

千重子垂下头，目光停在枫树旁那个基督像石灯上。靠屋里的灯光，那磨蚀损伤的圣像已看不太清，似乎是在祷告。

“妈，我到底生在那儿的？”

母亲跟父亲面面相觑。

“在祇园的樱花树下。”太吉郎言之凿凿的。

生在祇园夜晚的樱花树下，难道不像神话传说《竹取物语》里，赫夜公主生在竹节里一样么？

恰是这样，父亲才说得那么肯定。

千重子忽然想开个玩笑，既然生在花下，说不定也会像赫夜公主那样，给接到月宫里去——可是，她嘴上没说出来。

捡来的也罢，偷来的也好，千重子生在哪里，现在的父亲是不会知道的。恐怕连千重子的生身父母在哪里，他们也不知道。

千重子后悔起来，觉得不该问这件事。不过，不道歉似乎更

好些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会出其不意地发问呢？连她也弄不清。难道是模模糊糊想起真砂子说的，北山杉村里那个姑娘跟她长得一模一样的缘故？

千重子不知看什么才好，便把目光停在大枫树的树梢上。莫非是月亮出来的缘故，抑或是街灯的辉映，夜空才微泛白光。

“夜空的颜色像地道的夏天了，”母亲繁子也抬头望着天空说。“呶，千重子，你就是生在这个家里的。尽管不是我生的，但确实是生在这个家里的。”

“嗯，”千重子应道。

——正像千重子在清水寺告诉真一那样，她不是繁子夫妇晚上从圆山的樱花树下抱来的，而是弃在店门口的孩子，是太吉郎把她抱进家的。

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，太吉郎那时三十刚出头，也曾荒唐过一阵子。所以，妻子开头不肯相信他的话。

“说得怪好听的……兴许是跟哪个艺妓生的，弄到家里来了。”

“别胡说了！”太吉郎变色道。“你好好看看这孩子穿的衣服。这会是艺妓生的孩子吗？嗯？是艺妓生的孩子吗？”说着把婴儿递给妻子。

妻子接过孩子，把脸贴在婴儿冰凉的小脸上。

“这孩子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
“到里面再慢慢商量。你怎么愣在这里？”

“还是刚生下来的呐。”

因为不知亲生父母是谁，所以不能收为养女。户籍上，写成太吉郎夫妇的嫡亲女儿，取名叫千重子。

俗语说，领来孩子招来弟。但繁子没有再生养过。他们把千重子当作独养女儿一般抚养，疼爱。岁月悠悠，千重子究竟见弃于什么样的父母，太吉郎夫妇也不再放在心上了。至于千重子亲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生父母的生死存亡，也当然不晓得。

——当晚，吃完饭，收拾很简单。只须把竹叶和汤碗拾掇一下就行。千重子一个人在归置。

收拾完毕，她上二楼呆在自己的卧室里。翻着父亲曾带到嵯峨去的保罗·格雷和马克·夏加尔等人的画册。正欲朦胧睡去，便叫了起来：

“啊——啊——”

给恶梦魇住了，她挣扎着醒来。

“千重子！千重子！”母亲在隔壁房里喊她。千重子还没应声，纸拉门拉开了。

“魇着了吧？”母亲进来说。“做梦了吗？”

说着坐在千重子身旁，捻开枕边的台灯。

千重子在被窝里坐着。

“哟，这么多汗！”母亲从梳妆台上拿来一条纱布手帕，给千重子揩额上和胸口的汗。千重子随母亲去擦。“多白净的胸脯啊！”母亲心里一边想，一边把手帕递给千重子：

“哟，擦擦膈肢窝……”

“谢谢，妈。”

“做恶梦了吧？”

“嗯。梦见从老高的地方掉下来……嗖地一下掉进一个绿得可怕的深渊里，不见底儿。”

“这种梦，谁都做过。”母亲说，“掉进一个无底的深渊里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千重子，看着凉。换件睡衣吧？”

千重子点了点头。但还是心有余悸，想站起身，脚步却有些踉跄。

“好了好了，我自己来。”

千重子坐在床上，腼腆而灵巧地换上睡衣。正要折叠刚换下

的那件，母亲说：

“甬叠了，反正要洗。”便拿着挂到角落里的衣架上，又返回来了，坐在千重子的枕边说：

“做梦倒没什么……该不会是发烧吧？”说着把手放到女儿的额角上。凉极了。

“嗯，准是上北山杉村给累的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瞧你这样，让人放心不下，妈过来陪你睡好不好？”说着便要过去取被子。

“不必了……别担心。您就放心去睡吧。”

“是么？”母亲一边说，一边往千重子的被里钻。千重子把身子往边上挪了挪。

“千重子都长得这么大了，妈再也不能搂着你睡觉了。你说多奇怪。”

结果倒是母亲先安然睡去。千重子怕母亲肩膀着凉，用手摸了摸，接着关掉了灯。可是千重子怎么也睡不着。

千重子刚才做的梦很长，告诉母亲的，不过是个结尾。

起初，不像是梦，只是似睡非睡之际，挺高兴地想起白天和真砂子去北山杉村里的事。并且让人吃惊的是，真砂子说的那个跟千重子很像的姑娘，形像远比在村里来得鲜明。

梦做到最后，才是她掉进一个绿色的深渊里。那绿色，也许就是印在她心上的杉山。

鞍马寺的伐竹会，是太吉郎喜欢的一种仪式。因为有地地道道的男子汉气概。

太吉郎年轻时看过多次，现在已感到毫无新意。但他想带女儿千重子去见识见识。何况今年要撙节用度，鞍马寺十月里的火节，据说不拟举办了。

太吉郎担心下雨。伐竹会在六月二十日，正是黄梅季节。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十九那天有梅雨，而且大极了。

“这么下法，明天恐怕要吹。”太吉郎不时望着天空说。

“爸爸，下雨也不要紧。”

“不要紧是不要紧，”父亲说，“天不好总归……”

二十日仍是令人烦躁地下着雨。

“把窗户和柜子门关紧，潮气浓极了，不然衣料会受潮的。”

太吉郎吩咐伙计说。

“爸爸，不去鞍马寺啦？”千重子问父亲。

“明年还会有的，今年算了罢。鞍马山上云雾四合……”

——参加伐竹表演的不是出家的僧众，大抵是些乡下人，称为法师。十八日先要做好伐竹准备。鞍马寺正殿的左右两侧先竖起圆杉木，接着用雌竹雄竹各四根做横梁，缚在圆杉木上。雄竹去根留叶，雌竹则是连根带叶。

对着正殿的，左为丹波座，右为近江座，从古到今便这么称呼。

领班的，身着历代相传的白绢素服，足登武士草鞋，肩系吊袖带，腰插二把刀，头包五幅袈裟做的僧巾，身上缀满南天竹叶。伐竹用的山刀收在锦囊里。由开路的人带领走向山门。

下午大约一点。

直裰打扮的僧人吹响法螺，宣布伐竹会开始。

二男童向主持长老齐声称贺：

“恭贺伐竹神事开始大吉。”

接着二男童分头走向左右两座道贺：

“近江之竹上好。”

“丹波之竹上好。”

伐竹时，将缚在圆杉木上粗大的雄竹砍断，理好，细的雌竹不砍。

所以男童向主持长老宣布：

“伐竹完毕。”

僧众一一步入殿内，诵经开始。抛撒夏菊，以代替莲花。主持长老走下祭坛，打开丝柏扇子，上上下下连扇三次。和着“嗨哟嗨哟”之声，近江和丹波两座各有二人将竹子砍成三截。

太吉郎原想带女儿去看伐竹会，只因天阴下雨，正在游移之际，秀男挟着小包走进格子门来。

“小姐的腰带好歹织好了。”秀男说。

“腰带？”太吉郎狐疑地问。“我女儿的带子？”

秀男踞退一步，恭恭敬敬扶着席子施了一礼。

“是郁金香花样的么……”太吉郎随口问了一句。

“不，是您在嵯峨尼姑庵里画的那条……”秀男一本正经地说。“那天，我因年轻气盛，对佐田先生实在太失礼了。”

太吉郎不由得暗吃一惊。

“哪里，我只是兴之所至随便画画的。倒是你的高见点醒了我，我应当向你道谢才是。”

“承您看得起，那条带子我已经织好给您带来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太吉郎惊诧万分。“那幅草图我已揉做一团，扔进你家旁边的小河里了。”

“扔掉了？是吗？”秀男没有丝毫惧怕，镇静地说。“您不是让我看过吗？我已经记在脑子里了。”

“真不愧是手艺人呐。”说着，太吉郎额头又皱了起来。

“但是，秀男，图样我都扔进河里了，你为什么还要织呢？嗯？干吗还把它织出来？”太吉郎盯着问道，心里忽地一动，说不出是悲凉之感，抑或是愤激之情。

“缺乏内在的和谐，火爆，病态——这些评语难道不是你秀男说的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因此，一走出你家，我便把图样扔进小河里了。”

“佐田先生，请您原谅。”秀男两手扶在席上，低头道歉，我也是整天尽织些俗不可耐的东西，织得心烦意乱。”

“彼此彼此，嵯峨的尼姑庵里，静虽然静，只有一个老庵主和一个白天来帮佣的老太婆，却也寂寞得很……再说，店里的生意日渐萧条，所以，你说的话，我觉得很有道理。何须我这个批发商设计什么图案呢！那种新颖别致的花样，就更……唉！”

“我想的也很多。在植物园遇到小姐之后，也想过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这腰带，请您过目吧。要是不中意，您拿剪刀当场剪碎好了。”

“行呀。”太吉郎点头答应，又招呼女儿过来：“千重子！千重子！”

千重子正在账房里，坐在掌柜旁边，这时起身走过来。

秀男一双浓眉下，紧抿着嘴巴，神情充满自信。但双手解包时，不免微微颤抖。

对太吉郎仿佛不便说什么，便转身向着千重子。

“小姐，请你鉴赏一下。这是令尊的图样。”说着把卷好的腰带递过去，显得很拘束。

千重子把腰带刚展开一点，说：

“噢，爸爸，是受到格雷画册的启发，在嵯峨画的吧？”一直展到膝上。“暖呀，真好！”

太吉郎一脸苦相默不作声。但心里对秀男能把图案完全记在脑子里，实在感到惊奇。

“……”

“爸爸！”千重子的声音里透着率真的喜悦。“带子真好！”

她用手摸摸带子的质地，对秀男说：

“您的织工很精致。”

“暖暖。”秀男垂下头。

“我在这儿打开来看看好吗？”

“暖暖。”秀男答应了一下。

千重子站起身来，在父亲和秀男面前把带子完全展开，一手搭在父亲肩上，站着打量道：

“爸爸，您看如何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您不觉得好看吗？”

“真的好看？”

“嗯，谢谢爸爸。”

“你再仔细看看。”

“这是新花样，当然要看配什么衣裳……但是，这带子真的好。”

“是吗？嗯，既然你中意，就该谢谢秀男。”

“秀男先生，多谢您了。”千重子说着，跪在父亲身后，低头道谢。

“千重子，”父亲叫她。“这带子和谐吗？指内在的和谐

“什么？和谐？”千重子猛然间给问住了。又打量了一下带子。“您问和不和谐，这要看什么衣裳，也因人而异……现在，那种故意打破和谐的衣裳倒很时兴……”

“嗯，”太吉郎点点头说。“实际呢，千重子，当初我把带子的图样给秀男看，他说不和谐。一气之下，我把图样扔进了他们作坊旁的小河里了。”

“不过，秀男竟织好拿来了，一看，跟爸爸扔掉的那张图样还不是完全一样么？尽管画笔的颜色和丝线的颜色，略微有些差别。”

“佐田先生，请多原谅。”秀男双手扶在席上致歉说。

“小姐，实在冒昧得很，能否请你把带子系在腰上试试？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就系在这件衣服上？……”说着，千重子站起身来，系上带子。顿时显得光艳照人。太吉郎的面色逐渐缓和。

“小姐，这不愧是令尊的杰作。”秀男的眼睛放着光辉。

祇园会

千重子提着大篮子，走出店门。她要往北经过御池大街，到麸屋町的汤波半老铺去。睿山至北山之间的天空，晚霞火样的红，千重子伫立在御池大街上，抬头看了半晌。

夏天日长夜短，晚霞早出。天色颇不单调，一忽儿便染成一片火红。

“天空竟有这种样子，还是头一次看见呢。”

千重子掏出小镜子，霞光中，照着自己的面庞。

“我忘不了，一辈子也忘不了……人真是的，心情会左右一切。”

在晚霞的映照下，睿山和北山竟是一脉深蓝。

汤波半老铺里，豆腐皮、牡丹豆腐皮和八幡卷刚出锅。

“您来啦，小姐。一到祇园会，简直忙得不可开交，这还只是供应一些老主顾呢。一切请多多包涵呀。”

这家铺子，平日只接受订货。京都的点心行业中也有这样一类老店。

“是过节用的吧，一向承您照顾啦。”汤波半的老板娘一边说，一边把千重子的篮子装得满满的。

所说的八幡卷，就跟慢鱼做的八幡卷一样，是豆腐皮裹上牛蒡卷成的。牡丹豆腐皮，则类似油炸豆腐什锦，在豆腐皮里包上白果馅。

这家汤波半，是1864年那场大火中幸存的一家老字号，已有二百多年历史。当然也多少有些改进……比如，天窗上安了玻璃，做豆腐皮用的炉灶改用砖砌的。

“从前烧炭，添火时，炭灰要落到豆腐皮上，所以才改烧锯末。”

“……”

一排锅子，用四方的铜板隔开，等锅面上结成一层豆腐皮，就用竹筷巧妙地捞出来，晾在锅上面的细竹棍上。竹棍上下摆几层，豆腐皮干了就往上移。

千重子走进后面的作坊，用手扶着古老的柱子。陪母亲一起来时，母亲常抚摸这根年代久远的大黑柱子。

“什么木的？”千重子问。

“丝柏的。高得很，一直到顶上，笔直笔直的……”

千重子也摸了摸这根古色古香的柱子，然后走出这家老铺。

回家时，一路上只听到排练祇园会的鼓乐声，高亢嘹亮。

祇园会的日期，远道来看热闹的人常常以为是祭神彩车巡行的七月十七那天。所以，顶多在十六日夜里，才赶来看前夜祭。

不过，祇园会的法事，实际上七月里要做一个月。

七月一日，准备祭神彩车的各街道，先自“画吉符”，开始奏乐打鼓。

彩车中，乘有童子、饰以长刀的那辆，每年照例走在仪仗队之前。为了决定其余彩车的先后次序，七月二日或三日那天，由市长亲自主持抽签。

七月十日，“洗御舆”，算是祭祀的开始吧。彩车头一天要搭好，御舆在鸭川的四条大桥上洗；所说的“洗”，不过是神官用杨桐枝蘸水，洒于车上就行了。

十一日，童子参拜祇园神社。乘着饰有长刀的彩车，由头戴京式乌纱帽，身着古代公卿礼服，骑马的侍从随后。前去领受五位之职。高于五位的，称为殿上人。

以前，彩车上还置有神像，所以，童子两侧的侍童要扮成观音菩萨和势至菩萨。童子从神庙领受职位，象征已与神道婚配成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礼。

“为什么那么怪模怪样啊？我是男孩子呀。”水木真一小时给扮成童子时，曾抱怨说。

再者，童子要“单开伙”。饭食不能与家人共火同烧。这是为了洁净。如今，这个规矩已经从简。不过，童子吃的饭，要用火镰打两下。据说，如果家人疏忽，童子自己就会催促：“打火镰，打火镰。”

不管怎么说，童子不是巡行一天即告完事，远没有那么简单，事后还要去彩车街一一道谢，全部祭典和童子的活动，总要一个月才能结束。

较之七月十七日彩车巡行，京都人宁愿领略十六日晚上前夜祭的情趣。

祇园会的正日，即将来临。

千重子家的店铺，外面的格子门已经卸下，全都忙着做准备。

京都姑娘千重子，家里是批发商，靠近四条，祖上入祀于八坂神社，所以对年年举办的祇园会，也就不觉得稀罕了。这是京都炎夏的庙会。

让人最为怀念的，便是乘在彩车上由真一装扮的童子。每逢庙会，或闻鼓乐声喧，或见彩车四周灯火辉煌，真一的样子，便历历如在眼前。那时，真一和千重子都还只有七八岁的样子。

“即便女孩子里，那么俊的也少见。”

真一到祇园神社领受五位少将之职时，千重子也跟随趋入，彩车巡行街衢的时候，她也一直跟在后面转。扮成童子的真一，还带着侍童两人，到千重子家登门致谢。

“千重子，千重子。”千重子给喊得满脸绯红，只顾瞧他。真一化了妆，涂了口红，但千重子却是一张给阳光晒得发红的素脸。她身上穿了一件单和服，系一条三尺长的红花纹腰带，挨着

格子门，将坐榻放倒，正在同邻居的孩子放花火玩。

今晚，在鼓乐声中，在彩车灯下，千重子依稀还见到当年童子打扮的真一。

“千重子，今儿晚上，你不去逛逛前夜祭吗？”晚饭后母亲问千重子。

“妈您呢？”

“有客人来，妈不能去。”

千重子一出家门，脚步就加快了。四条上人山人海，简直走不动。

四条上那些彩车在哪里，哪个胡同有什么彩车，千重子最清楚不过了。她各处都转了转。果然热闹非常。彩车上的鼓乐之声处处可闻。

千重子走到神舆前面买了一枝蜡烛，点了供在神前。庙会期间，八坂神社的神道都迎到神舆那里。出了新京极，过四条，路南便是神舆。

在神舆前面，千重子发现有个姑娘在拜七拜，尽管只见后影，但一眼便知她做什么。所谓拜七拜，是在离开神舆几步的地方，走上前去拜一拜，退回原处，再走上前去拜一拜，这样往返拜七次。这中间倘遇见熟人，也不开口打招呼。

“咦？”千重子觉得那姑娘很面熟，禁不住也随着拜了起来。

姑娘往西走几步，再趑回神舆前。千重子正相反，是东向往还。但姑娘比千重子虔诚，祷告得更久。

姑娘拜完七次，千重子每次离神舆不像姑娘那么远，因此大致同时拜完。

姑娘凝眸望着千重子。

“你祈求什么呢？”千重子启齿问道。

“你看见了？”姑娘的声音颤抖了。“我想知道姐姐的下落……你就是我的姐姐。神佛保佑，让我们相逢。”姑娘泪水盈盈。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对极了，正是北山杉村里的那个姑娘。

神舆前挂满了敬献的灯笼，来朝拜的还点了蜡烛，所以，神像前灯火通明。可是姑娘满脸泪痕，也不怕亮光，脸上反映现出灯火闪闪。

千重子凭着一意志，没有让泪水流下来。

“我是独生女儿，没有姐妹。”说完面无血色。

北山杉姑娘哽咽着说：

“我知道，小姐，请原谅。原谅我吧。”她反复说道。“因为从小便一直惦着姐姐、姐姐的，因此认错了人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听说是双胞胎，也不晓得究竟是姐姐、还是妹妹……”

“人和人也有长得很像的。”

“姑娘点点头，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淌。她掏出手帕，边擦边说：“小姐生在什么地方的？”

“就在附近，批发商大街。”

“是么？小姐求神保佑什么呢？”

“保佑父母福寿双全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父亲呢？”千重子问了一句。

“早就不在了……一次给北山杉剪枝，从这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上，一失足，掉下来摔坏了……这是村里人告诉我的。那时，我出生不久，什么也不知道……”

千重子感到一阵揪心。

——我常想去那村子，想看挺秀的北山杉，焉知不是父亲的阴魂在召唤我？

这个山村姑娘，说她有孪生姐妹。我的亲爹会不会在树上想起我千重子这个被弃的女儿，一时失神了，无意中从树上摔下来的呢？准是这样。

千重子的额角沁出了冷汗。四条上杂沓的脚步声，祇园会的鼓乐声，好象都消失在远处。眼前一片昏黑。

山村姑娘扶着千重子的肩头，用手帕给她擦额角。

“谢谢你。”千重子接过手帕，擦了擦脸，下意识随手掖进自己衣袋里。

“你母亲呢？”千重子小声问。

“母亲也……”姑娘有些犹豫。“我生在母亲的娘家，那儿是个深山坳，比杉树村还要僻远。母亲也不在了……”

千重子停止了追问。

北山杉村来的姑娘，不用说，是高兴得流出了眼泪。一旦收住泪水，脸上转而光彩照人。

相比之下，倒是千重子凝然不动，双腿不停颤抖，心思纷乱已极。一时里平静不下来。能够扶持慰藉她的，只有姑娘那健美的身躯。千重子不像山村姑娘高兴得那么率真，目光慢慢显出幽忧的神色。

她正在犹豫下一步不知如何是好，这时姑娘招呼她说：

“小姐！”同时伸出右手。千重子握住姑娘的手，皮很厚，手很粗，不同于千重子的纤纤素手。可是，姑娘似乎并不在意，紧握着说：

“小姐，再见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啊，真高兴……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苗子。”

“苗子？我叫千重子。”

“我现在在做工。村子不大，一提苗子，谁都知道。”

千重子轻轻点头。

“小姐，你挺福气的。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嗯。”

“我发誓，今晚我们见面的事，不告诉任何人。只有这祇园神知。”

虽说是孪生姊妹，但身份殊隔，苗子大概意识到这一点。千重子思念及此，便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。但是，被抛弃的，难道不正是自己么？

“再见，小姐。”苗子又说了一句。“趁别人不留神……”

千重子心里一阵酸楚。

“我家的店就在附近，苗子哪怕就从门前走过去也好，至少去一趟吧，好吗？”

苗子摇了摇头，却又问道：“府上有几个人？”

“家里人么？只有父亲和母亲……”

“也不知为什么，我也觉得该是这样。你是父母的心肝宝贝，娇生惯养的。”

千重子拉着苗子的衣袖说：

“在这儿站得时间太长了……”

“真的。”

说着，苗子重新朝神舆诚心诚意地拜了拜。千重子也急忙随苗子拜起来。

“再见。”苗子第三次说。

“再见。”千重子也说。

“真有多话要说。什么时候，来村子里吧。在杉林里，谁都看不见的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两人挤出人群，无意中朝四条大桥走去。

入祀于八坂神社的居民不少。前夜祭和十七日正日祭神彩车巡行过后，赶庙会的人依旧络绎不绝。家家店铺门户洞开，摆上屏风什么的。早先有的屏风，画的是初期浮世绘，狩野派，大和

绘，或是一架宗达的绘画。在浮世绘的原画中，有的属南蛮屏风，在古雅的京都风俗中，描绘异国人物。画面大多表现京都当年商业兴盛，市场极繁荣。

如今，这种风俗的余绪还保留在祭神的彩车上。车上饰以中国织锦，法国葛布兰式花壁毯，毛织品，金线织花锦缎，仿织锦刺绣等。绚丽多彩的桃山风格中，还显示出对外贸易的发达，流露出一种异国情调之美。

彩车内则挂有当时名家的绘画。车的顶端看着像根柱子，据说有的是用来表示朱印船的桅杆。

祇园会敲打的鼓乐，节奏很简单，通常是“咚咚呛咚呛”。事实上有二十六套，有人说类似壬生寺演假面哑剧的音乐伴奏，有的则说近乎雅乐。

前夜祭时，彩车上挂起一串串灯笼，鼓乐喧阗，高亢嘹亮。

四条大桥东头虽然没有彩车，可是去八坂神社的这一路上，依然热闹非常。

千重子刚上了大桥，就被人流推来挤去，比苗子落后几步。

“再见。”苗子说了三次，可是千重子委决不下，不知是在这儿分手好，还是走过太记老店，甚至走到店门附近，让她知道店在什么地方好？对苗子，油然而生一缕亲切之情。

“小姐，千重子小姐！”苗子刚要过大桥，跟她打招呼走到她跟前的，是秀男。秀男把苗子错认为千重子了。“您来逛前夜祭？就一个人……”

苗子感到难为极了，但她不能回头去看千重子。

千重子倏地躲入人群。

“今儿晚上好天气……”秀男对苗子说。“明几个，天也会好，星星那么亮……”

苗子抬头望着夜空。她不知怎样回答是好。当然，苗子不可能认识秀男。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前一次对令尊十分无礼，那条带子花样真好……”秀男对苗子说。

“哎。”

“令尊后来生气了没有？”

“哎。”苗子莫名其妙，不知怎样回答。

不过，她并没拿目光去寻千重子。

苗子感到迷惑不解。要是千重子愿意见这个年轻男子，她就会走过来。

这个男子，头略大，肩很阔，目光沉静。苗子感到不像个坏人。从他提起腰带的事看来，可能是西阵那边的织工。在高高的织机上，几年坐下来，体形不管怎样总会变成这个样子。

“怪我年轻不懂事，对令尊的图样，说了几句废话，一宿没睡，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把它织出来，”秀男说。

“……”

“您系过一次没有？”

“哎。”苗子含混不清地应了一声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桥上不如马路上那么亮，人来人往，把他们隔了开来。尽管如此，秀男居然认错人，苗子依旧感到不解。

双胞胎生在一份人家，一视同仁，同样抚养，自是不易分辨。但是，千重子和苗子长在不同地方，生活境遇截然不同。苗子甚至以为，眼前这个人或许是近视也难说。

“小姐，我打算自己设计，为您精心织一条锦带，作为您二十岁的纪念，不知可以吗？”

“哎，谢谢了。”苗子期期艾艾地说。

“祇园会的前夕，能见到小姐，神佛一定会保佑我织好锦带。”

“……”

苗子心里思忖，我们是孪生姊妹，千重子准是不愿叫这人知道，因此才不过来。

“再见了。”苗子对秀男说。秀男感到吃惊。

“哦，再见。”秀男应了一声，又说，“您同意我织，那太好了。我一定赶在看红叶之前织出来……”秀男把意思又说了一遍，这才走开。

苗子用目光搜寻了一下，没有看见千重子。

方才那个男子以及腰带的事，对苗子来说，横竖无所谓，可是，在神舆前同千重子相逢，似乎出于神佛的呵护，她只觉得高兴。手扶着桥栏杆，凝望着水上的灯影。

苗子沿着桥边，缓缓走着，打算走到四条的尽头，去参拜八坂神社。

走到大桥中央，发现千重子和两个年轻男子站着说话。

“啊！”苗子不觉低声叫了出来，不过并没过去。

她是无意中看见他们三个的。

千重子本来在思忖，苗子究竟同秀男站在那里说些什么。显然，秀男错把苗子当成自己了。苗子怎么应付秀男呢？真令她为难了。

千重子想，也许该走到他们跟前去。可是不行。非但没过去，当她听见秀男喊苗子为“千重子”的一霎时，竟抽身躲进了人群。

为什么呢？

神舆前与苗子邂逅，以其内心的震动而论，千重子要比苗子强烈得多。苗子早就知道，自己是孪生，始终在寻找那不知是姐姐还是妹妹的另一个。但是，在千重子却是万万没有想到的。实在过于突然，她没法像苗子发现千重子时那么兴高采烈，她也顾不上高兴。

并且，父亲从杉树上摔下来，母亲产后早死，是方才听到苗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子说才知道的。感到一阵阵的心痛。

过去，她只是听见邻居们私下传说，才认为自己是个弃儿，可是她竭力不去想自己是被什么样的父母抛弃的，他们又在哪儿。即或想了，也于事无补。何况太吉郎和繁子对自己十分钟爱，无须再想。

今晚，在前夜祭上，苗子告诉她这些事，在千重子听来，未必是什么幸事。然而，她对苗子这样的一个姐妹，已产生一种温暖的手足之情。

“她的心地比我纯洁，又能干活，身体好像也挺好。”千重子喃喃自语。“总有一天，说不定还能依靠她呢……”

她茫茫然走在四条大桥上，这时，听到：

“千重子！千重子！”真一喊住了她。“一个人走路想什么呢？都出了神了。脸色也难看。”

“哦，是真一。”千重子回思过来，说，“真一，那年你扮作童子，乘在插着长刀的彩车上，多好玩呀。”

“当时可不好受。现在想想怪好玩的。”

真一有个同伴。

“是我哥哥，在念研究生。”

哥哥长得很像弟弟，莽撞地向千重子点了点头。

“真一小时性格懦弱得可爱，长得又细气，像个女孩子，所以把他扮成童子。真傻。”哥哥大声笑着说。

走到桥心，千重子在哥哥那张英武的脸上看了一眼。

“千重子，你今晚面无血色，像是很伤心似的。”真一说。

“也许是桥中央灯光照着的原因？”千重子说着，用脚使劲踩着地下。“再说，这个前夜祭，人头攒动，个个兴高彩烈的，孤零零的一个女孩子，看着就显得伤心似的，这又有什么？”

“那可不行。”说着真一把千重子推向桥栏杆旁边。“稍微靠一会儿吧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河上没有多少风……”

千重子手扶额角，闭起眼睛。

“真一，你扮童子，乘在插长刀的彩车里，那时几岁？”

“嗯……算起来不到七岁吧？记得是上小学的前一年……”

千重子点了点头，一声不响。她想擦擦额角和头颈上的冷汗，手伸进怀里，摸到的是苗子的手帕。

“啊！”

手帕上沾着苗子的泪痕，千重子捏在手里，犹豫着要不要掏出来。她把手帕捏成一团，擦着额角。泪水差不多涌了出来。

真一很诧异。他知道，把手帕团成一团，塞进衣袋，这不是千重子的习惯。

“千重子，你觉得热吗？还是发冷？要是热伤风，可不容易好，赶快回去吧……我们送你。好吗，哥哥？”

真一的哥哥点点头。他一直目不转睛，盯着千重子。

“不远，不必送了……”

“很近，就更得送了。”真一的哥哥说得很干脆。

三个人从桥心往回走。

“真一，你扮童子乘彩车巡行时，我始终在后面跟着，你知道不？”千重子问。

“记得，记得，”真一回答。

“那时还挺小的。”

“可不是。当童子不好东张西望，可是我心里想，那么小的女孩，难为她跟着走。累得很吧？人又挤……”

“再也不能变得那么小了。”

“你尽说的什么呀？”真一一面闪烁其词，一面疑虑重重，千重子今晚是怎么的了？

送千重子到了家，真一的哥哥向她的父母恭恭敬敬寒暄一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番，真一则在哥身后躲着。

太吉郎在后房，同一位客人喝过节酒。太吉郎倒没怎么喝，他不过是陪着罢了，繁子侍候在一旁，一忽儿站起来，一忽儿坐下去。

“我回来了，”千重子说。

“你回来啦？这么快！”说着察看女儿的神色。

千重子对客人恭恭敬敬的行过礼，然后说：

“妈，我回来晚了，没能帮您的忙……”

“没什么，没什么。”繁子示意千重子一起到厨房去。叫她来端烫好的酒，顺便说：

“千重子，也许是看你这么伤心的样子，他们才送你回来的吧？”

“嗯，真一和他哥哥一定要送……”

“我看也是。脸色也不好，东摇西晃的……”繁子摸了摸千重子的前额。“倒不发烧。看你这伤心的样儿。今儿晚上有客人，就跟妈一起睡吧。”说着，温柔地搂着千重子的肩膀。

一包眼泪几乎要滚出来，千重子拼命忍着。

“你就上楼先睡吧。”

“是，妈……”见母亲如此慈爱温蔼，千重子心头顿时释然。

“你爸爸也是，客人少，实在太闷。吃晚饭那阵功夫，倒有五六个人来着……”

千重子端酒壶进去。

“已经酒足饭饱了。再来一点就够了。”

千重子斟酒的手发颤，左手也扶着酒壶，依然微微颤动。

今晚，天井里那盏基督雕像灯也点亮了。大枫树洼儿里的两株紫花地丁，隐约可见。

花已凋落。上下两株细小的紫花地丁，不就是千重子和苗子么？两株花似乎各据一方，但是今晚不就相逢了么？千重子望着

薄明微暗中的两株紫花地丁，不禁又泪往上涌。

太吉郎也发现，千重子似乎有心事，时不时地望着她。

千重子轻轻站了起来，走上二楼。她的卧室里已铺上客人的铺盖。便从壁橱里拿出自己的枕头，到母亲房里睡下。

她恣情一恸，因害怕有发觉，便把脸埋进枕头里，两手抓住枕头的两边。

繁子走进来，看见千重子的枕头湿了一片，便说：

“来，换一只，我一会儿就来。”说着给她拿来一只新枕头，马上又下楼去了。在楼梯口停了一停，回头望了一眼，什么也没说。

铺盖只铺了两副，倒不是铺不下三副。一副是千重子的，母亲大概打算和千重子一起睡。

在脚横头，叠着两条夏天盖的麻绉被，一条是母亲的，一条是千重子的。

繁子没铺自己的被，只铺了女儿的。这本算不得一回事，千重子却能体会到母亲的一番心意。

于是，千重子止住了泪水，心绪有所平缓。

“我就是这个家里的孩子。”

千重子和苗子突然邂逅之后，心乱如麻，一时难以克制，这是很自然的。

她站到镜台前，打量自己的面孔。想搽粉遮掩一下，又没兴致，便去拿香水，在被上洒了几滴。然后把身上的窄腰带重新系好。

当然，她一时还无法入睡。

“刚才对苗子是不是太冷淡了？”

合上双眼，便看见中川村那秀丽的杉山。

从苗子的话里，千重子对自己的亲生父母，也基本上有所了解。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这件事，是告诉爸爸妈妈好呢，还是不告诉的好？”

恐怕这批发店的老夫妇，既不知道千重子生在哪里，也不知道她亲生父母的下落哪里。“亲爹亲娘已经不在人世了……”想到这里，千重子倒也没有流泪。

街上传来了鼓乐声。

楼下的客人，似乎是近江长滨那一带的绉绸店老板。已经醉意朦胧，嗓音也高起来，千重子睡在后楼上，不时也能听见一言半语。

客人喋喋不休，在讲祭神彩车队经过的路线，从四条出来，改经颇为现代化的河原町，绕过单行道御池大街，市政府前甚至搭了观礼台，所以彩车巡行，纯属“游览”性质。

从前，车队行经京都狭窄的街道，有时还要损坏一些房屋。别有情趣的是，从前可向楼上的人讨粽子，现在则是撒粽子。

四条还算好的，一旦拐进窄小的街道，彩车的脚便看不到。这倒更好。

太吉郎平心静气的解释，在宽阔的大街上，整辆彩车一览无余，那才美不胜收呢。

千重子此刻躺在被窝里，好象听见彩车的大木轮，辗过十字路口的声音。

客人今晚似乎要在隔壁房里留宿。因为，见到苗子的前后经过，千重子打算明天再告诉父母。

听说北山杉的村里，都是私人经营。并不是每户人家都有山有林的。有山的，为数不多。千重子心想，她的亲生父母大概是人家的雇工。

“我在做工……”苗子自己也这么说。

二十年前，父母生下双胞胎，或许有点不好意思。又听说双胞胎难养，而且，也考虑到生活的艰难，所以抛弃了她的也不好说。

——有三件事，千重子忘了问苗子了。弃婴是在襁褓时期，为什么抛弃的不是苗子而千重子？父亲又是什么时候从树上摔下来的？苗子倒说过，在她“刚出生”的时候……此外，苗子说，她“生在母亲的娘家，那儿是个深山坳，比杉树村还要偏远”。那地方叫什么名字呢？

苗子好象觉得同被抛弃的千重子“身分殊隔”，她是决不会自己来找千重子的。假如千重子想同苗子说什么，那就非去她干活的地方找她不可。

但是，千重子不能瞒着父母去找苗子。

大佛次郎的名篇《京都的魅力》，千重子诵过几次。脑海里忽然想起其中一段：

“北山上做圆杉木用的杉林，树梢青翠，重重叠叠，宛如云层；而红松，树干纤细，色调鲜明，丛立山间。林涛细响，恰似音乐一般……”

层山叠嶂，那圆陀的山峰，起伏的音乐，林涛的细响，这一切远远盖过庙会的鼓乐和人声，在千重子心头奔凑而来。仿佛冲破北山上的彩虹，听得见那音乐和细响……

千重子的悲哀淡薄了。也许那根本就不是悲哀。说不定是她突然遇到苗子而产生的惊愕、迷惘和困惑。大概是女孩儿天生爱流泪的缘故。

千重子翻了个身，合着眼睛，倾听那山里的歌声。

“苗子高兴得什么似的，而我自己呢？”

过了一会儿，客人同父母上楼来了。

“请好好休息吧。”父亲对客人说。

母亲叠好客人脱下的衣服，回到屋里，正要叠父亲脱下的衣服，千重子说：

“妈，我来吧。”

“还没睡？”母亲让千重子叠，自己躺下。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好香。到底是年轻人。”母亲明快地说。

近江客人喝了酒的缘故，隔着纸拉门，鼾声当即可闻。

“繁子，”太吉郎喊了一声睡在旁边铺上的妻子。“有田先生不是说，要把儿子送到柜上来吗？”

“是当店员……职员吗？”

“是做上门女婿，千重子的……”

“算了，千重子还没睡着呢，”繁子拦住丈夫说。

“我知道。千重子听听也好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是他家老二。曾经打发他来过几次。”

“我可不大喜欢有田这个人，”繁子声音虽低，语气却很坚决。

萦绕在千重子心头的山林的乐声没有了。

“是不，千重子？”母亲转身朝向女儿。千重子睁着眼睛没有作声。静默了半晌，千重子交叉着两脚，静静站着。

“有田先生看中的，大概是咱们的铺子吧。我这么猜，”太吉郎说。“而且，他也知道，千重子既漂亮又可爱……虽然是咱们的主顾，可是对柜上的情况，倒全都清楚。想必是哪个伙计透露给他的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不过，不论千重子长得怎么俊，也不能为了生意叫她出嫁，这事我想都没想过。繁子，你说是不是，这么做也对不起神灵。”

“可不是。”繁子说。

“我这人的禀性，做生意不合适。”

“爸爸，我让您把保罗·格雷之类的画册带到嵯峨的尼姑庵去，真是不应该。”千重子撑起身子向父亲道歉。

“哪里，这也是爸爸的乐趣和消遣。这样，生活才有点意义嘛。”父亲轻轻点了点头。“我又没有能耐，设计那种图案

“爸爸！”

“千重子，要不咱们把店盘出去，到幽静的南禅寺或冈崎租间小房子，哪怕西阵也行，咱们父女俩一块儿设计和服，画腰带的花样，你看好不好？不过，你受得了穷吗？”

“穷怕什么！我根本无所谓……”

“真的？”父亲说完，过一会儿就睡熟了。千重子却辗转难眠。

可是翌日，她一清早便醒了，打扫店前的街道，擦拭格子门和坐榻。

祇园会还在继续。

十八日是人山伐木节；二十三日是节后祭和屏风会；二十四日彩车上山巡行，然后祭神演出狂言；二十八日洗御舆，回八坂神社；二十九日是上奏神事已毕的奉告祭。

许多彩车都经过寺町。

千重子是杂事烦心，不得清静，庙会差不多前后忙了一个月。

秋 色

明治初年倡导“文明开化”，保留下来的惟一陈迹，便是沿着岷川行驶的北野线电车，如今也被取消了。这条线路是日本最早的电车。

这足以让人了解，千年的古都很早即取法西洋，吸收新事物。京都人居然也有这样一面。

然而，这辆“叮叮咣咣”的老爷电车，还能开到今日，或许正可以看出“古都”的特色。车身很小，对面对座，几乎彼此能碰到膝盖。

但一旦废止，又不免感到惋惜。所以，便把这辆车缀以假花，装饰成“花电车”，让一些人按照明治时的风俗装扮起来，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乘在车上，这消息在市民中盛传一时。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“节日”吧。

几天来，这辆旧电车天天客满，没事的人也要上来乘一乘。正当七月伏天，有人还撑着阳伞。

京都的夏天，比东京晒得厉害，东京现在已经看不到打阳伞走路的人了。

太吉郎在京都站前正要上那辆花电车，有个中年女人忍着笑，故意藏在他身后。要说这个，太吉郎也算得上是明治时期的老资格。

上了电车，太吉郎才发现这个女人，不大好意思地说：

“是你呀！你还不够明治时期的资格哩。”

“反正离明治也不远了。再说我家就在北野线上。”

“哦，说的是呀？”太吉郎说。

“什么可不是吗，您这人真薄情寡义……您倒是想起来了没有？”

“还带了个可爱的孩子……藏在什么哪里了？”

“甭装糊涂……您明明知道不是我的孩子。”

“啧啧，我哪儿知道。你们女人家……”

“瞧您说的，你们男人家才这样呢。”

女人带的那个女孩儿，长得白白净净，姿色可人、约摸有十四五了。单和服的外面，系着一条窄的红腰带。女孩儿忸忸怩怩躲着太吉郎，挨着女人坐下来，默默的紧闭着嘴。

太吉郎轻轻拉了一下女人的袖子。

“小千代，坐在中间来。”女人说。

三个人沉默了好一会儿。女人隔着女孩子的头，附耳对太吉郎说：

“我常想，要是叫这孩子到祇园当舞妓，一定会很红。”

“谁家的孩子。”

“附近茶馆老板的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有人居然认为是您先生同我的孩子。”女人声音低到欲无地说。

“什么话！”

女人是上七轩一家茶馆的老板娘。

“我们要去北野神社。这孩子非拉上我不可……”

太吉郎知道老板娘在开玩笑，便问少女说，“你几岁啦？”

“中学一年级。”

“嗯。”太吉郎一面打量女孩子，一面对老板娘说。“唉，到来生转世，再拜托你吧。”

女孩子生在花街柳巷，似乎也懂一些风情，太吉郎的俏皮话自然听懂了。

“有什么事非让这孩子拉上你去北野神社不可？难道她是天神下凡不成？”太吉郎揶揄老板娘说。

“没错没错。”

“天神可是男身噢……”

“是他转世托生成女的了。”老板娘假装庄重地说。“要是生成男的，就得发配，受罪。”

太吉郎噗哧一声笑了出来：“要是女的呢？”

“要是女的，对啦，要是女的，就有个如意郎君，备受疼爱。”

“嗯。”

这女孩儿模样俊俏，没有一点儿挑剔之处。梳的刘海头，又黑又亮。双眼皮，大眼睛，顾盼撩人，实在太美了。

“是独生女吗？”太吉郎问。

“不是，还有两个姐姐。大姐明年春天中学毕业，也许要下海。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全都象这孩子那么漂亮？”

“像是像，可不及她俊。”

“……”

现在上七轩连一个舞妓都没有。当舞妓，也非中学毕业不可。

所说的上七轩，顾名思义，大概原来有七家茶馆。太吉郎好像在哪儿听说，现在已增加到二十几家了。

从前，也不是很久以前，太吉郎常陪西阵的织工或是外地的老主顾，到上七轩一带野游。眼前不禁浮现出当时的女人的面影。那时，太吉郎店里的生意还很兴隆。

“你兴致倒好，竟然还来乘这辆电车……”太吉郎说。

“人顶要紧的就是念旧。”老板娘说。“吃我们这碗饭的，就不能把老主顾给忘了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偏巧今儿送客上火车，回去乘这辆电车又是顺路……倒是佐田先生好不奇怪，独自一人，一个人乘这辆车……”

“可不，唉，其实光看看也就够了。”太吉郎侧着头沉吟了一下。“也不知是过去令人怀念呢，还是现在太寂寞了。”

“要说寂寞，您还不到那个年纪。咱们一起走吧。哪怕就看看年轻姑娘也好……”

太吉郎居然要带往上七轩去。

老板娘迳直朝北野神社的神前走去，太吉郎跟随于后。老板娘恭恭敬敬祈祷了好久。少女也低着头。

老板娘回到太吉郎身边时说：

“该叫小千代回去了，您多担待些。”

“唔。”

“小千代，回去吧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女孩儿向二人道过别便走了。越走越远了，走路

的姿势也越来越像个地道的中学生了。

“您好像挺中意这个孩子的。”老板娘说。“再过二三年就出山了，您就耐着性子等着吧……现在她人就很懂事。长得是真够美的。”

太吉郎没有回答。反正到了这里，索性在园子里逛逛吧。可是酷热难当。

“到你们柜上休息一下好不好？我有些累。”

“敢情好。方才我就这么打算来着。您可是老没来了。”老板娘说。

进了那片古旧的茶馆，老板娘便一本正经地招呼说：

“您来了，真是好久不见。一向都好哇？倒是常念叨您呐。”又说，“您躺躺吧，我去拿个枕头来。哦，您方才说寂寞得慌，叫个老实的主儿来解解闷如何？”

“要是从前见过的姑娘，那就免了吧。”

太吉郎刚要入睡，走进一个年轻艺妓。她静静坐了片刻。见是个生客，心里暗想，大概挺难伺候。太吉郎一直睡意朦胧，压根儿打不起精神来说话。艺妓或许是为了逗逗客人，说她下海两年来，喜欢过四十七个客人。

“正好同赤穗义士一样多。有的也四五十岁了。现在想想满滑稽的……尽惹人笑话，说一个个该闹单相思了。”

太吉郎这才完全清醒过来。

“那么如今呢？”

“现在只有一个人。”

这当口老板娘正走进客厅。

这艺妓不过二十来岁，同泛泛之交的男人相好竟有“四十七”人之多，太吉郎真有点疑心她记的准不准。

她刚下海三天，领一个讨厌的客人去厕所，猛不防被那人抱住亲了一下。结果把客人的舌头给咬了。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出血了吗？”

“是呀，出血了。客人大发雷霆，叫赔治疗费，我呢就哭，折腾了半天。那也是他自作自受。现在连他叫什么名字，我都忘了。”

“嗯。”太吉郎盯着这个艺妓的面孔。当时她也不过十八九岁光景。这么一个细腰身、削肩膀，性格温柔的京都美人儿，竟然会使劲咬人。

“让我看看你的牙。”太吉郎对年轻的艺妓说。

“牙？我的牙么？我讲话时，您不就瞧见了么？”

“我再仔细看看，不碍事的。”

“不嘛，怪难为情的。”艺妓抿着嘴说。“您多坏呀，叫人没法开口说话了不是？”

艺妓的樱桃小口里，一排洁白细小的牙齿露了出来。太吉郎嘲弄说：

“莫不是咬断了，镶的假牙吧？”

“舌头多软呀。”艺妓不小心，说走了嘴。“真是的，我不说了……”说着把脸藏在老板娘的背后。

不一会儿，太吉郎对老板娘说：

“既然到了这里，顺便到中里去看看吧。”

“哦……那他们会高兴的。我陪您去好吗？”说罢，老板娘站起身来，走到镜台前，大概要坐下匀匀脸。

中里家的门面依旧是老样子。客厅却布置一新。

又叫了一个艺妓来，太吉郎在中里家一直待到晚饭后。

——秀男到太吉郎店里，恰巧他不在。说要见小姐，千重子便走到前面店堂里。

“祇园会那晚，您答应过我给您设计腰带，现在已经画好了，我拿来请您过过目。”秀男说。

“千重子！”母亲招呼说。“请让进里屋来吧。”

“暖。”

在朝天井的那间屋里，秀男打开图案给千重子看。一共有两幅。一幅画的是菊花配着绿叶，叶子简直看不出来，形状很别致。另一幅是红叶。

“真是太好了。”千重子看得入迷了。

“只要小姐中意，我比什么都高兴……”秀男说。“那么就请小姐定一下织哪一幅吧。”

“这个么，要是菊花，长年都可以系。”

“那就织菊花这幅吧，好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千重子垂着头，忧郁难安。

“两副都很好，但是……”她吞吞吐吐地说。“不能织成山上的青杉和红松么？”

“山上的青杉和红松？看来不大容易，我想想看吧。”秀男惊讶地看着千重子。

“秀男先生，这还得请您原谅。”

“哪里谈得到原谅……”

“这个……”千重子不知如何说才好。“前夜祭那晚，在四条大桥上，您说要给我织腰带，其实，那人不是我。您认错人了。”

秀男说不出话来。他几乎无法置信，顿时神情沮丧。正是为千重子，他才呕心沥血设计图案的。难道千重子这是表示婉拒的意思么？

但是，不论如何，千重子的措辞，她的态度，令人有点费解。秀男多少恢复一些他刚强的个性。

“那么说，我见到的竟是小姐的幻影了？是跟千重子小姐的幻影说的话？难道说祇园会上居然出现了幻影？”不过，秀男还没有说成是他“意中人”的幻影。

千重子庄重说道：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秀男先生，当时同您说话的，是我妹妹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是我妹妹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也是那晚头一次遇见她。”

“关于妹妹的事，我连父母都还没告诉。”

“什么？”秀男吃了一惊。他如云雾。

“那个出北山圆杉木的村子，您知道吧？她就在那儿干活。”

“唔？”

他惊讶得一言不发。

“中川町您知道吧？千重子问。”

“嗯，乘公共汽车曾路过那里……”

“请您给她织一条带子吧。”

“哎。”

“给她织吧？”

“哎。”秀男有点不太相信地点头答应。“因此，您方才说要红松和青杉的图案？”

千重子点点头。

“好吧，不过，是不是跟她的生活太切近了些？”

“那要看您如何设计了。”

“她一辈子都会当件宝贝的。妹妹名叫苗子，不是有山有地人家的姑娘，因此，很能干。比我坚强得多……”

秀男仍不大明白，但还是说：

“因为是小姐您要我织，我一定把它织好。”

“我再罗嗦一遍，是给苗子姑娘的。”

“知道了。但是，她怎么同千重子小姐那么相像呢？”

“我们是姐妹么。”

“即便是姐妹也……”

千重子还不便告诉秀男，说他们是孪生姐妹。

夏天的庙会上，衣衫本来轻便，灯光照射下，秀男把苗子错看成千重子，未必就是看花了眼的缘故。

古色古香的木格窗外，还围着一道木格栅栏。中间摆着坐榻，店堂开间很深——这种格局现在看来，或许是从前遗留下来的，但毕竟是堂堂京式老字号的绸缎批发商。作为这样一家批发商的小姐，同一个在北山杉村里做工的姑娘，怎么会是姐妹呢？秀男感到迷惑不解。然而，这事他又不便深问。

“带子织好后，是送到府上来吗？”秀男问。

“这个……”千重子沉吟了一下。“能不能请您直接送给苗子呢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“那就这么办吧。”千重子的嘱托里，好象另有深意。“就是路远一些……”

“哦，远不到哪儿。”

“真不知苗子会多高兴。”

“她愿意接受吗？”秀男的疑虑也不无道理。苗子大概会感到意外的。

“我先跟苗子说好。”

“是吗？那好吧……我一定送去。家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千重子也不知道。“是苗子住的地方么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先打电话或写信告诉她。”

“是吗？”秀男说。“虽说有两位千重子小姐，我还是作为小姐您的带子用心去织，接着亲自送去。”

“太多谢了。”千重子低头致谢。“那就拜托了。您感到不解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秀男先生，腰带不是给我织的，是请您给苗子织的。”

“嗯，我知道了。”

不久，秀男走出店门，仍是左思右想。不过脑子里未尝不在琢磨腰带的图案。假如画山上的青杉和红松而不大胆创新，拿给千重子用，恐怕太素净了。秀男的心里，仍当它是千重子的腰带。换句话说，假如看作是苗子姑娘的腰带，那万万不能同她的劳动生活太切近。要按照千重子说的那么织。

在四条大桥上，自己遇到的不知是叫“千重子的苗子”，抑或是叫“苗子的千重子”？他想到桥上走走，两脚便朝那里走去。白日里阳光热得灼人。秀男站在桥上，凭栏闭目，竭力不去理会人群的嘈杂和电车的轰鸣，他想倾听若有若无的淙淙流水。

千重子今年没有去看大字篝火。母亲难得随父亲一起去看热闹，千重子便一个人留下来看家。

父亲他们和附近二三家相熟的批发店，在木屋町二条南一家茶楼包了一个凉台。

8月16日的大字篝火，是在盂兰盆会最后一天为了超度祖先亡灵而点的。从前的风俗，是那天夜里把松明火把抛到空中，表示送游魂回归冥府。山上烧篝火，据说就是沿习这一风俗而来的。

事实上点篝火的有五座山，东山如意峰上点的才叫“大字篝火”。靠近金阁寺的大北山上的，叫“左大字篝火”；松崎山上的是“妙法篝火”；西贺茂的明见山，是“船形篝火”；上嵯峨山那里叫“牌楼篝火”，共是五山篝火。当天晚上要依次点燃起来，大约烧40分钟光景。这期间，市内的霓虹灯和广告灯全都熄灭。

篝火点起来后，在那山色和夜色中，千重子感到了秋色。

比大字篝火早半个月，立秋的前夜，下鸭神社里有越夏神事。

以前为了看“左大字篝火”什么的，千重子常约几个朋友登

上加茂川的堤堰。

大字篝火之类，她已经从小就看惯了。但是心里仍然惦记着：

“今年的大字篝火也……”正当妙龄，更加多愁善感。

千重子走到店外，同邻居的孩子围着坐榻玩。小孩子对大字篝火似乎不大在意，觉得放烟火才更有趣。

可是，今年夏天的盂兰盆会，千重子新添一桩伤心的事。因为祇园会上遇见苗子。苗子把亲生父母早就过世的事告诉了她。

“对了，明天去看看苗子吧。”千重子思量着。“秀男织腰带的事，也得同她说好……”

第二天下午，千重子换上一身素净衣服出门。——大白天里，千重子还没有看见过苗子呢。

她在菩提瀑布那一站，下了公共汽车。

北山町眼下正是繁忙的季节。男人家已经开始剥杉树皮，杉树皮堆得老高，四处还摊了一片。

千重子正在游移，刚走了几步，只见苗子一阵风似地跑了过来。

“小姐，你来得可太好了。真的真的，来得太好了……”

千重子见苗子一身干活打扮，便问：

“不要紧么？”

“不要紧，我今儿告了假。因为我看见你来了……”苗子气喘吁吁地说。“我们上山到杉林里说说话去吧。谁也看不见咱们。”说着便拉着千重子的袖子。

苗子兴冲冲地赶忙解下围裙，在地上铺好，丹波土布做的围裙，能围到腰后，大小足够两个人并排坐着。

“请坐吧。”苗子说。

“谢谢。”

苗子把头巾摘下，用手拢了拢头发说：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真的，你来了，可太好了。我高兴死了……”目光亮晶晶的，看着千重子。

泥土的气息和着杉树的清香，杉山一片芳馨，有一股龚人的芳音。

“到了这儿，下面就看不到我们了。”苗子说

“我喜欢这美丽的杉林，偶尔也上这儿来过。可是钻进杉树林里，这还是头一次呐。”千重子放眼向四周望去。杉树差不多一般粗细，笔直地矗立在两人的周围。

“这些都是人工培植的。”苗子说。

“是么？”

“这些树大概上40年了。可以伐下来做柱子什么的。要是老这么长下去，不知道能不能长到上千年，老粗老高的？有时我就这么想。不过，我最喜欢的是原始森林。可村里却像种花那么侍弄着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世界上要是没有人，就不会有京都这座城，到处都会是原始森林或杂草丛生的荒原。这一带就该成了麋鹿和野猪的天下，你说是不？这世上怎么会有人的呢？人是最可怕的……”

“苗子，你常想这些事么？”千重子感到惊愕。

“有时候这么想想……”

“你讨厌人么？”

“我顶喜欢人……”苗子回答。“没有什么能像人那么叫我喜欢的了。要是世上没有人，那该成什么样子呢？有时躺在山上打过一阵瞌睡，我一下子就有了这个念头……”

“这不正是你藏在心里的厌世念头么？”

“我最不喜欢厌世什么的。每天我都快快活活地干活……不过，人毕竟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两个姑娘所在的杉林，忽然暗下来了。

“下阵雨了。”苗子说。雨水积在杉树梢头，变成很大的水珠，从叶子上落下来。

接着而来的，是一阵轰隆隆的雷鸣。

“真可怕！”千重子脸色发青，抓住苗子的手说。

“千重子，你把腿蜷起来，缩得小一点。”说着，苗子伏在千重子身上，差不多把千重子整个儿给遮住了。

雷声愈来愈令人惊怖，电闪雷鸣一阵紧似一阵。那声响大有山崩地裂之势。

而且，近在咫尺，好象就在两个姑娘的头上。

雨点刷刷拉拉地打在杉树梢上，闪电的光把大地照得雪亮，也照在两个姑娘周围的杉树干上，美丽挺拔的树干刹那间显得幽阴可怖。猝不及防，又是一阵雷鸣。

“苗子，雷好像要劈下来了。”千重子把身子缩作一团。

“也许会劈下来。不过，劈不到咱们头上。”苗子用力地说。“怎么会劈下来呢！”

于是用身子把千重子遮得更严了。

“小姐，你头发湿了一点。”说着用手巾把千重子脑后的头发揩了揩，然后叠成两折，盖在千重子的头上。

“雨点也许会淋透，可是雷是决不会劈到小姐头上或是身旁的。”

性情刚毅的千重子，听了苗子镇定自若的声音，才略略放下心来。

“谢谢……真得谢谢你。”千重子说，“你遮着我，自己却给淋湿了。”

“干活穿的衣裳，没关系。”苗子说，“我高兴极了。”

“你腰上发亮的，是什么呀？”千重子问。

“噯呀，我真粗心。是镰刀。刚才在路边刮杉树皮，一看到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你就奔过来，竟把镰刀也带来了。”苗子发现腰上的镰刀后说。“好险！”说着把镰刀扔到远处。是一把没有木柄的小镰刀。

“回去时再拣吧。可我实在不想回去……”

雷声从两人的头上响了过去。

千重子完全想象得出，苗子用身体庇护自己的姿态。

即便是夏天，山里下过阵雨，连指尖都是冰凉的。可是苗子从头到脚遮着千重子，把体温也传给了千重子，一直暖到她心上。有种说不出的亲密和温暖。千重子感到幸福，静静闭着眼睛不动。

“苗子，太谢谢你了。”千重子又说。“在娘胎里，大概你也是这么护着我的。”

“我想准是你推我，我踢你的。”

“是呀。”千重子笑了起来，笑声充满了手足亲情。

雷声停了。阵雨也随着过去了。

“苗子，多谢你了……雨停了吧？”千重子在苗子身下动了动，想站起来。

停了。不过先别过，再这么待一会儿。树叶上还在滴水呢……”苗子仍旧遮着千重子。千重子用手摸了摸苗子的后背。

“你浑身都湿透了，不冷么？”

“我已经惯了，不碍事的。”苗子说：“你来了，我太高兴了，浑身直发热。你也淋湿了一点。”

“苗子，爸爸从杉树上摔下来，是在这一带么？”千重子问。

“不晓得。那时我还是个小毛头呢。”

“妈妈的老家在哪儿？外公外婆身体都好么？”

“也不晓得。”苗子回答说。

“你不是那儿长大的么？”

“为什么要打听这些事呢？”经苗子这一问，千重子倒噤住了。

“你没有这些亲戚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只要你认我这个妹妹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祇园会上我真不该多这个嘴。”

“不，我很高兴。”

“我也是……可是，苗子不会到小姐家的店里去的。”

“你来吧，我要好好招待你。还要告诉爸爸妈妈……”

“千万别说。”苗子强调地说。“假如小姐像今天这样遇到什么难处，我就是豁出命来也要保护你……你该明白我的意思啦。”

“……”千重子的眼睛一热，说道：

“我说，苗子，前夜祭那晚，别人以为你是我，让你为难了吧？”

“哦，是说什么腰带的那个人吧？”

“那个年轻人是西阵那儿织腰带的。人很好……他说要给你织条腰带，是吧？”

“因为他把我当成你了。”

“最近他把那带子的图样拿来给我看了，我就告诉他，那不是我，是我妹妹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便求他给我妹妹苗子也织一条。”

“给我？”

“你不是答应过他么？”

“那是因为他认错了人。”

“我请他给我织一条，也给你织一条。作为我们姐妹一场的纪念……”

“我……”苗子感到十分意外。

“倒不是因为祇园会上你答应的缘故。”千重子温柔地说。

苗子的身子方才还护着千重子，现在忽然有些发僵，静着不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动。

“小姐，要是你碰到什么难处，我会心甘情愿什么都替你做的。可是要我替你接受别人的礼物，我不喜欢那样。”苗子干脆地说，“那太难堪了。”

“不是替我。”

“是替你”。

千重子在想，如何才能劝苗子同意。

“岂非我送你，你也不收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是我要送你，才叫他织的。”

“恐怕不是这么回事。前夜祭那晚，别人弄错了我们两个，说是要送你一条腰带。”停了一下苗子转了话题说，“那个织带子的，那个织匠，但是非常地爱慕你呀。我好歹也是个女孩儿，所以我知道。”

千重子顾不得羞躁，说道：

“要是那样的话，你就不肯收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说了，你是我妹妹，特意请他织的……”

“那我就收下吧，小姐，”苗子最后还是让步答应了。“尽说些废话，请别见怪。”

“带子由他送到你家里，你住在哪儿呢。”

“住在村濑家。”苗子说，“带子一定会是上好的，像我这种人，有机会系么？”

“苗子，一个人的将来谁能料得定呢。”

“可不，这倒是。”苗子点点头说：“我倒不想有什么出头之日……这带子即使没有机会系，我也要当作宝贝珍藏起来。”

“我们柜上不卖腰带，回头我可以挑一套和秀男的腰带相配的和服送你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爸爸人很古怪，最近生意上的事，越发提不起精神去管。像我们这种批发店，往后也不能尽卖高档货。现在市面上化纤品和毛料什么的，也逐渐多起来了……”

苗子抬头看了看树梢，从千重子背上直起身子。

“还有点水滴落下来……可你这么窝着太别扭了。”

“没什么，多亏你……”

“生意上的事，你不好帮着照管一下么？”

“我？”千重子像触着了痛处，站起身来。

苗子的衣服淋得精湿，在身上贴着。

苗子没有送千重子到车站。不是因为衣服湿，可能是怕引起别人注意。

千重子回到店里，母亲正在过道里头给伙计准备下午的茶点。

“回来了？”

“回来了，妈。今天回来得晚了……爸爸呢？”

“进了挂幔帐那间屋，谁知道想什么呢。”母亲凝视着千重子说。“你到哪儿去了？衣裳也湿了，都打皱了，去换换吧。”

“哎。”千重子上了后楼慢慢换着，又坐了片刻。下楼时，母亲已经把下午三点钟吃的茶点给伙计送过去了。

“妈。”千重子的声音微微发颤。“有件事我想先告诉妈一个人……”

繁子点点头：“到后楼上去吧。”

这一来千重子反倒不大自然起来，便问：

“这儿下过阵雨么？”

“阵雨？没下过。你要告诉我的。怕不是下阵雨的事吧？”

“妈，我上北山杉的村里去了。那儿有我一个姐妹……也不知道是姐姐还是妹妹，跟我是双胞胎。今年祇园会上第一次遇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见。听她说，父母他们早就去世了。”

当然事出繁子的意外。她只是盯着千重子的面孔“北山杉的村里……哦？”

“这事我不能瞒着妈。祇园会那次连今天，我们一共只见过两次面……”

“还是个女孩儿呐？现在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在村里帮工，干活。挺好的一个姑娘。她不肯到咱家来。”

“嗯。”繁子沉默了一会儿，“知道了这事也好。那么，千重子你……”

“妈，千重子是妈的孩子。同过去没什么两样，让我做你们的孩子吧。”她神情恳切地说。

“这还用说。千重子就是我的孩子，都已经二十年了。”

“妈……”千重子把脸伏在繁子的腿上。

“实际上，打祇园会以来，就见你时常发愣，以为你喜欢上什么人了，妈还想问你来着。”

“领那姑娘到家里来一次好吗？等伙计下了班，晚上的时候。”

千重子在母亲腿上摇头说：

“她不肯来。还管我叫小姐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繁子摸着千重子的头发说：“还是告诉妈好。长得和你很像么？”

丹波壶里的金钟儿，又开始叫了。

青 松

太吉郎听人说，南禅寺附近有座合适的房子出售。便想趁秋高气爽，出去散散步，然后顺路打量打量房子，于是带上妻子女儿同去。

“你打算买下来吗？”繁子问。

“看了再说。”太吉郎忽然发火说。“价码挺便宜，听说房子不大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就是光散散步也好嘛。”

“好是好……”

繁子心绪不宁。买下那座房子，往后家里店里要天天来回跑么？——中京的批发商大街，近来也像东京的银座或是日本桥那样，老板另外住，天天去店里上班的也多起来了。要是那样倒也好，太记老店生意虽然日渐萧条，另外买座小房子，这点余裕总还有的。

不过，太吉郎的心思，该不会是把店盘掉，从此“隐居”在那座小房子里吧？趁手头还宽裕，赶早打主意也许更好。可是，住在南禅寺的小房子里，丈夫何以为生呢？人已经年过半百，也该让他过两天称心如意的日子才是。把店盘掉，数目会很可观。要是坐吃利息，不免有种恐慌之感。假如能请人拿这笔钱好好周转，自能安乐度日。然而，在繁子心目中，一时之间还想不出有这样的人来。

母亲这里心事重重，虽未形之于口，女儿千重子早已察觉到了。千重子还太年轻。看着母亲的目光里，流露出一缕怜恤之情。

与此相反，太吉郎却没事似的，高高兴兴，快快活活的。

“爸爸，既然到那一带散步，我们从青莲院那儿绕一下好吗？”千重子在车上央求说，“只在门口经过一下就行……”

“哦，樟树，你想看看樟树吧？”

“嗯，”父亲这么机智，千重子很惊讶。“是看樟树。”

“去，去。”太吉郎说，“爸爸年轻时，常会同三朋四友，在那儿的大樟树下谈天说地。——但如今故交已远，一个都不在京都了。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……”

“到了那儿，处处叫人回首往事啊。”

千重子任凭父亲追怀他的青春年华，隔了一会儿说：

“我从学校毕业后，白天还没看过那儿的樟树呢。”接着又说，“爸爸，您知道晚上游览车的路线么？参观寺庙，青莲院算一座，汽车一开进山门，就有几个和尚提着灯笼出来迎接。”

长长一段甬路，直通庙门，僧众几人提灯引路，这正是最富情趣之处。

照导游指南的介绍，青莲院的僧尼会奉淡茶待客。可是千重子笑着说，到了方丈以后，“茶倒有，好些僧尼端着一张大木托盘，上面摆了许多粗瓷茶碗，放下就赶紧走开了。”千重子接着又说：

“也许还有尼姑夹在里面，可是，快得简直叫人来得及看上一眼……真扫兴，茶也是半冷不热的。”

“那有什么办法。要是客客气气，岂不是要耽搁功夫吗？”父亲说。

“嗯，这还算好。宽敞的大院里，四面八方打着照明灯，居然有和尚站在院当中，长篇大论地演说，虽说是介绍青莲院，真也是口若悬河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走进庙堂，所有地方都能听见古琴幽扬，我和同学说，不知是有人在弹奏，还是放的留声机……”

“嗯。”

“接着我们还去祇园看舞妓来着。在歌舞排练场上给跳了两三段舞。哎呀，舞妓叫什么来着？”

“叫什么？”

“腰带倒是垂下来的，衣裳可挺寒酸的。”

“唔？”

“接着又从祇园上岛原的角屋去看花魁。花魁穿的衣裳什么的，大概货色很地道，使女也打扮成那样。在粗大的蜡烛光下，表演了一下喝酒的样子，那叫交杯酒吧？然后在门口的泥地上，还按照花魁的步法走了几步给我们看。”

“唔？能看到这些，就很不简单了。”太吉郎说。

“可不是么。要说有趣，就数青莲院的和尚提灯给客人引路，再就是岛原的角屋。”千重子说：“我记得以前好像告诉过你们……”

“什么时候带妈也去看一次。角屋啦，花魁啦，我还从来没见过呐。”母亲说话的功夫，车已经到了青莲院前。

千重子怎么会想到要去看樟树的呢？是因为上一次在植物园樟木林阴道上散过步？还是因为北山杉是所谓人工栽培的，所以，她才更加喜欢天然成趣的大树呢？

青莲院入口处的石墙上，只长了四棵樟树。其中，眼前的一棵似乎是棵古稀老树了。

千重子一家三口对着那棵樟树，默默地眺望着，樟树虬枝横空，盘缠纠结，形状古怪。目不转睛地看着看着，觉得似乎蕴有一股可怕的力量。

“行了吧？走吧！”太吉郎说着便朝着南禅寺走去。

太吉郎从怀里掏出钱夹，找出一张画着去空房的路线图。一面看一面说：

“我说千重子，这樟树，我不大清楚，是不是宜于长在温暖的南国？热海和九州那边就挺多。这里的虽然是老树，你不觉得像大盆景吗？”

“京都又何尝不如此呢？山也罢，河也罢，人也罢……”千重子说。

“唔，是吗？”父亲点了点头，又说，“未必人人都如此吧？”

“不管是今人还是历史上的古人……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倒也是。”

“照你这么说，日本这个国家不也这样吗？”

“……”千重子思忖着，父亲的话从大处看，确乎如此。她便说：“不过，仔细看一下那盘错的枝干，您难道不觉得有股强劲的生命力，令人望而生畏么？”

“这话很对。你一个年轻女孩子家，怎么竟想这种事？”父亲回头看了一眼樟树，然后凝目望着女儿说：“的确像你说的。正如千重子又黑又亮的头发在长一样，这也是一种生命力……，爸爸已经变得迟钝了。衰老了。不过，你的话倒很有见地。”

“爸爸！”千重子深情地喊着。

站在南禅寺的山门口，朝院内望去，寥廓空寂，照例不见几个人影。

父亲看着去空房的路线图，朝左拐去。房子确实很小，围墙却很高，院子也深，走进窄小的院门，到房门口的小径两侧，长着长长一溜胡枝子花，正开着白花。

“呀，好美！”太吉郎伫立在门前，看那白胡枝子花，简直看迷了。不棕，当他看见邻居家隔壁那座大房子，是家包饭的旅馆时，便已无意再看房子了。

然而，这一簇簇白胡枝子花，使他流连忘返。

太吉郎有一晌没来过这里，看到南禅寺前面的大街上，骤然之间许多人家变成旅馆，先已感到了惊讶。其中有的经过重新翻修，改成接待团体旅客的大旅馆，外省来的学生进进出出，闹闹哄哄的。

“房子好像挺好，可是不行。”太吉郎站在胡枝子花的那家门口，嘟哝着。

“看这势头，总有一天整个京都都要变成旅馆了，就像高台寺那一带似的……大阪和京都之间成了工业区，京西一带还有空地，虽然不便，但没人顾及，附近不知要盖多么稀奇古怪、豪华

时髦的房子……”太吉郎颓丧地说。

太吉郎也许依旧留恋那一簇簇的白胡枝子花，刚走了七八步，一个人又趑回去看。

繁子和千重在路边上等他。

“开得真美啊！这其中难道有什么奥秘么？”太吉郎走向母女二人身旁时说，“要是用竹棍支起来就好了……倘若下雨，花叶要沾湿衣服，石径便走不得人了。”又说：“想必胡枝子花今年依旧盛开时，恐怕房主还无意于出售这座产业。到了非卖不可时，大概也就任其凋零败落了。”

母女二人沉默无语。

“人就是这么回事。”父亲神情为之黯然。

“爸爸，您这么喜欢胡枝子花么？”千重子强作欢颜。“今年是来不及了，明年我给爸爸设计一件有小碎花的衣料，用胡枝子花图案。”

“胡枝子花是女人家穿的花样。那是用来做女人单衣的。”

“我想试一下，既不是妇女穿的花样，也不是单衣花样。”

“唔？小碎花，做内衣么？”父亲看着女儿，笑着掩饰说。“爸爸设计一件樟树花样的和服或和服外褂给你穿，处划报酬。穿上这种花样该像个怪物了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正好是男女颠倒。”

“没有颠倒。”

“穿着樟树打底的和服，像怪物似的，你能上街么？”

“能，什么地方都能去。”

“嗯。”

父亲低头，似在沉思默想。

“千重子，我并非单单喜欢白胡枝子花。不论什么花，不论何时何地，看了总叫我动心。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这倒是。”千重子答道。“爸爸，龙村离这儿很近，既然到了这儿，我想顺便去看看……”

“哦，那家店是专门对外国人的……繁子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千重子想去就去吧。”繁子爽快地答应说。

“唔。那儿可不出售龙村的腰带……”

那不远处的下河原町，是高等住宅区。

千重子一走进店时，就一一打量摆在右面的一卷卷丝绸女衣料，看得很用心。这些都不是龙村的产品，是钟纺的。

繁子走过来问：“千重子也想穿西装么？”

“不，不是这样的，妈。我想知道一下外国人喜欢什么样的丝绸。”

母亲点了点头，在女儿身后站着，不时伸手摸摸衣料。

正中的店堂和廊下，陈列一些仿古衣料，大部分是正仓院藏品，有些是古代衣料。

这些都是龙村的出品。龙村丝绸制品举行过几次展出，收藏的古代衣料及其图案，太吉郎都看过，印象颇深，名称也全都 know，但仍情不自禁又细细地看起来。

“敝号想叫外国人见识见识，日本也能织出这样的精品。”一个认识太吉郎的店员说。

这话以前来的时候，也曾听说过，这次太吉郎听了仍是点了点头。看到仿唐代的丝绸制品，太吉郎说：

“古代真了不起啊……有千把年了吧？”

这里成疋的仿古衣料大概不会出售。——有织成女佣腰带的，太吉郎很喜欢，曾给繁子和千重子买过几条，可是这家店看来是面向洋人，没有腰带出售。大件商品不外乎装饰用台布之类。

玻璃柜里摆着手提袋、钱包、烟盒、绸巾等一些小物件。

太吉郎买了两三条不像龙村出品的龙村领带和一只菊花绉钱

包。“菊花绉”者，是把光悦在鹰峰发明的一种叫“大菊花绉”的造纸工艺，应用于绸料上；这种工艺方法，时行得还不太长时间。

“东北有个地方，现在还生产一种钱包，是用结实的日本纸造的，跟这个很一样。”太吉郎说。

“是，是。”店里的人回答说，“不过，同光悦有什么关系，我们还不了解……”

里面的玻璃柜，陈列着索尼出的小型收音机，太吉郎一家人看了十分惊讶。即便是为了“赚取外汇”，摆在这里寄售，也太不伦不类了……

他们三人给让进后面的会客室里用茶。店员说，这些椅子，有好几位外国来的所谓贵客都坐过。

窗外是一簇杉林，虽然不大却很稀罕。

“这是什么杉？”太吉郎问。

“不大清楚……好像叫 guǎngyè 杉。”

“哪几个字？”

“花匠不识字，大概不准确，大概是广叶杉三个字。据说本州南边才有这种树。”

“树干的颜色……”

“那是青苔。”

小收音机响了，转过头看见，有个青年正在向三四个外国女客作介绍。

“啊，是真一的哥哥。”说着，千重子站了起来。

真一的哥哥龙助，也迎着千重子走过来，向坐在会客室椅子上的千重子的父母鞠了一躬。

“你给那几位太太作向导么？”千重子说。两个人走近之后，千重子觉得龙助同性情随和的真一不同，有种凌人之势，叫人说不出话来。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谈不上是向导，因为我朋友给她们作翻译，他妹妹突然死了，我临时代三四天。”

“哦，他妹妹……”

“是的。比真一小两岁，是个可爱的姑娘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真一英语不很流利，又腼腆。只好我来……这家商店也无须翻译……再说，到这里来也只买些小收音机什么的。这些美国太太都住在京城饭店。”

“是么？”

“京城饭店离这里不远，顺便进来看看的。好好看看龙村的纺织品也行，倒看起来小收音机来了。”龙助低声笑笑说，“反正也无所谓。”

“这里陈列收音机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。”

“小收音机也好，龙村丝绸也罢，一个美金就是一个美金，这没什么不同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方才在院子里，池里有各种颜色的金鱼，我心里正发愁，要是细究细问起来，我该怎么讲解才好。幸而她们只是一叠连声地嚷漂亮呀漂亮的，倒帮了我的大忙。对金鱼，我又不大懂。金鱼的颜色，英文究竟怎么说才确切，也不晓得。什么花斑金鱼啦，等等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千重子小姐，出去看看金鱼好吗？”

“那几位女客怎么办？”

“让店员招呼他们好了，马上就吃茶点的时间了，也该回饭店了。说是要会同她们的丈夫到奈良去。”

“那我跟父母说一声就来。”

“好的，我也向她们打个招呼去。”龙助回到女宾身边，不知

说了些什么。她们一齐朝千重子看过来。千重子不禁脸颊绯红。

龙助随即过来，带千重子走到院里。

两人坐在池边，看着美丽的金鱼游来游去，默然有顷。

“千重子小姐，对于贵掌柜——就股份公司来说，应该称专务董事或常务董事，你要给他点厉害看看。你办得到吧？要我给你助阵也行……”

千重子感到愕然，心里不由得揪紧了。

从龙村回家的当晚，千重子做了一个梦。——她蹲在池边，各式各样的金鱼聚在她的脚下。金鱼一条挨一条，有的泼刺翻跳，有的探头出水。

就是这样一个梦。梦见的全是白天的事。千重子把手伸进池里，搅起一圈圈的涟漪，金鱼便游近来。千重子自己也吃惊，对鱼群感到有说不出的喜爱。

站在身旁的龙助，惊讶的程度更甚于千重子。

“千重子小姐的手，难道有什么香气——灵气么？”龙助说。

千重子听了有些赧然，站起身来说：“大概金鱼和人很快便能相熟的缘故。”

“龙助目不转睛地看着千重子的侧脸。

“东山就在那边呐。”千重子躲开龙助的目光说。

“哦，你不觉得山色有些不同么？已经带些秋意了……”龙助回答说。

千重子醒来后，不记得梦里龙助在不在身旁。半晌没能入睡。

翌日，千重子很踌躇，龙助劝她给掌柜点“厉害看看”。她感到难以开口。

店快打烊的时候，千重子坐到账台前。账台是用矮格子栅栏围起来的，很是古朴。植村掌柜感到千重子气色不同寻常。

“小姐，有事吗？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给我看一下，有我穿的和服料子没有。”

“小姐穿的吗？”植村松了口气。“您要我们柜上的？现在挑，是要年下穿的？还是出门做客穿的？要长袖子和服？那好说。小姐一向不是在冈崎染织店或是万记领子店订购吗？”

“把柜上的友禅绸拿给我看看，不是年下穿的。”

“行，行。有多少都拿出来让小姐过过目。大概能中小姐的意。”植村起身招呼两个伙计，耳语几句，三个人捧出十多块料子，在店堂里熟练地一块块摊开来。

“这块就行。”千重子当即挑中。“请在五天或一个星期之内给做得。里子什么的，您就看着办吧。”

植村给镇住了。“一方面要得太紧，另外，咱们店是批发商，很少拿活出去订做，不过，这也没什么。”

两个伙计灵巧地卷起绸料。

“这是尺寸。”千重子放在植村的桌上。却没有立即走开。

“植村掌柜，店里的生意我想一点点学起来，熟悉熟悉。还请请您多指教。”千重子轻声细语地说，略微低了低头。

“不敢当。”植村神情颇不自在。

千重子沉静地说：

“明天也行，请把账拿给我看看。”

“账？”植村苦笑着说：“小姐要查账？”

“哪里是查账呀，我可没那么不知天高地厚。我想看看账，是因为不知柜上都做些什么生意。”

“是吗？要说账，可多得很呐，还有专对税务局的。”

“柜上做了两本账么？”

“瞧您说的，小姐！要干那弄虚做假的事，得请您小姐来。咱们可完全是光明正大。”

“明天就拿给我看吧，植村掌柜。”千重子口气很干脆，说完便从植村面前走开了。

“小姐，您还没出世，我植村就管这爿店哩……”见千重子头也不回，植村低声又咕噜一句：“岂有此理！”然后啧啧两声，说：“腰好痛哇！”

千重子走到正在做晚饭的母亲身边，母亲几乎给她吓住了。

“千重子，你跟掌柜说这些，可了不得。”

“哎。妈，您辛苦了。”

“年轻人看着老实，也够吓人的了。妈这儿听着都要打哆嗦了。”

“这也是别人出的主意。”

“哦？是谁呀？”

“真一的哥哥，上次在龙村……真一他们柜上，另外，他父亲用心经营，以及又有两个好掌柜。所以龙助说，要是植村掌柜辞职不干，他们可以拨一个掌柜来，他亲自来也行。”

“龙助他本人么？”

“嗯。他说不管怎样将来得做生意，研究生院那儿随时都可以退学……”

“是么？”繁子望着千重子那光艳照人的面庞。“植村掌柜辞职，倒不必担心……”

“后来还说，在种白胡枝子花的那家人家附近，要有合适的房子，就叫他爸爸买下来。”

“哦！”母亲顿时说不出话来。“都怪你爸爸有些厌世的缘故。”

“可他说，爸爸这样不满好吗？”

“这也是龙助说的么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妈，我求您件事。也许您都瞧见了，让我把柜上的和服送一套给杉树村那姑娘好吗？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好的，好的。外褂也送一件怎么样？”

千重子忙移开目光，泪水涌上了眼帘。

为什么叫高机呢？固然因为手工织机比较高，不过，安装机器的时候，还要把地面浅浅地挖去一层，埋在土里，据说，土里的潮气对生丝无损有益。原先人要坐在高机上。现在是把筐里放上大石头，吊在机器的横头。

有的染织房里，手工织机和机械织机两种都用。

秀男家只有3台手工机器。兄弟3人各织一台，父亲宗助偶尔也上机器。这在小作坊不少的西阵那一带来说，就算是蛮不错的了。

千重子要的腰带，愈接近完工，秀男心里愈感到喜悦。一来是他苦心孤诣快要织得了，二来在机杼来去之中，轧轧的机声里，有千重子的情影在。

不，不是千重子，是苗子。不是千重子的腰带，而是苗子的。然而，秀男织着织着，把千重子与苗子变成一个人了。

父亲宗助立在身旁看了一会儿说：

“嗨，好漂亮的腰带！图案新奇的很呀。”侧了头又问，“谁家的？”

“佐田家，千重子小姐的。”

“图案呢？”

“千重子小姐设计的。”

“唔？千重子小姐她？当真吗？哦！”父亲蓦地一怔。看了看，又用手摩挲一下机器上的腰带。“秀男，织得很密实，蛮好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秀男，记得以前也跟你说过。佐田先生对我们可是恩深义重呀。”

“听说过啦，爸爸。”

“哦，听说过啦？”宗助依旧喋喋不休地说：“我是织工出身，靠一个人白手起家。好不容易买了一台高机，而且一半是借的钱。织出一条腰带，就送到佐田先生柜上。光一条带子多寒伧呐，我就晚上偷偷送过去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佐田先生从来没令我为难过。现在机器有三台，总算过得去了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话虽如此，秀男，我们的身分终究不比人家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您说这些干什么！”

“你好像看上了佐田先生家的千重子小姐……”

“这是怎么说的！”秀男说着又动手织起来。

腰带一织好，便赶紧上杉树村给苗子送去。

下午，北山那里先后出过几次彩虹。

秀男挟着苗子的腰带，一走到路上便看到了彩虹。彩虹虽宽，颜色却很淡，没有呈弯弓形。他停下脚步，抬起头望着，彩虹的颜色几乎淡到欲无。

公共汽车开进山峡之前，同样的彩虹秀男又看到两次。先后三道彩虹，形状都不完整，总有一处淡得很。虹本是司空见惯了的，可是，——“不知虹是主吉主凶？”秀男今天心里不免有些惴惴不安。

天空并不见阴沉。进入峡谷时，那同样是淡淡的彩虹，仿佛又出现了，恰好被清泷川边的一座山遮住了，看不大清楚。

秀男在北山杉的村里下了车，苗子穿了一身劳动服，用围裙擦了擦湿手，立刻走了过来。

苗子当时正拿菩提瀑布的砂子（勿宁说更像红褐色的黏土），在仔细搓洗圆杉木。

刚刚十月，山水大概很凉了。在人工挖出的水沟里，圆杉木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浮在上面，一头垒着简易炉灶，也许是热水外溢，热气升腾。

“劳您到这么一个山坳里来。”苗子弯腰行礼说。

“苗子小姐，您应许过的腰带，已经织得了，现在给您送来了。”

“是替千重子小姐许下的腰带吧？我不愿意再做别人的替身了。这么见一面就行了。”苗子说。

“这条带子您已经应许过，再说又是千重子小姐设计的图案。”

苗子低下头说：“实际上，秀男先生，前天千重子小姐店里送来一套衣裳，从和服直到草履，全有了。那么漂亮，也不知几时才能穿得上。”

“二十二日时代祭那天穿好吗？出得来不？”

“没关系，出得来。”苗子毫不犹豫地说。“站在这里太惹人注目了，”沉吟了一下说：“到河边碎石滩那儿去吧。”

总不至于像上次和千重子那样，跟秀男一起躲进杉林里去。

“您织的带子我会珍惜一辈子的。”

“不必这样，我还会给您织的。”

苗子一声不响。

千重子送她和服，苗子寄居的那份人家当然知道，所以把秀男领到家去也未尝不可。如今，对千重子的身分和店铺，苗子已经大致有所了解，可谓夙愿已偿。因而，也就不愿再为些许小事给千重子添什么麻烦。

特别是苗子寄居的村濑这份人家，在当地有山有林，颇为富足；苗子也不辞辛苦，拼命干活。即便千重子家里知道了，也不碍事。较之一片中等的绸缎批发店，有山有树，也许家道更为殷实。

然而，同千重子一再来往，情谊弥笃，苗子打算以后要谨慎从事。因为千重子对自己的一腔热爱，她感悟颇深……

所以，她才把秀男带到河边的碎石滩上。这清泷川的碎石滩上，凡是能种树的地方，全种上了北山杉。

“这地方太委屈您了，请别见怪。”苗子说。到底是女孩儿，对腰带总是先睹为快的。

“好秀丽的杉山！”秀男一面抬头望着杉山，一面打开布包袱皮，解开纸绳。

“我的意思，这里打成鼓型结，这个要系在前面……”

“哎呀！”苗子摩挲着腰带说：“这给我实在是可惜了。”苗子眼睛放着光辉。

“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织的，有什么可惜！图案画的是红松和青杉，因为，快到正月了，我只想到用红松打成鼓型结，而千重子小姐说要加杉树，来到这里一看，才一下子明白过来了。原先一听说杉树，便以为是什么大树、古木。但我故意画得纤巧一些，倒是还画对了。红松的树干在色彩上也稍加渲染……”

当然，杉树干也不是按本色画的。形状和色彩都费了好多思量。

“带子真好。太谢谢了……要是太花哨的，我这种人也没法系。”

“同千重子小姐送的和服相称吗？”

“我看挺相称的。”

“千重子小姐自幼便熟悉京式和服……这条带子还没给她看过。也不知怎么回事，有些难为情。”

“是千重子小姐设计的图案，怕什么的……我也该给她看看。”

“时代祭那天，就请穿来吧。”说着，秀男折起腰带放进衬纸里。

秀男结完绳扣，对苗子说：

“请别客气，就收下吧。一方面是我愿织，同时也是千重子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小姐的吩咐。您就把我当一个普通的织工好了。但是，我可是真心真意给您织的。”

苗子默无言地接过秀男给她的腰带包，放在腿上。

“千重子小姐从小就长在和服堆里，这条腰带同她送您的和服，一定很相称，刚刚也说过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清泷川浅浅的溪水，从两人面前潺潺流过。秀男环视两岸的杉山说：“正如我意想的那样，杉树干像工艺品似地簇立在那里，顶端的枝叶很像朴素的花朵。”

苗子脸上蓦地现出凄然的神色。父亲准是在树上一面剪枝，一面心疼被抛弃的婴儿千重子，向另一棵树跳时，一失脚摔下来的。当时，苗子同千重子同样是个婴儿，蒙昧无知，直到长大后，村里人告诉她才知道的。

而且，千重子——事实上连千重子的名字，她的生死，以及她们虽是孪生，千重子究竟是姐姐还是妹妹，苗子都一无所知。她只是想，哪怕一次也好，但得能够相逢，能够从旁看她一眼。

苗子那间贫寒的小屋，像座窝棚，现在还荒废在杉树村里。一个姑娘家不便单独住在那儿。因此长久以来，一对在杉山里干活的中年夫妇和她们上小学的女孩借住在那里，当然苗子拿不到什么房租，小屋也不值得收房租。

只是上小学的女孩极其喜欢花，房前有一株美丽的桂花。

“苗子姐姐！”女孩偶尔来找苗子，问如何侍弄。

“甭管它就行。”苗子说。可是每次走过小屋门前，苗子觉得老远就能比别人先闻到桂花香。这反倒使苗子更加抑郁惆怅。

——苗子腿上搁着秀男的带子，格外感到沉甸甸的。她想起了种种往事……

“秀男先生，千重子小姐的下落既然知道了，我就不打算再去找她了。和服和腰带，只有这次，我收下就是，衷心地谢谢了

……想来您能明白我的意思。”苗子真挚地说。

“是的。”秀男说：“时代祭那天，就请来吧。让我看看腰带系在您身上是什么样子。千重子小姐我就不请了。祭祀的队伍从皇宫出发，我在西面蛤御门那里等您，这样好吗？”

苗子双颊微微红了起来，半天才深深点了点头。

对岸河边有棵小树，叶子红彤彤的，映在水中，轻摇款摆。秀男举头望去，问道：

“那边树叶红艳艳的，是棵什么树？”

“漆树。”苗子仰头看了看说。顺便又用微颤的手理一理头发，不知怎的，一头黑发竟散了开来，披到肩上。

“噯呀！”

苗子红着脸，挽起头发，拢了上去，发卡咬在嘴里，一一别好，有的发卡掉在地上，不够用了。

秀男看着她的丰姿和举止，觉得有说不出的娟秀俊美。

“您留长头发？”

“嗯，千重子小姐也没剪短。她梳得好，叫你们看不出来……”说着苗子赶忙用手巾包上头发说：“让您见笑了。”

“在这儿我只顾得给杉树打扮，自己却从不化妆。”

但是，仍是淡淡地涂了一点口红。秀男真希望苗子能把头巾再摘下来，让长长的黑发披到肩上给他看看。可是他不能这么说。看见苗子慌忙拿手巾包头，便觉得没法开这个口。

溪谷狭窄，西面山头天色渐暗。

“苗子小姐，我该告辞了。”秀男说着站了起来。

“今儿的活马上就该收工了……天时短起来了。”

溪谷东面的山坡上，株株杉树亭亭玉立。秀男从树干之间，望着金色的晚霞。

“秀男先生，谢谢您。真是太谢谢了。”说着略微作个收下带子的姿势，站了起来。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要道谢，请向千重子小姐道谢吧。”秀男说。给这位杉山姑娘织腰带的那份喜悦，在他心里已化作一缕柔情。

“再罗嗦一句，时代祭那天，请您务必来。在皇宫西门，也就是蛤御门那儿见。”

“噯。”苗子深深颌首。“这样的和服和腰带，我还从来没有上过身，有点怪不好意思的……”

十月二十二日的时代祭，同上贺茂神社和下贺茂神社的葵花祭，以及祇园会一样，在庙会繁多的京都说来，是三大庙会之一。虽然祭典在平安神宫举行，但游行队伍却是从京都皇宫出发的。

苗子从一清早便坐立不安，提前半小时便到了皇宫的西御门，在蛤御门的背阴处等候秀男。等待一个男子，在她还是生平头一次。

所幸天晴，长空一碧。

平安神宫是在京都奠都一千一百年之际，于明治二十八年才修建的，所以在三大庙会之中，不消说历史最短。由于庙会是为庆祝京都定为京城，所以列队着重于表现京城千年风俗的变迁。游行队伍里穿着各时代的装束，有的还打扮成历史上的一些名人。

例如：和宫、莲月尼、吉野花魁、出云阿国、淀君、常盘夫人、横笛尼、巴夫人、静夫人、小野小町、紫式部、清少纳言等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卖柴女和巫女。

前面列举的是历史上的名姬贵妇，其中杂有倡优女贩，至于楠正成、织田信长、丰臣秀吉，以及王朝的公卿武将，更是不在话下。

游行队伍相当之长，好象一幅京都风俗画卷。

女子加入游行队伍，据说始自 1950 年，从而使得庙会更加

绚丽多彩，锦上添花。

队伍的先头由明治维新时期的勤王队和丹波北桑田的山国队开路，压轴的是延历时代文官参朝的队伍。回到平安神宫后，要在凤辇前致祈祷文。

队伍从皇宫出发，所以在皇宫前的广场上看热闹最好。秀男约苗子到皇宫来正是出于这个考虑。

苗子在皇宫门后等着秀男。人群熙攘，谁也没有留意她。只有一个中年的老板娘，笔直走过来说：“小姐，这腰带真漂亮。是在哪儿买的？跟这身衣裳很配……对不起，”说着便想伸手摸一摸，“能不能让我看看你身后的鼓型结？”

苗子把身转过来。

“咦？”经人这么一看，苗子心里倒反踏实下来。因为她有生以来，从未穿过这样的和服，系过这样的腰带。

“你久等了吧？”秀男来了。

靠近队伍出场的席位已被朝拜团体和旅游协会所占据，紧挨着他们的是观礼台。秀男和苗子便站在观礼台的后面。

苗子头一次站在这么好的位置上，不觉忘了秀男和新衣裳，专心看着游行。

她猛然发觉，便问：

“秀男先生，您看什么呢？”

“看青松。你看那队伍，给青松一衬托，格外醒目。在皇宫宽阔的庭院里，有一片黑松吧，我最喜欢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有时也侧眼看你一眼，可你没发觉。”

“您真是的。”苗子低下了头。

深秋里的姐妹

在京都众多的庙会里，比起大字篝火，千重子最喜欢鞍马山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的火祭。因为离得不远，所以苗子也去看过。那时，在火祭上，即使两人对面相逢，恐怕也不相识。

去鞍马山朝拜的路上，家家户户要以树枝相隔开，房檐上洒好水，在半夜里点起大大小小的松明火把。

上山朝拜时，一路上齐声吆喝着“美哉，祭礼！”山上山下火焰熊熊，两乘神舆一抬出来，村（现在是镇）里的妇女全部出动，拉着神舆的绳子。最后献上大松明火把。仪式一直延续到天亮之前。

可是今年，这个有名的火祭取消了。说是为了节约。火祭不举行了，伐竹祭还照原样。

北野神庙里的“芋茎祭”今年也不举行了。芋头收成不好，没有芋茎可做神舆。

京都鹿谷的安乐养寺有“南瓜供”，莲华寺有“黄瓜祭”，这些祭典多不胜数。这些既能展示古都的风貌，同时也可表现京都人的一个侧面。

近几年，重新恢复的仪式有：岚山河里龙舟上的极乐鸟；上贺茂神社庭院里的曲水之宴等。这些仪式都是当年王朝贵族的风流胜事。

所谓曲水之宴，是身着古装坐在溪边，在酒盏漂至之前，吟诗绘画，或挥毫作书，酒杯一经到了跟前，便举觞一饮而尽，然后再让杯盏漂走。这些事全由书童来服其劳。

这个仪式自去年开始举办，千重子曾去瞻礼过。坐在王朝公卿之前的，是诗人吉井勇（现已作古）。

由于是刚恢复的仪式，一般人还不太熟悉。

岚山的极乐鸟，千重子今年没有去看。觉得没有什么古趣可言。在京都，古趣盎然的仪式，简直多得看不胜看。

——母亲繁子一直亲自操持家务，也许是母亲教养的结果，也许是千重子天性如此，她也一向清早即起，揩拭门窗什么的。

“千重子，时代祭那天，你两个好快活呀！”早饭吃完刚收拾好，真一来了电话。看来，真一也认错人了，把苗子当成千重子。

“你也去了？打个招呼多好……”千重子缩了缩肩。

“我倒想来着，哥哥不准。”真一不存芥蒂地说。

千重子委决不下，要不要告诉他认错了人。从真一的电话来看，苗子大概穿上千重子送的和服，系上秀男织的腰带，去看时代祭了。

苗子的伴，准是秀男。陡然之间，颇出千重子的意料之外，一转念，心里感到一丝温暖，脸上不禁浮出笑容。

“千重子，千重子！”真一在电话里叫道。“你怎么不作声？”

“打电话的是你呀！”

“得了，得了。”真一笑了起来。“掌柜在吗？”

“不在，还没来……”

“你没感冒吧？”

“听出像感冒的声音么？我正在门外擦格子门呐。”

“是么？”真一好像摇了摇听筒。

千重子朗声笑了。

真一压低声说：“电话是哥哥叫打的。现在他来接……”

和龙助说话，千重子不像同真一那么轻松。

“千重子小姐，掌柜那里，你试探了没有？”龙助劈头便问。

“试探了。”

“嗨，了不起！”龙助加重语气又说，“了不起！”

“母亲无意中听见了，当时还挺提心吊胆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我对掌柜说，我要了解一下柜上生意的情形，想一点点学起来，把账本都拿给我看看。”

“嗯，说得好。哪怕光是这么说说，局面就会大为改观。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后来，连保险柜里的存折、股票、债券这些东西，也一古脑儿全让他拿了出来。”

“好，了不起！千重子小姐，真了不起！”龙助忍不住说，“想不到您如此一个温柔的小姐……”

“全仗龙助先生的指点……”

“倒不是我指点，是附近同行之间有些风言风语。原本打算，要是千重子小姐谈不成功，家父或是我准备来一趟。但小姐这一手来得顶漂亮。掌柜的态度想必不同了吧？”

“是的，有那么一点。”

“我猜也是。”电话里，龙助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又说，“这一手，来得漂亮。”

千重子感到，龙助在电话里好像为什么事正在迟疑。

“千重子小姐，今天中午我想来府上拜访，不知方便不方便？”又补充说，“真一也来……”

“这有什么不方便的，我又没什么大不了的事。”千重子说。

“年轻小姐嘛！”

“这话怎么说！”

“怎么样？”龙助笑着问。“趁掌柜也在，我过来一趟。我想来看一眼。不必担心，我就看看掌柜的态度如何。”

“啊？”千重子说不出话来了。

龙助家的生意，是室町这一带的大批发商，在同行里颇有势力。龙助虽然还在研究生院里念书，店家的声势，自然也使他身上有种威仪。

“现在正是吃元鱼的时令。我在北野的大市订了座，想请你赏光。若连令尊令堂一起请，未免太不自量，所以只请你一个人……我家的童子小哥也去。”

千重子慑于他的气势，只应了一声：

“哎。”

真一在祇园会上扮成童子，乘在插长刀的彩车上，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。可是至今，哥哥龙助有时仍要半开玩笑地喊他为“童子小哥”。也许真一身上仍然保留着“童子”的那种温文尔雅和可爱的风度……

千重子告诉母亲说：“下午龙助和真一要来，刚才来电话了。”

“哦？”母亲略有惊讶。

下午，千重子到后楼上化妆，虽是淡妆素裹，却也花了一些心思，长长的秀发，仔细地梳理了一番。但头发的式样总梳得不那么称心。衣服也不知穿那件好，左一件右一件，反倒拿不定主意。

等她下了楼，父亲早出去了，不在店里。

千重子到后面客厅，把炭火盆端整好，又四下里打量了一眼。看了看狭小的庭院：大枫树上的苔藓，仍旧青葱翠绿，可树上的那两株紫花地丁，叶子已经有些发黄了。

基督雕像灯脚下的小山茶花，开着灼红的花朵。真红得娇艳妩媚，比那红玫瑰，还要使千重子销魂。

龙助和真一来了，先向千重子的母亲恭恭敬敬地行礼寒暄，随后，龙助一个人到账房间去，端坐在掌柜面前。

掌柜植村慌忙走出账台的矮格子栅栏，向龙助殷勤致意，再三寒暄。龙助虽然也应个一声半声，却始终板着面孔。他这种冷漠神情，植村当然也心里明白。

植村心里尽管寻思，一个学生家，拿什么架子！但在龙助咄咄逼人的气势下，也没有半点办法。

龙助等植村说完，沉着脸说：

“柜上生意兴隆，很好。”

“唔，谢谢，托您的福。”

“家父他们也说，佐田先生柜上幸好有植村先生这样一个掌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柜。多年的经验，难得……”

“不敢当。水木先生柜上是大买卖，我们小可之比，实在不值一提。”

“哪里的话。我们只是什么生意都做罢了。京式绸缎批发咧，这个那个的，简直就是家杂货店。我是不大喜欢那样的。像植村先生这么谨慎行事，踏实经营的老店，可一天少似一天喽……”

植村正要回答，龙助已经站了起来，朝千重子和真一待的客厅走去。植村一脸苦相，望着龙助的背影。千重子的要看账本，跟龙助今天的这一举动，其中的机关，植村自是心知肚明。

龙助走进客厅，千重子盘问似地看着他的面孔。

“千重子小姐，掌柜那里我已经稍微点他一下。是我劝你的，我有这个责任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千重子低头给龙助斟茶。

“哥哥，你看那枫树干上的紫花地丁！”真一指着树说，“有两株吧？前几年，千重子小姐就把两株花看成是一对可爱的恋人……虽然近在咫尺，却永无团聚之日……”

“唔。”

“女孩子尽会想些可爱的念头。”

“你真是，多叫人难为情呀，真一！”千重子把斟好的茶杯放到龙助面前，手略微有些颤抖。

三人乘上龙助店里的汽车，驰向北野六条大市元鱼店。门面带些古风，是家老字号，游客都知道这家老店。房屋陈旧，天棚很低。

叫了砂锅元鱼，外加烩什锦。

千重子身上热起来，好象有些醉意了。

她连头颈都泛出了桃红色。肌理白净细腻，光滑柔嫩，添上一层红晕，越发明艳动人。眼风顾盼撩人，显得含情脉脉。她不

时用手摸摸脸颊。

千重子滴酒未沾。可是砂锅里的汤汁，大概有一半是酒。

外面虽有汽车等着，千重子仍怕脚下不稳。不过，她感到非常快活，越发喜欢多说话。

“真一，”千重子对好说话的弟弟说，“时代祭那天，你在皇宫院子里看见的两个人，不是我，你认错人了。大概是远看的原因。”

“别蒙人了。”真一笑着说。

“我一点不骗你。”

千重子踌躇了一下：“说真的，那姑娘是我妹妹。”

“什么？”真一满腹狐疑的神情。

在花事正浓的清水寺里，千重子曾告诉真一说，她是个弃儿。这话想必也会传到真一的哥哥龙助的耳朵里。即或真一没有告诉哥哥，两家的店离得很近，这类事私下里也会不胫而走。作如此想。或许更恰当。

“你在皇宫院子里看见的……”千重子游移地说，“我们是孪生，你看见的，是那另外一个。”

真一真是从未听闻。

“……”

三个人半响无语。

“……”

“我是给抛弃的……”

“如果真是那样，当初扔在我家店门前该多好……真的，扔在我们家门前该多好。”龙助一往情深地说了两遍。

“哥哥，”真一笑着说。“那时的千重子小姐和现在可不一样。那时是个初生的婴儿。”

“婴儿有什么不好？”龙助说。

“你是因为看到现在的千重子才这么说的。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不是的。”

“人家是佐田先生锦衣玉食，当作掌上明珠来养大的。这样，千重子才成其为今日的千重子。”真一说：“那时，哥哥自己还是个娃娃呢。娃娃能抚养婴儿么？”

“能养，”龙助一脸认真地说。

“哼，哥哥总是这么自负，不肯认输。”

“大概是这样，不过，那我也愿意抚养千重子这个婴儿的。母亲一定肯帮我的。”

千重子酒醒了，面无血色。

秋天里，北野的舞蹈会演，要跳上半个月。结束的前一天，佐田太吉郎一个人去了。茶馆给的入场券，当然不止一张，但太吉郎谁都不想请。看了舞蹈回来，再结伴去茶馆，他嫌麻烦。

太吉郎一脸不高兴，走进茶座时，舞蹈还没开始。今天坐在那里专司点茶的艺妓，也没有太吉郎所熟悉的。

在她旁边，站了七八位少女。可能是帮着递杯送盏的。一色都穿着粉色的长袖和服。

只有站在中间的一个少女，一身绿衣。

“咦！”太吉郎几乎失声叫了出来。化妆得很漂亮。她不是由那位花街柳巷的老板娘带着，和太吉郎一起乘“叮叮咣咣老爷电车”的女孩么？惟独她一个人穿绿，也许管点什么事呢。

这位绿衣少女给太吉郎端来淡茶，矜持的模样，笑都不笑一下。完全是按规矩行事。

太吉郎的心，顿感轻松起来。

舞蹈跳的是八场舞剧《虞美人草图》。是众所周知的中国那出霸王别姬的悲剧。不过，虞姬拿剑自刎后，被项羽抱在怀里，听着思乡的楚歌而死去。项羽也很快战死；下一场便转到日本，讲的是熊谷直实、平敦盛及玉织姬的故事。杀了敦盛之后，熊谷感到人生无常，遂出家为僧；在凭吊古战场之时，敦盛冢的周

围，虞美人草盛开。这时笛韵悠扬，接着敦盛显灵，要求把青叶笛收藏在风谷寺里，玉织姬的阴魂则要求将她香冢前虞美人草开的朵朵红花供在佛前。

舞剧之后，又演出一出热闹的新编舞蹈，叫《北野风流》。

上七轩的舞蹈，与祇园的井上派不同，属于花柳派。

太吉郎走出北野会馆，顺路进了那家古色古香的茶馆。坐在那里出神。

“给您叫哪位姑娘呀？”茶馆老板娘问。

“嗯，咬舌头的那个姑娘吧，——其次么，穿绿衣送茶的那个孩子怎么样？”

“乘叮叮铛铛电车的那个吗……好吧，光是跟您见个面也许行。”

艺妓没到之前，太吉郎喝了几盅，来了之后就故意站起来走出屋子。艺妓跟在身后，太吉郎问：“现在还咬人吗？”

“您记得可真详细，不要紧，您就伸出来试试看。”

“我可害怕。”

“真的，不要紧。”

太吉郎伸了出来，被吸进她那温润而柔软的嘴里。

太吉郎轻轻抚拍着女人的背说：

“你堕落了。”

“这就算堕落？”

太吉郎想漱口，可艺妓站在一旁，不太方便。

艺妓这种淘气法太大胆了。在她，恐怕也是没经考虑，毫无意义的做做。太吉郎并不讨厌这个年轻的艺妓，也不觉得不洁净。

太吉郎要回客厅，艺妓抓住他：

“等一下。”

她掏出手帕，擦了擦太吉郎的嘴唇，手帕上沾着口红。艺妓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又把脸凑近太吉郎的脸。一边看，一边说：

“嗯，这回行了。”

“谢谢……”太吉郎双手轻轻搭在艺妓的肩上。

艺妓为了擦唇膏，留在盥洗间的镜台前。

太吉郎踱回客厅。空无一人。像漱口似地呷了两三杯冷酒。

身上仍觉得什么地方沾了艺妓的气味，或是她的香水味。太吉郎隐约觉得身心仿佛年轻了些。

太吉郎暗想，即便是艺妓过于淘气也罢，自己未免也太冷淡了些。恐怕是自己长远没有和年轻女人胡调的缘故。

这艺妓刚二十出头，没准是个大有意趣的女人。

老板娘领了少女进来，仍是那身绿色长袖和服。

“您既然想看她，我就跟人家说，只来见见面。您瞧，年龄总归还小。”

太吉郎看着少女说：“方才端茶……”

“是。”毕竟是茶馆店的孩子，一点都不忸怩。“我心里想，可不就是那位大爷么，便把茶端了过来。”

“唔，那就多谢了。你还记得我？”

“记得。”

艺妓这时也回到屋里。老板娘对她说：

“佐田先生对小千代，喜欢极了。”

“哦？”艺妓盯着太吉郎说：“您眼光可真高呀。还得等上三年呐。小千代明年春天要上先斗町去。”

“先斗町？为什么？”

“她想当舞妓。说她迷上了翩翩起舞的舞姿，是吧？”

“唔？要当舞妓，祇园那里难道不更好？”

“小千代的伯母在先斗町，只为了这个。”

太吉郎一边瞧着这位少女，一边忖量，这孩子不管去哪儿，准能成为顶儿尖儿的舞妓。

西阵和服纺织工业公会作出一项前所未有的大胆决定：十一月十二至十九日，八日之内全部织机一律停工。十二、十九两日本是星期天，实际上只停工6天。

许多原因，概括成一句话，就是经济上的考虑。由于生产过剩，库存衣料达30万件。为了打开销路，改善经营，才采取这一措施。此外，也因近来银根紧缩之故。

从去年秋天到今年春天，收购西阵衣料的商号相继倒闭。

停机8天，大约可减产八九万件，这个措施看来能奏效，估计会成功。

但是，西阵纺织街，特别是小巷里，一目了然，很多零散的家庭作坊，也都服从这一决定。

一座座小房子，瓦顶陈旧，屋檐很宽，鳞次栉比，匍伏在地面上。即使有二层楼，仍很低矮。窄得像甬道似的小胡同，错综交杂的，连织机的声音，听着都显得晦暗。这些大概不是自家的机器，而是租来的。

但是，提出申请，要求“破例不停机”的，统共只有三十多家。

秀男家不织衣料，光织腰带。有3台高机，白天也须点灯。不过，车间总算亮堂，屋后也有空地。可是，屋子之小令人不禁要想，简陋的厨房用具，家人的坐卧休息，到底在哪里呢？

秀男身体健壮，干活既有才干，又有事业心。但坐在高机窄窄的板条上，年深月久，屁股上说不定会坐出老茧来。

那天约苗子去看时代祭，皇宫大院里的青松，倒比穿各朝服装的游行队伍，更吸引他。这或许是得以从日常生活中暂时解脱出来的缘故吧？而面对狭窄的山谷，在山上劳作惯的苗子，倒并没怎么留意……

只是，自从时代祭那天，苗子系了自己织的带子以后，秀男干起活来劲头更足了。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千重子和龙助、真一两兄弟去了大市回来，虽说不上是非常痛苦，有时总觉得一颗心仿佛失落在哪里似的，仔细一琢磨，还是因为苦恼的缘故。

十二月十三日的“准备年事节”已经过去，京都的气候也进入了地道的冬天，极其多变。晌晴的天，会下起阵雨来，时而是雨夹雪。时阴时晴，阴晴莫定。

按京都的风俗，从十二月十三的“准备年事节”那天起，便要准备过年，送年礼。

信守这些老规矩的，仍要数祇园那些花街柳巷。

伙计提着镜饼，送到平素照应艺妓和舞妓的茶馆，送到歌舞师傅和年长的艺妓家里。

接着，舞妓再四处拜谢。

见面要说“恭喜发财”。意思是这一年已平安过来，明年还请格外照应。

这一天，艺妓和舞妓打扮得比平时更加花技招展，人来人往，提早到来的岁暮即景，把祇园一带点缀得花团锦簇。

千重子家所在的这一带，没那么热闹。

早饭过后，她一个人上楼，随便打扮一下。可她时时发怔，停下手来。

在北野的元鱼店里，龙助的话，情见乎辞，时时在她胸中起伏。要是婴儿时的千重子，给扔在他们龙助家门口该多好——话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么？

龙助的弟弟真一，和千重子是从从小就认识的，一直同学到高中，性情温和恭良。千重子知道真一很爱她，可他从来没像龙助那样说过使她动心的话。千重子可以不拘形迹，他们一起玩耍。

千重子梳好长长的秀发，披在肩上，下楼来。

快吃完早饭时，北山杉村的苗子给千重子打来了电话。

“是小姐么？”苗子小心地问。“我想见见你，有件事要跟你

商量一下。”

“苗子，真怪想您的……明天好么？”千重子回答说。

“什么时候都行……”

“你到店里时来好么？”

“原谅我，店里我不能去。”

“你的事我已经告诉妈了，爸爸也知道。”

“店里总有伙计什么的吧？”

“……”千重子沉吟了一下。“那么，我到村里来吧。”

“那太好了。可是大冷天……”

“顺便也想看看杉树……”

“是么？这儿不仅冷，不准还会下阵雨，你要准备好了再来。尽管我可以点上几堆火。我在路边干活，你一来我准瞧得见。”苗子爽朗地说。

冬之花

千重子穿上长裤和毛衣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，脚上一双厚袜子很漂亮。

父亲太吉郎正在家里，千重子坐在父亲面前，同父亲打招呼。太吉郎不觉瞪大眼睛，望着千重子这身罕见的打扮，问：

“爬山去么？”

“是的……北山杉那姑娘说，有事要同我商量，想见见我……”

“是么？”太吉郎丝毫不犹豫地说：“千重子！”

“哎！”

“要是那姑娘有什么困苦和为难的事，就把她领回家来吧……我们可以养她。”

千重子低下头。

“不错嘛。有两个姑娘，我和老婆子会觉得挺热闹的。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爸爸，谢谢您的好意。谢谢爸爸。”千重子俯下身去，热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。

“虽则你从吃奶的时候起，就由我们一手养大，我们一直把你当成心肝宝贝，但是对那姑娘，也一定尽量不分厚薄。她既然像你，准会是个好孩子。把她领家来吧。在二十年前，双胞胎被人看不起，现在已经没关系了。”父亲说。

“繁子，繁子！”对妻子招呼到。

“爸爸，我打心眼里谢谢您。不过，苗子那孩子决不肯到我家来的。”千重子说。

“那为什么？”

“她的心思，准是怕妨碍我的幸福。”

“那会妨碍什么呢？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究竟会妨碍什么呢？”父亲侧着头又说了一句。

“刚刚我说，爸爸妈妈都知道了，让她今天来店里，”千重子含着泪说。“她顾虑伙计和邻居……”

“伙计怕什么！”太吉郎大声嚷道。

“我知道爸爸的意思，但是，今儿还是我先去看看再说。”

“也好，”父亲点头说。“路上当心些……那么，你就把方才爸爸的话告诉苗子那孩子吧。”

“是。”

千重子在雨衣上加了风帽，换了一双雨鞋。

清晨，京都市区的天空晴朗无云，可是说阴就阴，北山那里或许要下雨。在市区就看得出这种天色。要是没有京都这一带秀丽低矮的群山遮挡，也许会看到那里正是天阴欲雪的作雪天哩。

千重子乘上国营的公共汽车。

去北山杉的中川北山町，有国营和市营两路公共汽车。市营

汽车只开到京都市（现已扩大）北郊尽头的山口那里便折回来。国营公共汽车则一直通到远在福井县的小滨。

小滨在小滨湾旁，接着又从若狭湾伸展到日本海。

大概是冬天冷，车上乘客不多。

一个有人伴随的年轻男子，紧紧盯着千重子瞧。千重子给看得有些发毛，便戴上风帽。

“小姐，求您了，别戴上那玩意儿藏起来嘛！”那年轻人声音沙哑，跟年龄很不相称。

“喂，不许说话！”旁边的男人说。

向千重子说话的年轻人，手上戴着手铐。不知是什么罪犯，旁边的人，大概是个刑警。翻山越岭，要把他押送到什么地方去呢？

千重子又不能摘下风帽，露出脸给他看。

车到了高雄。

“这是在高雄什么地方？”有个乘客说。

不见得像他说的那样看不出来。枫叶已经飘零殆尽，树枝梢头已有冬意。

柵尾山下的停车场上，几乎就没有车辆。

苗子穿着劳动服，一直来到菩提瀑布车站，等着接千重子。

千重子的这身打扮，乍一看很难认出她来。苗子倒一眼就认了出来。

“小姐，你来了，真是好极了。真的，跑到这深山里来，真是太好了。”

“哪儿是什么深山呀。”千重子没来得及摘下手套，便握住苗子的两手说：“真高兴。从夏天以后，就没见过面。夏天在杉山上那次，多谢您了。”

“那算什么！”苗子说。“话又说回来，要是当时雷真劈到咱们头上，又会怎么样呢？但是，那我也高兴……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苗子。”千重子边走边说。“你电话打到家里，一定有什么万不得已的事。您先说说吧，不然也没心思说话儿。”

“……”苗子一身劳动服，头上包着手巾。

“什么事呢？”千重子又问了一句。

“就是秀男他向我求婚，因为……”苗子也不知是踉跄了一下还是怎的，一把抓住千重子。

千重子搂住摇摇晃晃的苗子。

苗子平日劳动，身体很健康。——夏天雷雨那次，千重子因为害怕，没留心。

苗子当即挺直身子，可是让千重子这么搂着，她心里很高兴。所以她宁愿这么靠着千重子走路，不想离开她。

千重子搂着苗子，下意识反倒靠在苗子身上。但两个姑娘谁都没注意到这一点。

千重子戴着风帽说：“那你是怎么答复秀男的呢？”

“答复？我当时怎么能马上就答复呢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他把我当成你——如今当然不是认错人，可是你已经深深印在他心上了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

“不，我很清楚，虽然没认错人，也是把我当作你的替身，他才求婚的。在我身上，恐怕秀男先生看到的，是你的幻影。这是一……”苗子说。

千重子记起：在春季，郁金香盛开的季节，从植物园回来，走在加茂川河堤上，父亲曾和母亲商量，把秀男招赘给千重子作女婿的事。

“其次，秀男先生家是织绵带的。”苗子加重语气说。“要是这么一来，跟小姐家的店发生点瓜葛，给你添什么麻烦，或是周围的人用奇怪的眼光打量我们，我就是死了也对不起你。因此，

我真想躲开，躲到老远老远的深山里去……”

“你为什么这么想？”千重子摇着苗子的肩膀说。“今儿个到这个来，也是跟父亲说好了才出来的。母亲也知道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知道父亲说了什么？”千重子更加使劲摇着苗子的肩膀说。“要是苗子那姑娘有什么困苦和为难的事，就把她领回家来吧……我是作为嫡亲女儿人的户籍。可父亲说，对那孩子要尽量不分厚薄。又说，我自己也太孤单了些。”

“……”苗子取下包头手巾说，“谢谢了。”把手巾捂在脸上，“打心里谢谢你了。”好半天说不出话来。“我，你知道，没有亲人，没有真正可依傍的人，尽管感到孤单，我尽量不去想，拼命干活。”

千重子故作轻松地说：

“关键问题是，秀男先生的事怎么样呢？”

“这事一时之间还答复不了。”苗子看着千重子，带着哭声说。

“手巾给我一下。”说着千重子接过苗子的手巾，“这么淌眼抹泪的就进村了？”于是给她擦眼睛，擦腮帮。

“没关系。我虽然好强，干活不让人，就是爱哭。”

千重子刚给苗子擦好脸，苗子反倒伏在千重子胸口上，越发抽噎起来。

“这多不好！苗子，伤心了？别哭了！”千重子轻轻拍着苗子的背说。“你再这么哭，我可要回去了。”

“不，别回去！”苗子一惊，从千重子手里拿过自己的日本布手巾，用力擦脸。

好在是冬天，看不出她哭过。只是眼眼还有些发红。苗子用手巾把头包得严严的。

两人沉默地走了一会儿。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北山杉连一些小树杈都给修枝剪掉了，留在树梢的叶子，微呈圆型，青悠素雅，像冬天的花朵。

千重子觉得差不多了，便对苗子说：

“秀男画的带子，花样又好，织得也密，人是非常认真的。”

“是的，这我知道。”苗子回答说。“时代祭那天，他约我去走着。他当时与其说看身穿各朝服装的游行队伍，不如说在看游行队伍后面皇宫里的青松，和东山变幻的山色。”

“看时代祭游行，对他已经没什么希罕了。”

“不，不是那么回事，”苗子用力地说。

“……”

“队伍走完之后，他一定要我去他家不可。”

“他家？秀男先生的家么？”

“嗯。”

千重子难免有些惊讶。

“他还有两个弟弟。领我到屋后的空地上，他说我们两人要是结婚，就在那儿盖间小屋子，尽可能只织些自己喜欢的腰带。”

“那还不好！”

“好？他是把我当成你的幻影，才向我求婚的。我一个女孩子家，这类事自然也明白。”苗子又提起话头。

千重子一边走，心里一边游移，不知怎样回答才好。

狭窄的山谷旁，有一条小小的山涧，那些洗圆杉木的女人正围坐成一圈，烤着手脚。篝火的烟，冉冉上升。

苗子来到自家的小屋门前。说是小屋，还不如说是窝棚。年久失修的草屋顶已经倾圮，呈波纹状。因为是山里人家，有个小院子，滋生蔓长的南天竹，繁茂高大，枝头结着通红的果实。就这七八株南天竹，也是枝杈交错，缠绕不清。

这座荒凉的小屋，当初或许也是千重子的家。

从屋侧走过时，苗子的泪水已干。这就是当初的家。是告诉

千重子好呢？还是不告诉的好？千重子是生在母亲的娘家，恐怕没在这屋住过。苗子还在襁褓中，父亲就去世了，后来又失去母亲，究竟在这个屋住没住过，连她自己也不大清楚。

幸好千重子只顾抬头望着杉山和放好的一排排圆杉木，没有留意这座小屋，迳自走了过去。苗子也就没提小屋的事。

树干笔直，树冠略圆，顶端留着叶子，千重子一经看成是“冬天之花”，便果真像是冬天之花。

一般人家都在屋檐下和二楼上晾了一排去皮洗净的圆杉木。白白的圆杉木，连根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竖了一排，煞是好看。也许比什么墙都美。

山上，杉树根旁的草已经枯黄。杉树的干，亭亭直立，一般精细，显得很美。树皮带点圆斑，从树缝里，可以望见一角天空。

“你不觉得冬天美么？”千重子说。

“是么？每天都看，看惯了，也就不觉得了。不过，冬天的杉树，叶子带点浅黄，是不？”

“就像花儿一样。”

“花儿？像花儿么？”苗子仿佛觉得有些意外，仰望着杉山。

又走了一段时间，有一幢古雅的房屋。大概是份大山主家。矮墙的下半截是涂成赭红色的木板，上半截一刷白，墙头有茸瓦的滴水檐。

千重子停下脚步说：“好漂亮的房子。”

“小姐，我就住在这份人家里。进去看看好么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没关系。我在这家已经住了快10年了。”苗子说。

千重子听苗子说过二三次，与其说秀男把她当成千重子的替身，不如说当成幻影，才向她求婚的。

说“替身”，还好懂。“幻影”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——特别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是提到结婚的时候……

“苗子，你总说幻影幻影的，到底幻影是什么呢？”千重子诘问说。

“……”

“幻影岂不是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么？”千重子接着说，突然脸上飞起一片红晕。不仅面孔一模一样，恐怕所有地方都和自己相似的苗子，要为男人所猎有了。

“无形的幻影是这么个样的。”苗子回答说。“它存在于男人的心头上或胸怀里，也可能取别的形式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就算我变成六十岁的老太婆，而幻想中的千重子，不仍旧是如今这么年轻么？”

这话千重子听着非常意外。

“你居然想到这种事？”

“对一个美丽的幻影，是永远不会生厌的。”

“话也不能这么说。”千重子勉强说了这么一句。

“幻影，你不要把它踏倒，还不是自己为之神魂颠倒么？”

“嗯……”千重子觉得苗子带点妒嫉心在说话。“其实，哪有什么幻影？”

“这儿就有……”苗子摇撼着千重子的胸脯。

“我不是幻影。是苗子的孪生姐妹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那么，你难道跟我的幽灵也做姐妹么？”

“看你说的。这是指你千重子呀。但是，那也只限于秀男先生……”

“你想得太多了。”千重子低头走了几步，又说，“要不，我们三个人把事情摊开，好好谈一次好不？”

“谈什么——有时可以谈真心话，有时就不可以……”

“苗子，你那么爱多心么？”

“并不，但我也有一颗少女的心呀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阵雨从周山那边移到北山这边来了。山上的杉树也……”

千重子举目望去。

“赶快回去吧。好像要下雨夹雪了。”

“我怕天下雨，带了雨具来的。”

千重子脱下一只手套给她看，说：“这只手，不像小姐的手吧？”

苗子愣了一下，两手握住千重子的手。

千重子还不知不觉，天就下起阵雨来了。连住在这村里的苗子，恐怕也没留心到。这雨，不同于小雨，也不像是毛毛雨。

听苗子这么说，千重子放眼向四面山上望去。意态清寒，云气濛濛。山麓下丛立的杉树，一株株反而更加分明。

不大会儿，群山的山头，云雾凄迷，分不出界限。与春天的云霞不同，天色先就不一样。现在这天色。勿宁说更像是京都的。

低头一看脚下，地面已经有点潮了。

群山不著痕迹地抹上一层浅灰色，云雾缭绕。

过了片刻，云雾浓重，从山谷上飘下来，还夹着一点白的。成了雨夹雪。

“早些回去吧。”苗子这么说，是她忽然看见那点白的东西。说不上是雪。雨中有雪，雪又若有若无。

山谷里天时不同，已经薄暗微明。骤然冷了起来。

千重子总也是京都姑娘，对北山那种阵雨并不感到陌生。

“趁你还没有变成冰冷的幻影之前……”苗子说。

“又是幻影！”千重子笑了。“我带着雨具呐……冬天的京都天气多变，下下就停了。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苗子抬头看看天说：“马上就回去吧。”说着紧紧握着千重子没戴手套的那只手。

“苗子，真的，你想过结婚没有？”千重子问。

“偶尔想过……”苗子回答说。并且一往情深地给千重子戴上那只手套。

这时，千重子说：

“到我们柜上来一次吧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来吧。”

“等伙计下班之后。”

“晚上么？”苗子吃了一惊。

“住过夜。你的事爸爸妈妈都知道。”

苗子的眼睛露出喜悦的神色，但又有些踌躇。

“哪怕我们一起过一晚也好。”

苗子站在路边，转过身去，背着千重子潸然泪下。千重子当然不会不知道。

千重子回到室町店里时，城里只是阴天而已。

“千重子，你回来得真巧，还没下雨，”母亲说。“你爸爸在里屋等你。”

父亲不等千重子招呼完，便探着身子问：

“千重子，那姑娘怎么说了？”

“暖。”

千重子不知怎样回答才好。三言两语也说不清。

“说什么了？”父亲又问一句。

“暖。”

千重子尽管懂得苗子的意思，但有的话也不甚了了。——秀男实际上意在千重子，由于难于如愿，只好死了这条心，转而向长得酷似千重子的苗子求婚。姑娘家心细如发，苗子当然很敏

感。因此，便对千重子说起“幻影”这套怪论来。难道说秀男心里想娶千重子，而拿苗子来移花接木吗？千重子觉得，这倒未必是自己自负。

但是，说不定事情并不止于此。

千重子不敢正面看父亲，羞得连头颈都红了。

“苗子那孩子是光想看看你吗？”父亲说。

“是的。”千重子决然抬起头来。“据说大友家的秀男向苗子求婚了。”千重子的声音有些发颤。

“唔？”

父亲审视着千重子，沉默有顷。好像猜着了什么。不过，没说什么。

“是吗？和秀男？要是大友家的秀男，那倒不错。说实在的，各人有各人的缘分。恐怕这也是因为你的关系吧？”

“爸爸！不过，我觉得苗子不会跟秀男好的。”

“噢，怎么会呢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怎么会呢？我觉得蛮好的……”

“倒不是好不好事，爸爸，您还记得么？您在植物园可是说过，把秀男招赘给千重子怎么样。那姑娘可是知道这层意思的呢。”

“哦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而且，她好像还考虑到秀男的织带铺同咱们店多多少少有些交易。”

父亲把不住心跳了，默默无言的。

“爸爸，求您件事。哪怕一个晚上也好，让那孩子来家里住一夜吧。”

“当然可以。这有什么……我不是说过吗？收养她都行。”

“那她决不肯来的。就一个晚上……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父亲不胜爱怜地看着千重子。

听见母亲在关窗上的挡雨板。

“爸爸，我去帮一下忙就来。”说着千重子站起身来。

阵雨悄没声儿滴落在檐头。父亲木然坐在那儿。

龙助和真一的父亲，请太吉郎到圆山公园的左阿弥吃晚饭。冬日天短。从高高的客厅俯瞰市街，已经是灯火点点了。天空灰濛濛的，没有晚霞。街市除了灯火，也是灰濛濛的。真是一派京都冬天的色彩。

龙助的父亲，是室町街上的大批发商，生意兴隆，为人可靠，可是今天说话却有些吞吞吐吐。一边踌躇，一边说些闲话来拖时间。

“实际呢……”他借着酒力终于点到了正题。而性情优柔寡断或者说日渐消沉的太吉郎，大约也猜到水木先生要说什么。

“实际呢……”水木期期艾艾地说：“大概您从令爱处也听到些关于龙助那个愣小子的事吧？”

“啊，我这人很不中用，所以令郎龙助少爷的好意，我十分领情。”

“是吗？”水木轻松起来。“这小子很像我年轻的时候。一旦打定主意，谁也劝不过来。实在没有办法……”

“我倒是非常感谢他。”

“真的吗？听您这么说，我总算放下了心。”水木当真按着胸口说。“那就请您多多包涵。”说着鞠躬如仪。

太吉郎的店虽然日渐萧条，但是要搬请同行中的后生来帮忙，总是近乎耻辱。要是说来见习，从两家店的规模来说，倒是应该反过来才对。

“对于小店来说，是求之不得，但是……”太吉郎说，“宝号少了龙助少爷，恐怕不大方便……”

“哪里的话呢。生意上龙助只是道听途说一点皮毛，哪晓得

多少。从我这做父亲的来看，怎么说呢？他人还是很踏实牢靠的……”

“是啊，到小店来，突然板起面孔坐在掌拒面前，我都吃了一惊。”

“他就是那么个人。”说完，水木喝着闷酒。

“佐田先生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假如叫龙助到府上帮忙，即便不是天天去，他弟弟真一也会慢慢长点志气，这一来也帮了我的忙。真一性格温良，直到如今龙助还动不动就嘲笑他，叫他‘童子小哥’的，真是不像话……祇园会上真一曾经坐过彩车……”

“因为，长得眉清目秀的。同我家千重子从小就是同学”

“令爱千重子……”水木一时无话可说。

“令爱千重子……”水木又重复说，口吻甚至有点怒意。“怎么出挑得那么漂亮，好一位出色的小姐。”

“这不是靠父母的力量，是孩子自己天生成的……”太吉郎率直地回答道。

“想来佐田先生心里也明白，府上同我们可算是同行，龙助之所以要去府上帮忙，也为的是想在千重子小姐旁边，多待上一时半刻的。”

太吉郎点了点头。水木擦了一把额角，龙助的前额跟他很像。接着又说：“这小子尽管丑，但办事能干。我决不能有任何勉强的意思，万一有朝一日，千重子小姐对龙助还觉得中意，我这实在是老着脸皮，能否请佐田先生招门纳婿？我可以废掉他作为长子的继承权……”说着，又低头一礼。

“废掉……”太吉郎简直吓住了。“偌大一个批发商的嗣子”

“这并非就是一个人的幸福。最近看到龙助那样子，我便这么想。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承您厚爱，但是，这种事全要看两个年轻人将来是否情投意合。”太吉郎避开水木的锋芒说。“千重子是个捡来的孩子。”

“捡来的孩子又怎么样呢？”水木说，“我这些话，佐田先生心里知道就是了，龙助去府上帮忙，您怎么样？”

“那好吧。”

“多谢多谢。”水木看来满心高兴，举杯饮酒的样子也自不同了。

第二天清晨，龙助早早来到太吉郎的店里，立即把掌柜和伙计招集拢来，开始盘货——漆染绸、白绸、绣花绉绸、单丝绉、绫葛、高级绉绸、棉绸、结婚礼服、长袖和服、中袖和服、普通和服、花锦缎、缎子、高级印花绸、会客礼服、织锦腰带、里子绸、和服饰物……等等。

龙助只是一旁看着，一句话也不说。自从上一次较量之后，掌柜在龙助面前陪着小心，不敢拿大作势。

虽经挽留，龙助仍赶在晚饭前回去了。

当晚，“笃笃笃”敲着格子门的，是苗子。那声音只有千重子听见。

“哟，苗子！从傍晚起就挺冷的，你来了太好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星星出来了。”

“听我说，千重子，见了父母，我该怎么招呼才好呢？”

“你的事他们都知道，见了就说‘我是苗子’就行了。”千重子搂着苗子肩膀，走进屋，问道：“晚饭吃过了么？”

“我在那边吃过鱼肉饭卷来的，不用忙了。”

苗子虽然有些拘束，但二老一看到这么相像的姑娘，简直瞠目结舌，几乎说不出话来。

“千重子，你们上楼去吧，两个人从从容容说说话儿。”还是母亲繁子乖觉。

千重子拉着苗子的手，走过窄窄的廊子，上了后楼，点上暖炉。

“苗子，过来吧。”把她叫到穿衣镜前，凝视着两人的面庞。

“真像。”千重子浑身感到热乎乎的。两人又左右对换位置站着。“真是活脱儿像。咦？”

“孪生姐妹么。”苗子说。

“人要是尽生双胞胎，那会成什么样子呢？”

“准是老认错人，麻烦得很。”苗子退后一步，眼睛湿润了。

“人的命运真不可思议呀。”

千重子也退到苗子身边，用力摇着苗子肩膀说：

“你就住下来不好么？爸爸妈妈都这么说……我一个人又很孤单……虽然杉山那里不知有多惬意……”

苗子仿佛站不住似的，一歪身跪了下去。一边摇着头，眼泪滴在膝盖上。

“小姐，直到如今，我们的生活境遇都不一样，教养不一样。室町这儿的生活，我未必过得惯。就让我到府上来这么一次，只要这么一次就行了。也是想穿上你送我的衣服，让你看看……再说，你杉山都去过两趟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而且，婴儿中，父亲抛弃的是小姐你呀！尽管我当时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
“这些事我早就忘记了。”千重子毫不在意地说，“我现在也不去想，我还有过那样的父亲。”

“我想父母他们可能是受到报应了……尽管我那时还是个婴儿，请你原谅吧。”

“这事有你什么责任和罪过？”

“倒不是这么说。先前我说过，我苗子决不妨碍小姐你的幸福。”苗子放低了声音说，“因此，还是销声匿迹的好。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不行，你这是怎么说的……”千重子用力说，“你这样可太不公平了……苗子，你觉得不幸么？”

“没有，但是感到孤独。”

“幸福是短暂的，孤独是长久的，你说是不？”千重子说：“咱们睡下去，再好好聊……”千重子从壁橱里拿出铺盖来。

苗子一面帮忙，一面说：“幸福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。”然后侧耳倾听屋檐上的声音。

千重子见苗子凝神细听，便问：

“阵雨么？还是雨夹雪？要么是阵雨里带雪花？”说着千重子也停下手来。

“不晓得呀，或许是小雪？”

“雪？”

“这么静！这不是平常下的雪，实在是小极了的那种细雪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山里常常下这种细雪，干活的时候，不知不觉间，杉树叶上铺了一层白，像花儿似的，连那些冬季落叶的枯树尖上，都变得雪白。”苗子说，“实在太美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有时下下就停了，有时变成雨夹雪或是阵雨……”

“要不要打开挡雨板看看？”说着千重子起身要过去，苗子拦住道：“甭开了。怪冷的，您会感到幻灭的。”

“幻呀幻的，你就爱说这个字。”

“幻影么？”

苗子姣好的面庞上，一脸笑容。但是，隐约有一层凄惋的神情。

千重子刚要铺被褥，苗子忙说：

“千重子，就让我给你铺一次床吧。”

两个被窝并排挨着，千重子默默地钻进苗子的被窝。

“啊，苗子，暖和极了。”

“干活毕竟不一样些。住的和……”

苗子紧紧搂着千重子。

“这样的夜晚，会很冷。”苗子压根儿不怕冷的样子。“细雪下下停停，停停下下……今儿晚上怕就是……”

父亲太吉郎和母亲繁子好像上楼走进隔壁房间。由于上了年纪，用电毯暖被窝。

苗子凑近千重子的耳边，悄声说：

“你的被窝已经暖和了，我挪过去睡啦。”

等到母亲把纸门拉开一条缝，看看两个姑娘的卧室时，已是后来的事了。

第二天清晨，苗子极早起床，叫醒千重子说：“小姐，这大概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晚了。趁着还没人看见，我回去了。”

就象昨晚苗子说的，夜来果真细雪下下停停，此刻是细雪霏霏，寒气袭人的清晓。

千重子起来说：“苗子，你没有雨具吧？等等。”她把自己最好的天鹅绒外套和折叠伞、高底木屐拿给苗子。

“这是我送你的。以后还要来呀！”

苗子摇了摇头。千重子扶着格子门，一直目送她远去。苗子没有回头。千重子的额发上，飘洒下几点细雪，不一刻就化尽了。市街依旧在沉睡，大地一片岑寂。